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同聲



號九第 卷二第

國立北京圖書館

侯官沈劍知詩書畫例

壬午年第五次重訂

山水畫例

紙用重煮礬或特別宣

中堂

二尺二百元 三尺三百五十元 四尺六百元 橫幅加半

屏條

照中堂八折

册葉

扇面

每葉一百元

青綠加倍

點題加倍

補圖加倍

尺度依市尺計算

行草書例

紙用重玉版宣

中堂

三尺四十元 四尺六十元 五尺八十元

屏條

照中堂七折

聯對

照中堂六折

齋額

每字尺內二十元 尺外至二尺四十元

册葉

每方尺二十元

扇面

騎行二十元 逐行三十元 精楷加倍 金扇加半

詩例

每件一百元

體裁篇數應聽作者自便倘欲點定另議

書潤另加

墨費一成

潤資先惠

否則不應

收件處

各大賤扇莊

通訊處

上海古拔路古拔新邨一弄二號A

同聲月刊第二卷第九號目錄

真蹟

楊椒山先生手書獄中詩一 雙照樓藏本

楊椒山先生手書獄中詩二 汪精衛先生題記

論著

宮調辨歧

唐詩概說續

吟邊小識續

詞律拾遺再補續

宋詞選釋梅溪

彙輯宋人詞話續

錢萬選

玄修

俞陸雲

映庵

俞陸雲

映庵

尊前集校記續

樂府補題校記

詩詞

今詩苑

今詞林

香宋詩鈔

遺著

郭樂山學使詩

邵亭日記續

序跋

楊椒山先生手書獄中詩跋

株昭集自序

冒廣生

冒廣生

同聲社采輯

同聲社采輯

趙熙

郭懷仁

莫友芝

汪兆銘

張爾田

本社遷移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各方
惠賜函件乞逕寄新址為感

同聲月刊社龍沐勛謹啓

(一) 詩中獄書手生先山節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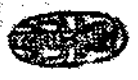
逐月詩程
香燭百年
苦業苦
聖君賜不
天地壯行義
甲上人
一息笑存
新
死是
秋合
教書

(二) 詩中獄書手生先山節楊

教書
業人
苦業苦
聖君賜不
天地壯行義
甲上人
一息笑存
新
死是
秋合
教書

(本藏樓頤雙氏汪馬香)

壬子年六月重刻於蘇州



蘇州五港而寒暑（終年）

物極其時則春又在（

怪，不置 此語



浩氣遷大虛丹心照十

古平今才報恩留作

忠魂補

海關為溢樹山先生詩

有作才得死，前古祿

他年一有才復



續佛志愛何時畢竟探難灰一寸心

仁作托弱應時自如先表照信東人

晚經錄先生絕存完履步先生微中

清氣映山一色



汪先生題楊柳山先生生平詩卷

宮調辨歧

梁溪錢萬選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還通旋）之說，始見於禮記禮運篇。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十二律中之奇數各律也，此所謂「六律」，蓋兼包偶數各律之「六呂」（卽六同）而言，所謂十二管是也。五聲旋轉於十二律中，得六十調；五聲加二變爲七聲，七聲旋轉於十二律中，得八十四調。然十二律非平均律（晉何承天、明朱載堉雖有平均十二律之理論，惜均未見諸實行），六十調或八十四調可用者甚少，故旋宮之法，旋作旋廢，如杜佑通典云：「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會黃鐘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反謂之啞鐘。」則自漢以後，八十四調所存者，惟黃鐘宮聲一調而已。其後梁武帝蕭衍造四通十二笛，又復旋宮之制。舊五代史樂志云：「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詛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是則鄭譯推演龜茲琵琶之聲，而定旋宮之樂者也。隋、唐後燕樂以琵琶四絃應宮、商、角、羽四調而無徵調，唐段安節琵琶錄（一名樂府雜錄）云：「太宗朝，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

其調」。唐虞世南琵琶賦，有「聲備商、角，韻包宮、羽」之句，亦不言徵聲；且所謂角調，實卽變宮調，故燕樂四聲，正角、變徵、正徵皆不收。而十二律之相乘於四聲者，亦僅黃鐘、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而已，其餘五律，猶古之啞鐘也。是則四聲旋轉於七律之中，凡二十八調耳。新唐書禮樂志云：「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遼史樂志亦云：「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宋仁宗景祐樂髓新經增正角、變徵、正徵爲七調，並補太簇、姑洗、蕤賓、南呂、應鐘爲十二律，復爲八十四調，然仍有其名而無其實也。

旋宮之樂，以宮聲乘律者曰「宮」，以商、角、徵、羽等聲乘律者統稱曰「調」，此後世所以有宮調之名義也。燕樂二十八調，南宋時所存者七宮十二調，元代所存者六宮十一調。自元以降，北曲僅十四宮調，南曲僅十三宮調，且宮調之名義已混淆不可辨。明沈伯英增訂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實則所收者僅十七宮調，所謂九宮十三調者，誠不知其何所指而云然也。唐、宋以遠，諸言宮調者，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使後世之讀樂書者，如墮五里霧中，鮮有不望洋興歎者。旨哉，凌廷堪之言曰：「古人著書，於樂書多空言無實；後人讀書，於樂書多不求甚解」。從來治樂者之精神如此，則舊樂之衰亡也宜其然矣。竊以爲調者樂之本，而樂書之顛倒錯亂、穿鑿附會、指鹿爲馬者，亦以此爲最。清萬紅友註姜堯

章曲云：「宮商之理，今已失傳。自詩餘變爲北曲，北曲變爲南曲，雖亦相沿有宮調之殊，而莫能辨悉。南曲自故明中葉，有吳腔傳習，至今但知某曲是如何唱法，音響各別，而宮調則置勿論。北曲則並各宮各調而一樣音響矣。元音不絕於天壤之間，我朝以文治天下，詞學甚盛，而宮調之理，律呂之學，無能通明者，大爲恨事；安得起白石、夢窗輩於九京，而暢言之乎？」宮調之理甚簡，而世都爲陳言瞽說所障。論者愈衆，歧誤愈甚，誠所謂治絲而棼，心目俱亂者也。爰爲參證羣書，辨其謬誤，析其條理，草爲是篇，聊供今後治樂者之一助云爾。

正名第一

宮調名稱之混淆亦奇矣，同一以林鐘爲羽之羽調也，而唐會要曰：「林鐘羽時號平調」，景祐樂髓新經曰：「林鐘羽爲黃鐘調」，補筆談曰：「林鐘羽今爲大呂調」，詞源曰：「無射羽俗名羽調」，宋史樂志則又稱爲「黃鐘羽」；所謂林鐘羽，所謂無射羽，所謂黃鐘羽，所謂大呂調，所謂羽調，所謂平調，實一物也。推其混淆之來，約有數端：

一曰、祖調之歧異。祖調者，一均中之宮聲也；宮爲均首，故稱祖調。雅樂冠十二律於七聲以名宮調，如云黃鐘宮，謂以黃鐘爲宮之宮聲也；此在十二宮，各宮之名即祖調之名，初無歧異之處，而在其餘七十二調則不然。大凡隋、唐、北宋之時，律名皆指立調之音；如言黃鐘商，謂以無射爲宮，黃鐘爲

商之商調也。而宋代南渡以後，律名所指者爲祖調，如言黃鐘商，謂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之商調也。唐會要、冊府元龜、宋仁宗景祐樂髓新經及宋沈括補筆談所載宮調名，均仍隋、唐之舊，而宋王灼碧雞漫志，周密齊東野語，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張炎詞源及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則從南宋之稱呼。故同一越調，唐會要及冊府元龜曰：「黃鐘商時號越調」，景祐樂髓新經曰：「黃鐘商爲越調」，補筆談曰：「黃鐘商今爲越調」，碧雞漫志亦曰：「明皇改婆羅門曲爲霓裳羽衣，屬黃鐘商，時號越調，卽今之越調也」。按碧雞漫志調名從南宋，此處偶用唐名耳。而儀禮經傳通解則曰：「無射清商俗呼越調」，白石道人歌曲「越調」自注無射商，詞源亦曰：「無射商俗名越調」。所謂黃鐘商，所謂無射商，實皆以無射爲宮，而黃鐘爲商也。近人王光祈中國音樂史宮調表中所列補筆談二十八調俗名（上册一二八頁至一三四頁），誤認沈括所用爲南宋調名，而以越調、林鐘角，中呂調入黃鐘均，大石調、越角、正平調入太簇均，高大石調入夾鐘均，大石角、高平調入姑洗均，雙調、高大石角、仙呂調入仲呂均，小石調、雙角、大呂調入林鐘均，歇指調、小石角、般涉調入南呂均，林鐘商、高般涉調入無射均，歇指角入應鐘均，非也；補筆談各調，實與唐書從同者也。又近人冒廣生疚齋詞論卷下唐宋燕樂異名表（同聲月刊第二卷第七號）以唐會要所載越調、黃鐘調兩時號入黃鐘均，大食調、般涉調入太簇均，雙調入仲呂均，小食調、正平調入林鐘均，水調入南呂均，亦非也，蹈王光祈之覆轍者也。

考祖調之歧誤，起於有宋，此可於宋史之解釋周禮大司樂見之。大司樂曰：「凡樂，圓鐘（夾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至日，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林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宋史云：「降天神之樂六奏，專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爲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大司樂：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圓鐘者，夾鐘也；用夾鐘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爲始終，是謂圓鐘爲宮。用黃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爲始終，是謂黃鐘爲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爲始終，是謂太簇爲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爲始終，是謂姑洗爲羽。今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禮天以夾鐘宮、黃鐘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爲宮；其黃鐘爲角，則用黃鐘均，以其角聲爲始終；太簇爲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爲始終；姑洗爲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爲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又云：「自唐以來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爲角』、『黃鐘之角』；黃鐘爲角者，夷則爲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音皆如此率。」

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今業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宋史之說非也，舊用之樂及世俗之說是也。茲為圖以明之：

周禮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圓鐘為宮
夾	仲	林	南	無	黃	太	
夷	無	黃	太	夾	仲	林	黃鐘為角
林	南	應	大	太	姑	蕤	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

宋史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圓鐘為宮
夾	仲	林	南	無	黃	太	
黃	太	姑	蕤	林	南	應	黃鐘為角
太	姑	蕤	夷	南	應	大	太簇為徵
姑	蕤	夷	無	應	大	夾	姑洗為羽
							實大呂為羽也

實姑洗為角也
實南呂為徵也

而明樂所奏，與宋史又相歧異，說見樂學執轡卷之一：

宮 商 角 變 徵 羽 變 宮
夾 仲 林 南 無 黃 太 圓鐘爲宮

姑 蕤 夷 無 應 大 夾 黃鐘爲角 實姑洗爲宮也

南 應 大 夾 姑 蕤 夷 太簇爲徵 實南呂爲宮也

大 夾 仲 林 夷 無 黃 姑洗爲羽 實大呂爲宮也

然則明代之所謂黃鐘爲角者，以黃鐘之角姑洗爲宮也；太簇爲徵者，以太簇之徵南呂爲宮也；姑洗爲羽者，以姑洗之羽大呂爲宮也。其歧誤尤深矣。

二曰、角閏之通假。宋史樂志云：「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又云：「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聲也」。故燕樂以七閏（變宮）代七角，而卽謂之角。補筆談云：「黃鐘宮今爲正宮」，又云：「黃鐘商今爲越調」，又云：「黃鐘角今爲林鐘角」。變宮稱角而不稱閏，且諸言燕樂宮調者，仍以宮、商、角、羽爲序，而不以宮、商、羽、閏爲序；其所謂角，一若正角：此混淆之所由起也。補筆談之所謂「黃鐘宮今爲正宮」者，兩者一物也；而所謂「黃鐘角今爲林鐘角」者則不然，蓋謂黃鐘角今已不用，而以林鐘角代之也。林鐘角者，林鐘閏也，其與黃鐘角固非一物，特同屬夷則均耳。如以補筆談所述二十八調中「今爲」二字，一一等量齊觀，則大誤矣。王光

新中國音樂史宮調表中所列補筆談調名，七宮固無誤也，七商、七羽、誤北宋調名爲南宋調名，而七角，則誤中尤誤矣。王光祈據「黃鐘角今爲林鐘角」之說，以補筆談之林鐘角，應詞源之黃鐘角。實則林鐘角者，林鐘閏也，非黃鐘角也，此一誤。然則以沈括之林鐘角應張炎之林鐘閏可乎？曰：不可。此所謂林鐘閏，蓋北宋之林鐘閏，而張炎之所謂夷則閏也。是則補筆談之林鐘角，應詞源之夷則閏可耳，乃以之應黃鐘角，故謂誤中尤誤也。

三曰、定律之參差。夢溪筆談云：「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又曰：「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則燕樂之夾鐘，近似古樂之仲呂，宋史樂志云：「政和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鐘宮，以夾鐘爲中呂宮」。俗稱夾鐘宮爲中呂宮（中與仲通），林鐘宮爲南呂宮，無射宮爲黃鐘宮，蓋指燕樂之夾鐘宮近似古樂之仲呂宮也。又因無射宮既名黃鐘宮，勢將與原有之黃鐘宮相混同；故黃鐘宮則稱正宮，又名正黃鐘宮。此無怪九宮大成曲譜引騷隱居士之說，而存一既以黃鐘爲宮矣，何以又有正宮一之疑也。

四曰、俗名之混淆。冊府元龜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沙陁調；太簇商，時號大食調；太簇羽，時號般涉調；太簇角；林鐘宮，時號道調；林鐘商，時號小食調；林鐘羽，時號平調；林鐘角調；黃鐘宮；黃鐘商，時號越調；黃鐘羽，時號黃鐘調；中呂商，時號雙調；南呂商，時

號水調；金風調一。大食、小食、般涉、沙陁、俱胡樂名稱也。大食、小食、後又改稱大石、小石，與般涉、雙調、道調、越調、平調等，並爲後世南、北曲諸宮調所沿用。又夷則之律，俗稱仙呂，故夷則宮即仙呂宮。又稱南呂商爲歇指調，當亦爲胡樂之名也。

唐段安節琵琶錄以四聲應四調，平聲爲羽，上聲爲角，去聲爲宮，入聲爲商，上平聲爲徵（徐景安樂書又以上平聲爲宮，下平聲爲商，上聲爲祉，去聲爲角），故冊府玄龜林鐘羽時號平調，後世又稱太簇羽爲平調，一名正平調，姑洗羽爲高平調，不爲無因也。

九宮大成譜引騷隱居士之說，疑仙呂之仙，乃仲字之訛；大石之石，乃呂字之誤；皆非也。萬紅友註姜白石淒涼犯一曲，則疑仙呂調卽道調，並曰：「呂之名仙，或以道故耶？」尤屬可笑。

五曰，宮調之混同。諸宮調之以宮聲乘律者爲宮，餘皆爲調；然自元以降，宮調之名義漸紊亂不可辨。凌廷堪燕樂考原云：「元人不學，見十一調中有仙呂、中呂、黃鐘三調。疑其與六宮相複，遂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及商角調，以爲相傳之六宮十一調云爾。不知宮、角乃一均之總名，安得七宮七角之外，復有宮調、角調乎？」又云：案天台陶氏（九成）論曲，祇有五宮四調，其數得九，故明人因之稱爲九宮，猶言九宮調云爾。不然，統高宮而計之，但有七宮，安得所謂九宮者哉？高安周氏論曲，九宮調之外，又有小石、般涉、商角三調，謂之十二調；元人南曲無商角，有羽調，又加一仙呂入雙調，

合其數得十三；明人因之，稱為十三調，猶言十三宮調云爾。不然，宋乾興以來祇有十一調，安得所謂十三調者哉？明人製譜，不知九宮十三調為何物，漫云某曲在九宮，某曲在十三調。近方氏物理小識，又於七調之外，妄立十三調之名，皆不得其解而臆說也。明沈伯英南九宮十三調曲譜，有正宮，又有正宮調，不知正宮即正宮調也。然則其所謂仙呂、中呂、南呂三調者，亦未可為據矣。一元、明後宮調之紊亂有如是者。

茲綜合諸說，作八十四調表及燕樂二十八調異名表如次，以資參稽：

八十四調表

均 鐘 黃	均名	所稱古名	稱古名	冊府元龜時號	新唐書禮志雅樂名	景祐樂髓新經及詞源所列俗名	註
蕤賓變	黃鐘宮	黃鐘宮	黃鐘宮		正宮	正黃鐘宮	樂髓新經稱正宮調
姑洗角	太簇商	黃鐘商	大食調		大石調	正黃鐘宮角	
蕤賓變	黃鐘角	黃鐘角				正黃鐘宮變徵	

太			均 呂 大									
蕤賓角	姑洗商	太簇宮	黃鐘閏	無射羽	夷則徵	林鐘變	仲呂角	夾鐘商	大呂宮	應鐘閏	南呂羽	林鐘徵
太簇角	太簇商	太簇宮	大呂閏	大呂羽	大呂徵	大呂變	大呂角	大呂商	大呂宮	黃鐘閏	黃鐘羽	黃鐘徵
沙陶調												
中管高宮角	中管高大石調	中管高宮	高大石角	高般涉調	高宮正徵	高宮變徵	高宮角	高大石調	高宮	大石角	般涉調	正黃鐘宮正徵
			樂隨新經稱高般涉									

宮 調 辨 歧

		均 鐘 夾						均 簇				
蕤賓商	姑洗宮	太簇閏	黃鐘羽	無射徵	南呂變	林鐘角	仲呂商	夾鐘宮	大呂閏	應鐘羽	南呂徵	夷則變
姑洗商	姑洗宮	夾鐘閏	夾鐘羽	夾鐘徵	夾鐘變	夾鐘角	夾鐘商	夾鐘宮	太簇閏	太簇羽	太簇徵	太簇變
		黃鐘調		雙調								
							圓鐘宮					
中管雙調	中管中呂宮	雙角	中呂調	中呂正徵	中呂變徵	中呂正角	雙調	中呂宮	中管高大石角	中管高般涉調	中管高宮正徵	中管高宮變徵

		均 呂 仲						均 洗 姑				
宮 調 絳 皮	夷 蕤 則 賓 宮 商	姑 太 洗 簇 閏 羽	黃 鐘 徵	應 鐘 變	南 呂 角	林 鐘 商	仲 呂 宮	夾 鐘 閏	大 呂 羽	應 鐘 徵	無 射 變	夷 則 角
	蕤 賓 宮 商	仲 呂 閏 羽	仲 呂 徵	仲 呂 變	仲 呂 角	仲 呂 商	仲 呂 宮	姑 洗 閏 羽	姑 洗 徵	姑 洗 變	姑 洗 角	
		般 涉 調				小 食 調						
						道 調 宮						
	中 管 道 宮 小 石 調	小 石 角	正 平 調	道 宮 正 徵	道 宮 變 徵	道 宮 角	小 石 調	道 宮	中 管 雙 角	中 管 中 呂 正 徵	中 管 中 呂 變 徵	中 管 中 呂 角
	樂 隨 新 經 作 平 調				樂 隨 新 經 作 道 調 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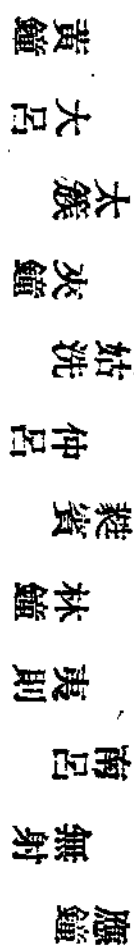
均 鐘 林						均 賓 蕤					
蕤賓閏	姑洗羽	太簇徵	大呂變	應鐘角	南呂商	林鐘宮	仲呂閏	夾鐘羽	大呂徵	黃鐘變	無射角
林鐘閏	林鐘羽	林鐘徵	林鐘變	林鐘角	林鐘商	林鐘宮	蕤賓閏	蕤賓羽	蕤賓徵	蕤賓變	蕤賓角
						道調					
						函鐘宮					
歇指角	高平調	南呂正徵	南呂變徵	南呂角	歇指調	南呂宮	中管小石角	中管正平調	中管道宮正徵	中管道宮變徵	中管道宮角

均 呂 南						均 則 夷							
夷則閏	蕤賓羽	姑洗徵	夾鐘變	大呂角	應鐘商	南呂宮	林鐘閏	仲呂羽	夾鐘徵	太簇變	黃鐘角	無射商	夷則宮
南呂閏	南呂羽	南呂徵	南呂變	南呂角	南呂商	南呂宮	夷則閏	夷則羽	夷則徵	夷則變	夷則角	夷則商	夷則宮
中管商角	中管仙呂調	中管仙呂正徵	中管仙呂變徵	中管仙呂角	中管商調	中管仙呂宮	商角	仙呂調	仙呂正徵	仙呂變徵	仙呂角	商調	仙呂宮
商 碧雞漫志云：俗呼中管林鐘						樂隨新經作林鐘角							
						樂隨新經作林鐘商							

均 鐘 應						均 射 無							
無射閏	夷則羽	蕤賓徵	仲呂變	夾鐘角	大呂商	應鐘宮	南呂閏	林鐘羽	仲呂徵	姑洗變	太簇角	黃鐘商	無射宮
應鐘閏	應鐘羽	應鐘徵	應鐘變	應鐘角	應鐘商	應鐘宮	無射閏	無射羽	無射徵	無射變	無射角	無射商	無射宮
						越調							
						平調							
中管越角	中管羽調	中管黃鐘正徵	中管黃鐘變徵	中管黃鐘角	中管越調	中管黃鐘宮	越角	羽調	黃鐘正徵	黃鐘變徵	黃鐘角	越調	黃鐘宮
						樂隨新經作黃鐘調							

右十二均八十四調中，太簇、姑洗、蕤賓、南呂、應鐘五均爲燕樂所不用，名曰中管調。中管爲唐代所製鬲栗之一種，較當時音律稍高，稱銀字中管（見唐書禮樂志），琵琶錄云：「鬲栗，大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時青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爲第一手。到京見青，青卽席地令坐，因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羗曲；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領頤而已，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卽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調吹之。麻奴涕泣愧謝。」銀字管蓋卽中管也。中管各調，其名稱悉同前均，而冠以中管二字。考唐、宋所以不用中管各調，實由以七聲配十二律而起。宋史樂志云：「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略附於下：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聲，俗聲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記聲之略也。」其中黃鐘、仲呂各配一字，餘均二律配一字，而以上下分；蕤賓配勾，實卽下尺也。夫律呂爲準音之器，七聲旋轉於十二律中，初無定位。以聲配律，自屬不當，故燕樂考原云：「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鐘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鐘之短，不可爲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還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鐘爲角，又可以爲宮；太簇爲徵，又可以爲角；姑洗爲羽，又可以爲徵也

。堯典，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即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也。當其初入中國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飾之。「合四一上尺工凡七聲協樂，初無上下之分，今強以七聲配十二律，遂疑其中五律為重複之音，故燕樂中有其聲而無其調，命曰中管；此猶鋼琴之有五黑鍵也，茲列圖以明之：



法蘭西人之於音樂，亦以聲配律者也；七聲十二律，並以「獨覽梅花掃臘雪」七字稱之，則以十二律合鋼琴各鍵，黃鐘差當「梅」字耳。此凌廷堪之所謂「應鐘與黃鐘，蕤賓與林鐘，皆二律相連；其餘皆隔一律，亦古樂二變間二律收一聲之遺意」也。

又燕樂二十八調俗名，七羽除般涉、高般涉及正平外，均與七宮同名，惟一則稱調，一則稱宮；七商均與七角同名，惟一則稱調，一則稱角，故無射商俗稱林鐘商。此即琵琶錄所謂「宮逐羽音，商角同用」，當於次節論列之。

燕樂二十八調異名表
詞源及景祐樂隨新經所列
調名見前表，茲從略。

宮七調

稱古名	隋唐宋所	稱古名	南宋所	新唐書樂志、遼史樂志、補筆談及碧雞漫志所稱俗名	稱古名	琵琶錄所	宋史樂志所	註
黃鐘宮	同	正宮	正宮	正宮	正宮	正宮	正宮	
大呂宮	同上	高宮	高宮	高宮	高宮	高宮	高宮	
夾鐘宮	同上	中呂宮	中呂宮	中呂宮	中呂宮	中呂宮	中呂宮	
仲呂宮	同上	道調宮	道調宮	道調宮	道調宮	道調宮	道調宮	
林鐘宮	同上	南呂宮	南呂宮	南呂宮	南呂宮	南呂宮	南呂宮	
夷則宮	同上	仙呂宮	仙呂宮	仙呂宮	仙呂宮	仙呂宮	仙呂宮	
無射宮	同上	黃鐘宮	黃鐘宮	黃鐘宮	黃鐘宮	黃鐘宮	黃鐘宮	

商七調

稱古名	隋唐宋所	稱古名	南宋所	新唐書樂志及宋史樂志所稱俗名	稱古名	琵琶錄所	遼史樂志所稱俗名	補筆談及碧雞漫志所稱俗名	註
太簇商	黃鐘商	大食調	大石調	大食調	大石調	大食調	大石調	宋史樂志亦作大石調	
夾鐘商	大呂商	高大食調	高大石調	高大食調	高大石調	高大食調	高大石調	宋史樂志亦作小石調	
仲呂商	夾鐘商	雙調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宮七調 辨 庚

角七調

黃鐘商	無射商	南呂商	林鐘商
無射商	夷則商	林鐘商	仲呂商
越調	林鐘商	歇指調	小食調
同上	林鐘商調	同上	小石調
同上	同上	同上	小食調
同上	林鐘商	同上	小石調
	宋史樂志又作商調	同上	宋史樂志又作小石調

南呂閏	林鐘閏	蕤賓閏	姑洗閏	太簇閏	黃鐘閏	應鐘閏
無射閏	夷則閏	林鐘閏	仲呂閏	夾鐘閏	大呂閏	黃鐘閏
越角	林鐘角	歇指角	小食角	雙角	高大食角	大食角
越角調	林鐘角調	歇指角調	小石角調	雙角調	高大石角調	大石角調
越角	商角	歇指角	小食角	雙角	高大食角	大食角
同上	林鐘角	同上	小石角	同上	高大石角	大石角
			宋史樂志又作小石角		宋史樂志亦名高角	宋史樂志亦作大石角

隋唐宋所稱古名

南宋所稱古名

新唐書樂志及遼史樂志所稱俗名

琵琶錄所稱俗名

宋史樂志所稱俗名

補筆談所稱俗名

註

羽七調

南呂羽	無射羽	黃鐘羽	太簇羽	姑洗羽	仲呂羽	林鐘羽	隋唐宋所稱古名
黃鐘羽	大呂羽	夾鐘羽	仲呂羽	林鐘羽	夷則羽	無射羽	南宋所稱古名
般涉調	高般涉	中呂調	正平調	高平調	仙呂調	黃鐘羽	新唐書樂志所稱俗名
同上	高般涉調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黃鐘調	琵琶錄及遼史樂志所稱俗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南呂調	同上	黃鐘羽	宋史樂志及補筆談所稱俗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平調	同上		碧雞漫志所稱俗名
						呂調	宋史樂志及稱平調補筆談及碧雞漫志又名高平調 宋史樂志又名黃鐘調，補筆談又名大呂調

(未完待續)

唐詩概說

玄修

盧綸 吉中孚 韓翃 錢起 司空曙 苗發 崔峒 耿漳 夏侯審 李端

唐書盧綸傳云。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唐詩紀事既於盧綸下依唐書載之。又於李益下云。大歷十才子。唐書不見人數。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發。皇甫曾。耿漳。李嘉祐。又云。吉頊。夏侯審。亦是。或云。錢起。盧綸。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發。郎士元。李益。耿漳。李端。從前一說。則十有二人。從後一說。則十有一人。蓋當時爭名標榜。時有出入也。茲從唐書次之。四庫全書錢仲文集提要云。大歷以還。詩格初變。開寶渾厚之氣。漸遠漸漓。風調相高。稍趨浮響。升降之關。十子實爲之職志。起與郎士元。其稱首也。然溫秀蘊藉。不失風人之首。前輩典型。猶有存焉。所見極是。劉熙載云。錢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緒。但王孟之渾成。卻非錢郎所及。又云。王孟及大歷十子詩。皆尙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變。故猶未足籠罩一切。余以爲大歷十子詩。實衍沈宋之緒。加以崔顥王維。獨孤及序皇甫冉詩。言之詳矣。高仲武中興閒氣集祇收三人。以錢起居首。評云。員外詩體格新奇。理致清贍。粵從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歿後。員外爲

雄。芟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曼。灑然獨立。莫與之羣。評韓翃云。韓員外詩。匠意近於史。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士珍之。多士之選也。又云。其詩比興深於劉員外。筋節成於皇甫冉。評崔峒云。崔拾遺文彩炳然。意思方雅。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唐詩紀事盧綸下云。大歷中。李端錢起韓翃輩。能爲五言詩。詞情健麗。綸作尤工。李端下引唐書云。始郭曖尙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多招士。端等多從曖遊。曖進宮。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又工於前。客乃服。今全唐詩有盧綸詩五卷。韓翃詩三卷。錢起詩四卷。司空曙詩二卷。崔峒詩一卷。耿漳詩二卷。李端詩三卷。吉中孚僅存詩一首。苗發存詩二首。夏侯審存詩一首。則十子詩已不能全觀矣。

李益

大歷以還。詩尙自然。益詩亦與大歷十子相類。唐書益本傳云。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今觀益詩。樂府不過數篇。與李賀詩絕不相同。唐詩紀事云。爲圖畫者。迴樂峯前沙似雪是也。

盧況

況詩初學李白。學元結。故棄婦詞。亦竄雜李白集中。上古左車等篇。則師元結。而開元稹白居易之先。史稱白居易少以詩謁況。況見其名。戲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閱詩。曰。有才如此。居亦

不難。況性談諧。詩語調謔酣暢。而亦淺白。其後遺境益奇詭。乃自成一家。大歷間。詩派多近十子。況獨樹一幟。真豪傑也。其淺白一種則元白師之。酣暢奇詭則張籍盧仝劉叉皇甫湜一派師之。又開後來所謂俳體。前乎況者。唐初有閻朝隱。亦況所師也。皇甫湜序況集云。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子非熊。慕父風。好滑稽。詩筆弱。去況遠矣。

戴叔倫

叔倫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其詩體格與大歷十子近。高仲武謂其骨氣稍輕。故詩家少之。

戎昱

昱詩頗重風骨。其苦哉行五篇。寶應中同王季友作。及苦辛行。均不染大歷詩習。律體亦清新有味。

王建

建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傳誦人口。其他詩亦淺白一派。

權德輿

唐代宰相。以文章經國。轉移風氣者。前有張說張九齡。貞元元和間則權德輿。會昌間則李德裕。德輿文辭。舊唐書稱其述作雅正而宏博。新唐書稱其雅正瞻緝。醜藉風流。楊嗣復序其文集。則稱其采

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滔滔如河東注。不知其極。又云。獨步當時。人人心伏。非以德爵齒挾而致之。又云。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我之所長。時以推戴。玉立冰絮。無緇磷遷染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然哉。諸所稱皆紀實也。按德輿評論文辭。當時以爲準的。詩家以得其一言獎藉爲榮。蓋元和詩風。德輿實左右之。

楊巨源

唐詩紀事謂巨源詩善敘事。在元和時。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且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搖。人言吟詩所致。余謂巨源詩清語能新。熟語能深。其贈從弟茂卿詩。有云。叩寂由來在淵思。搜奇本自通禪智。王維證時符水月。杜甫在處遺天地。亦卽自道其詩旨也。

張籍

籍詩善敘事。尤長於樂府。清麗深婉。世以王建與籍。皆工樂府。稱張王。實則籍詩骨體。出王建上。韓愈送孟郊序。有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之語。皇甫湜賈島盧仝劉叉輩。皆游韓之門。獨稱翱籍爲尤。其譽之至矣。白居易讀籍詩云。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人。姚合讀籍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皆稱其樂府辭也。籍律詩亦平澹可喜。或謂其七言律質多文少。殊不然。張洎序其集云。公爲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繼其

美者。惟公一人。則所稱許太過。

盧仝

全詩實師顧況之奇詭而又過之。然樸質處大異於況。直以文爲詩耳。宜韓愈賞之。

賈島

島詩多苦吟而得。既得則亦極酣暢之致。其直處較盧仝爲含蓄。雅近孟郊。唐書言其變格入僻。唐詩紀事謂其似矯豔於元白。司空圖謂島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索。

劉叉

又詩亦師顧況之奇詭而加甚者。新唐書稱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豈其然耶。又稱樊宗師見。爲獨拜。樊文僻怪。蓋與之同。

皇甫湜 李翱

湜翱蓋以文見知於韓。非善詩者也。唐詩紀事云。湜不善詩。退之詩曰。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吾不可捫。又云。唐時文人李翱之。不能爲詩。韓吏部集有翱之兩句云。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殊無可取。今按韓送孟郊序。固皆稱其以詩鳴者。乃以翱籍並稱何耶。抑翱詩不傳。如樊宗師耶。韓集遠游聯句下樊注云。習之之詩。見於世者。此而已。四庫提要云

。洪邁容齋隨筆。嘗記湜浚溪一篇。以爲風格無可采。陸游跋湜集。則以爲自是傑作。邁語爲傳寫之誤。今考此詩。爲論文而作。李白集之大雅久不作。蘇軾集之我雖不工書。卽是此格。安可全詆。游集又有一跋。謂司空圖論詩。有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滄逸之語。是則湜非無詩。特不傳耳。

歐陽詹

詹詩長於五言。其贈李評事詩有云。理蔓語無枝。言一意則千。可爲詹詩自道也。初見拔於常袞。嗣與韓愈李觀李絳等同登第。與愈觀尤友善。其文妥貼排纂。有古格。李貽孫序其集。謂新無所襲。才未常困。精於理。故言多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複。亦可爲其詩之評也。

李賀

賀詩古豔絕倫。才氣橫溢。新唐書本傳。稱其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由是有名。又云。辭尙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管絃。杜牧序其集。稱其爲騷之苗裔。理雖不足。辭或過之。又云。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四庫提要云。賀之爲詩。冥心孤詣。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嚴羽所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者。以品賀詩。最得其似。此論極是。今人誤於杜牧少加以理一語。而遂以此少之。是未知詩之神妙所在也。

劉言史

言史與孟郊友善。其詩亦孤峭清潔。然不類郊之生澀。與李賀同時。俱以樂府擅名。而遠不及賀之才富。皮日休序其集。稱其歌詩千首。美麗富贍。自賀外。世莫得比。今觀其樂府詩。絕不類賀。

劉禹錫

禹錫與柳宗元齊名。稱劉柳。晚與白居易倡和。稱劉白。其詩世所謂元和體也。舊唐書稱其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出其右者。居易嘗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於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男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性情。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

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一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祕藏而已。其爲名流許與如此。禹錫吐辭多諷託幽遠。好以文章報憾。其代靖安佳人怨。於武元衡之被盜殺。蓋深幸之矣。不止玄都觀兩詩之含怨刺也。禹錫敍董氏武陵集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此亦禹錫自道其詩之旨也。明陸時雍云。劉夢得七言絕。柳子厚五言古。俱深於哀怨。謂騷之餘派也可。劉婉多風。柳直損致。此以劉柳並評。亦有見地。吳喬云。夢得五古。多學南北朝。近體多雜古調。五古是其勝場。可喜處。多在新聲變調尖警不含蓄者。七言大致可觀。又云。夢得佳詩。多在朗連夔蘇時。作主客後。始自疏縱。與白傅唱和者。尤多老人衰颯之音。七律雖有美言。亦多熟調。名宿猶爾。可不凜凜。送李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附令狐相公鎮太原等詩。或切其地其人。或切其事與景。八面皆鋒。

李德裕

德裕詩平正通達。其文章論。已載沈佺期宋之間條下。論末尙有數語。曰。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

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贗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嘗爲文箴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雕。良寶斯棄。此文之大旨也。讀此可以知德裕之詩旨。德裕頗爲寒素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蓋亦文壇之盟主也。

李紳

紳與李德裕元稹號三俊。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白居易有笑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之句。四庫提要謂其詩音節擘緩。似不能與同時諸人角爭強弱。然春容恬雅。無雕琢細碎之習。其格究在晚唐諸人刻畫纖巧之上。所評甚公。

沈亞之

亞之嘗游韓愈門。其詩甚有重名。李賀送亞之詩。稱爲吳興才人。李商隱杜牧皆有擬亞之詩。當時名輩推重若此。

吟邊小識

階青俞陸雲

余曾見文文山蟬腹硯。石質堅凝蒼潤。古澤斑然。硯背有謝疊山銘曰。文山攀髯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几側。銘曰。洮河石。碧於血。千年不化蒼宏骨。此硯爲嘯麓女壻得之。疊山抗節。與文山同。生平不以詩名。今見其疊山集中詩數十首。有天下久無襲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天地無情搔短髮。古今多變付殘杯。想見其肥遯之志。與孤憤之懷也。章江畔。有綠陰亭。自唐至宋。歷五百餘年。而亭尙在。過客題詩甚多。其後古木不存。綠陰之名。遂成虛設。寶祐時。鄧進士楚材。題詩亭上云。人間多少滄桑事。豈獨江亭感綠陰。

臨江鄧允瑞。詩工近體。五言如樹陰生石薛。茶鼎帶松風。雨蕘春種藥。月案夜抄書。七言詠木棉云。車轉輕雷秋紡雪。弓彎半月夜彈雲。湖上夜歸云。翁媪隔離呼稚子。岸頭猶有未收罾。皆清新可誦。

王炎午。曾從文信國勤王。信國被執。炎午爲文生祭之。終生不仕。事母以孝聞。其父王希淮。亦以孝稱。因母老辭官不就。送子炎午入太學詩。有家國關身重之句。炎午深得義方之訓也。

康熙十二年。詔撤三藩。吳三桂聞詔。密謀拒命。夜扃工匠。鑄天下都招討印。劉西來時官雲南司馬。偵知其事。走告滇省撫臣曰。事急矣。請手疏馳奏。及移檄郡縣戒備。撫臣有難色。力爭。乃從之。於

十月十五日拜疏。疏發。爲邏者奪去。至二十一日。果舉兵叛。不剗公於囚室。守獄者告曰。於二十四日祭大纛。將以囑強抗命者之頭血灑之。公笑曰。殺我。當爲厲鬼。折其纛作降旂耳。三桂聞之。令戍極邊瘴鄉。迨王師由蜀入滇。急令殺劉某。而公已脫身爲僧。匿深山中。大索二十日不獲。吳藩旣滅。安歸故里。彭廷訓宮贊。爲作滇南抗節詩。有句云。全節空山依法相。歸依漢闕是完人。蓋紀實也。童士昂華陰道中詩云。古祠寒薜合。仙掌障霞明。過山寺云。西風僧掃葉。斜日客尋碑。贈寺僧云。半牀夜坐雲衣冷。一飯朝餐石髮香。驛舍和題壁韻云。淺水黃蘆曾繫艇。夕陽紅樹獨登樓。童官至都御史。著有清風亭稿。

唐穆宗時。遣大理寺劉文鼎。使吐蕃。道出龍支城。有耆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昔年從軍。戰敗於此。遂降虜廷。今未忘唐服。朝廷尙念之乎。王師果何日能來耶。言已。皆嗚咽。會榮爲作龍支行云。虎髯使者長安來。持節擁蓋邊城開。城門盡是蕃兵守。城外老人多白首。拜迎使者雙淚流。敬問天子今安否。使者還時報天子。早遣官兵復清水。絕域殘黎。猶懷故國。可見人心思漢也。會榮近體詩亦工。如淮南舟中云。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憶別七絕云。一家去住兩關情。行李蕭然又出京。記得別時寒食後。斷烟殘雨石頭城。七律送陳郎中出使西域云。山繞高昌遺碣在。艸連姑默舊城荒。會長拜迎張繡幕。羌姬歌舞散金錢。曾著有巢睫集。證襄敏。

李耕爲明洪武時進士。六歲能詩。十歲通羣經。宋景濂、蔡淵仲。皆稱爲一代奇才。而所傳者。僅龍岩絕句云。此龍何事老岩阿。不與商家殺旱魔。曾到西天吞世界。如今滿口是彌陀。此詩未見佳處。似不稱其才名也。

何文肅公喬新。道出芮城。見村嫗坐豆畦間。呼兒而哭。公詢之。則曰。以家貧斷炊。有女年十五。賣與人。得豌豆三斗。種之冀以救飢。今天旱豆槁。徒使母女離散。終不免於餓死耳。公爲賦絕句云。賣得嬌兒換豆歸。豈知種豆盡爲萁。空令骨肉東西散。不得杯羹療母飢。鄭俠流民圖。無此悲慘也。

劉清惠公。宏治時官工部尙書。致仕後。有山居詩云。十年山館始圍牆。竹裏開門笋正長。但坐小車行得過。不愁春露濕衣裳。風趣閑雅。見者不知爲京朝貴官也。

江西爲張真人講道之地。羽客所萃。秀異者多。布裘道者許堅。廬江人。曾以時事干江南李主。以其狂。不之禮。乃上詩徐鉉。拂衣歸隱。詩云。幾宵烟月鎖樓臺。欲寄侯門薦禰才。滿面塵埃人不識。漫隨流水出山來。又薛元曦。南康人。自幼卽入龍虎山修道。延祐時。曾蒙召見。至元至正三年。賜號宏文真人。有贈聶尊師句云。白髮道人年八十。小樓閑坐話前朝。蓋飽閱滄桑。雖世外人未忘故國也。汨羅江上。有屈大夫祠。以漁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衙將。題詩於祠壁云。蒼藤古木幾經春。舊祀祠堂楚水濱。行客漫陳三酌酒。大夫原是獨醒人。詩不署名。相傳爲衙將云。

李家明。在南唐時。爲禁中樂部頭。談諧敏給。元宗嘗游後苑。登臺晚眺。見牛臥美蔭下。命侍臣賦詩詠之。家明奏曰。臣雖不學。敢上絕句。援筆賦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問向斜陽嚼枯艸。近來問喘更無人。非特切牛。且語含諷世。羣臣歎服。元宗嘗垂釣。不獲魚。家明進詩曰。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臣合釣籠。帝大悅。

景翩翩。爲建昌名伎。王伯穀贈詩。有閩江女子最能詩。俊快堪當食荔支之句。蓋伯穀嘗見之於三山。誤以爲閩產也。翩翩著詩一卷。有襄陽蹋銅蹄曲云。郎本襄陽人。慣飲襄陽酒。未醉向郎言。郎醒應回首。駿馬蹋銅蹄。金鞍豔隴西。郎能重意氣。妾豈向人啼。頗有樂府遺音。又有秦甯病中詩云。不知野外垂絲柳。綠到江干第幾村。風韻殊勝。

明崇禎時。南城教坊。擅色藝者。楚玉、菱生、絲老、諸人。皆供奉益王宮中。至康熙間。士人程某。遇絲老於漢陽舟中。風鬟雲鬢。憔悴江村。程爲置酒。絲老撥琵琶。唱宮庭舊曲。相對潸然。程賦詩爲別云。天荒地老歎沈淪。同是昆明劫後身。金縷歌殘紅日暮。銅仙淚盡白頭新。醴陵詞賦愁邊句。梁苑鶯花夢裏春。莫向麻姑問消息。眼中滄海已揚塵。

詩僧自貫休參寥以後。代有其人。專集罕見。選詩家每與閩秀詩。附於卷末。近日所見詩。爲元末時護國寺僧。厭僧侶蠶雜。在山中鑿石而居。嘗作山居詩云。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

從風雨去。到頭只有老僧閑。因自號爲雲半間。又僧來復。著有蒲庵淡游二集。明太祖見其詩。賞之。詔住鳳陽圓通寺。有送友兵後還鄉省親墓云。天涯寒食身千里。故國斜陽土一抔。爲問東歸華表鶴。英雄殘骨幾人收。湖上雜詩云。芙蓉灣口綠楊斜。吹笛何人隔暮霞。驚起沙頭雙翠羽。銜魚飛上刺桐花。流觴亭子鳳山阿。都護行春小隊過。笑擲金錢花底醉。銀箏彈出白翎歌。荷鋤村叟餉蒸梨。家在官塘九曲西。白髮重談兵後事。眼枯無淚向人啼。又僧真可。五歲時。尙不能語。有異僧摩其頂曰。此兒出家。當爲大師。遂能言。年十七。仗劍遍游塞外。後聞僧誦佛號。忽有悟。削髮棄家。入廬山潛修。嘗過楞嚴廢寺。寺爲長水疏經處。後爲吳尙書園亭。真可賦詩云。萬花叢裏畫闌新。倩女衣裳倚暮春。明月一痕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矢願興復之。後二十年。寺遂復故。有經吳氏廢園詩云。汾陽門第舊風流。寂寥湖山感勝游。今日松蘿誰是主。斷雲殘月鎖江樓。又新昌僧福嚴。事母至孝。母歿。遂入寺爲僧。後夢母來。狀如平日。次日。有僧難入山。貌似其母。取遺像比之。絕肖。問其生年月日。卽母歿日也。迎至寺中。以母禮事之。賦詩曰。母子來尋未了因。儼然忌日卽生辰。今時桂嶺緇衣客。前世萱堂白髮親。天遣精神先入夢。自憐默感竟通神。欲知梵相如慈相。請驗當年自寫真。又元時天隱僧。少習舉子業。二三千言。過日不忘。後入能仁寺爲僧。遠權貴。避名譽。遍游荆襄吳越名山。有元夕詩云。日暗花明掩竹房。薄寒如水透禪牀。良宵院落無燈燭。獨繞迴廊禮夜香。又女僧無著詩。山雲海月都拋

卻。贏得莊生蝶夢長。取楞嚴經妙滿總持之義。自號妙總禪師。無着以宋宰相之女。盛年貴族。削迹空門。亦可異也。

女史之詩。余曾輯清代閨秀詩話七卷。前代閨秀詩。近所偶見者。唐吉侍郎之室張夫人。以花鈿寄女伴詩云。今朝妝閣前。拾得舊花鈿。粉漬痕猶在。塵侵色尙鮮。想經纖手製。貼向秀眉邊。曾助千金笑。如何忍棄捐。雖紅閨瑣事。而詩筆流轉。清空如話。又明宸濠妃婁氏。以濠有叛志。藉題樵人圖以諷之。並屢諫不聽。及兵敗。投江死。王文成守仁聞之。歎爲賢妃。以禮葬之。宸濠在檻車中泣曰。紉以聽婦言而亡國。余以不聽婦言而亡身。負我賢妃矣。妃能詩。有春游七絕云。春晴縱轡出芳郊。處處詩情畫意饒。着意尋春春不見。東風吹上海棠梢。兼工書法。南昌布政使署。有屏藩二字。按察司署。有執法二字。作壁窠書。筆勢雄厚。王文成年譜云。妃乃婁諒之女也。又嘉靖間。萍鄉旅店壁間。有女史題句云。烟鬢霧鬢泣西風。盡日蓬窗不語中。一片深愁隨逝水。夜深和月下湘東。後僅題女史娟三字。未署姓名。

趙復於宋末爲元兵俘至燕京。不屈。旋赦之。有薊門聞角詩云。數聲寒角城烏起。吹盡梅花怨未平。隱寓失國之悲也。

鮑靚過盱江。遇一童子。眉目秀朗。語援今古。驚問之。乃逆旅主人之子也。越一年。重訪之。已夭卒。

。得其所作九齡行一首於同舍生。詩曰。我生九齡氣食牛。喑鳴頓挫無匹儔。白雲無根起天末。一身萬事同悠悠。一譽不足勝百毀。語言起滅如浮漚。聖賢可與知者道。麟鳳豈在山中游。遽然夢覺大槐國。江花昨夜生涼秋。詞高氣盛。若天假以年。其才甯可限耶。

王復錢塘懷古詩云。九廟已迷梁苑雪。六陵誰問浙江潮。余昔年曾游越中。訪宋六陵。平蕪浩莽中。僅見黃土一坏。短碑三尺。題曰宋某宗皇帝陵。時值春暮。牛郎花盛開。望之若黃雲一片。掩映於夕陽松翠間。誦王君之詩。趙家三百年帝業。消沈等冥漠君矣。

宋末艾性夫。家居講學。執經者盈門。著有孤山詩集。五言古詩最擅場。有雜詠云。折柳繫行舟。途長柳條短。賴有柳上花。隨風送君遠。賞荷莫採花。採花損空房。留房結青子。種作明年香。賤妾若燕子。銜泥巢君堂。游子若黃鸝。辭家寥天翔。攬鏡爲誰容。採蘭爲誰芳。安得隨長風。寄子雙明璫。枯桐留貞幹。絃以冰蠶絲。信指發孤調。悠然造希夷。揚以寄吾歡。抑以寫吾悲。悲歡生我心。安用他人知。性夫有古鐘歌曰。金繩鐵鈕作斷綆。土花苔碧生樂頭。我來摩挲攷歲月。儂指已歷三百秋。原題云。歌鐘在弋陽縣真如寺破廡下。天聖二年所鑄。劉石扁曰。天下第二鐘。旁書江南徐鉉書。筆力遒勁可愛。其第一鐘。不知今在何處。令寺僧爲此鐘建屋庇之。性夫題詩時。距今又七百餘年。第二鐘亦湮沒無聞矣。其七言近體云。池經宿雨添三尺。花怯春寒瘦一分。露溥花靨春紅濕。烟護松髯晚翠寒。皆工秀

可誦。

虞文靖公伯生。道園學古錄云。紹興間。有士人賦詞曰。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秋千。晚風十里壓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殘醉。來上陌上花鉤。思陵見而喜之。嫌其後第五句云。重攜殘酒。有酸寒氣。爲改重扶殘醉。余與歐陽原功。談及此事。乃一腔一再歌之。友人董宇。乞書其事。遂并系以詩曰。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堤楊柳舞青烟。按此詞。乃俞國寶所作。題於西湖酒樓。思陵愛其才。授以一官云。

陳奉茲出使西康。道經打箭爐詩云。諸葛垂大名。遺迹多假託。神哉郭將軍。一夕造千鏃。荒祠風雨夜。時見青羊躡。原註云。相傳武侯南征。命土人郭某造箭。一夕成三千枝。城北山穴中。爐迹猶存。居民呼爲郭將軍。遂以打箭爐爲地名。爐城及瀘定橋。有郭將軍祠。時有青羊出見。但武侯南征。未嘗經此道也。又云。粉堞絡二嶺。水門納諸瀑。蕃有土司廨。漢有茶客屋。註云。爐城石甃。外皆加堊。民居多傍山溪。怒流竟日喧鳴。客戶以販茶者爲多。錄其詩。略見康輶風俗也。

東坡題墨妙亭詩。斷碑一片。存十一字。凡四行。行三字。曰燈他年。曰時須伏。曰孫莘老。高廣各三寸。長四寸。王文成守仁。謫龍場驛丞時得之。遂以背面作硯。左刻楷書守仁二字。右刻篆書陽明山人

四字。側刻分書驛丞署尾硯五字。流傳二百年。爲裘文達日修所得。蔣心餘爲作五言長歌。有書者蘇文忠。銘者王文成。寶者裘文達。片石同連城句。此硯可珍若璆琳矣。裘氏家鄉。屢經劫火。不知硯尙存否。

劉綖杜松。爲明崇禎時名將。與清太宗戰於松杏山。皆陣隕。明遺臣青溝禪師。繪紅杏青松長卷。隱寓其事。卷藏京師法源寺。三百年題詩盈卷。余題詩一首。有臥沙場劉杜眞男子句。劉綖嘗從父征蠻。後官四川總兵。因平播酋功。進左都督。以武臣而能詩。曾駐師虎牢關。賦七律二首。有兒童舊頌征蠻績。父老新傳勦播功。崇禎末年。舒孝廉魯直。弔劉綖墓詩云。馬革歸無日。招魂葬蟒衣。蓋沙沈白骨。未歸先軫之元也。

朱庚侯。爲甯獻王七世孫。隱於蛟溪。賦村居七律十餘首。其佳句如雨後看山初掃徑。日斜臨水愛憑闌。占風釣叟知魚信。驗雨田家聽鷓聲。乳犢平疇隨午饑。游蜂深院報晨衙。雪融簷溜垂疑雨。風散爐烟淡化雲。白石曉炊雲出飯。清泉夜汲月盈瓢。寫景閑雅。頗似劍南。

近人詩集中。詠柳者多矣。而佳者罕得。偶見吳雯炯過雋縣賦柳云。臨風如有待。落日不勝秋。不着迹象。而神韻彌永。雯炯嘗從吳園次學填詞。宜其詩有詞心也。

萬承蒼過九江。見黃菊盛開。數百里不絕。傳是陶淵明東籬遺種。賦五言云。江州古時路。黃花翳連岡。

。道左無人賞。飄零隨曉霜。茫茫墟隴間。何處尋柴桑。萬君在康熙晚年。官翰林學士。距今二百餘年。九江當江湖之衝。幾經戰伐。東籬佳色。無復存矣。

陳雲伯碧城仙館詩。穠麗似溫李。古近體大致相類。茲錄其七絕。情韻兼美者數首。如題朝鮮女史許蘭雪詩集云。鐵峽龍歸霸業荒。攀髯人去海雲涼。穆陵秋老斜陽裏。獨上高臺弔國殤。注曰。其夫金成立殉國。女史以節著。題真定府神女樓云。楚天雲雨笑荒唐。神女樓空倚夕陽。杯酒空澆趙州土。更無人憶武靈王。注曰。趙武靈王。夢神女於此。令羣臣詠之。題朱蘭貞女史畫杏花燕子云。麝月凝香妙寫生。折枝小幅熨吳綾。一家都擅雙鉤筆。不羨蘭陵說憚冰。賦得畫苑本事詩。詠藍瑛云。樂府紅亭海內傳。南都宮扇月輪圓。美人恨血桃花色。留得春風二百年。湖船小集。贈某校書云。酒痕容易上雲衣。雞枕春屏昔夢非。一曲流珠歌小海。四山紅葉作花飛。鳳城春柳詞云。雁齒平鋪玉練橋。春痕半抹露初消。漏聲未斷宮鴉起。一路紅燈送早朝。繁華如夢易消魂。宿艸紅心尙有根。惆悵宮人斜畔路。和烟和雨到黃昏。題顧橫波夫人畫桃花云。春雨秦淮水上舟。十分紅影上眉樓。東風不結相思子。種得桃花當寫愁。注曰。夫人與芝麓尙書。皆盼子也。題西湖社集圖云。小字新鐫玉篆斜。何郎鐵筆舊名家。紅泥尙帶燕支暈。押遍同心幾幅花。注曰。明何雪漁偕藍田叔董元宰梁千秋。集西湖舟中。馬湘蘭索刊浮生半日閑小印。其後羅兩峯爲補圖。印爲楊蓉裳所得云。

各郡縣輯邦人之詩。編爲總集。以詩存人。求備不甚精。每有佳句。而全篇未稱者。余曾於所作吟邊小識中。就所見者。摘而彙錄之。如羅公升秋懷詩云。蟲聲來倦枕。秋意入憑闌。葛慶龍游山寺云。滿徑綠陰人語寂。半窗斜日聽棋聲。楊雲翼題白塔寺云。苔侵寒碧龜趺古。松落輕花鶴夢香。程鉅夫登海濱鼓山云。海天昏黑龍行雨。樓閣青紅蜃吐雲。吳存宿江樓云。疏燈深巷雨。殘角古城秋。蔣士全薦福寺云。佛子堂空香雨放。英雄墳老野花開。潤州小汨云。微雨夜沽京口酒。大江橫截廣陵潮。帥師旦塞外詩云。馬臨危坂勒。狼踞斷崖嘯。吳綺東武懷古云。秋風野水韓王壩。落日高臺李相碑。李適題赤壁夜游圖云。孤鶴橫江自東至。羣鳥繞樹待南飛。梁機題聖女祠云。雲中掌濕金盤露。月底聲寒玉女簫。胡若思題越中山水圖云。樹連秦望雨。帆入鏡湖雲。楊士奇景州道中云。野水條侯墓。寒蕪董氏園。強霖過桂家林云。小弟魚鹽初長價。古祠香火不知名。費宏題周氏山居云。池隨晴雨瀕消長。山與雲烟互吐吞。言情寫景。皆有可觀。

李穉客侍御。有聲於光緒間。其越縵堂詩。傳刻已久。曾見其畫蘭冊云。唱斷喬家碧玉詞。一叢芳艸最相思。不堪更着銖衣舞。風露先愁欲墮時。宗子戴姊丈。嘗誦其七律一聯云。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殆有帷屏之憚。與冒巢民之悼董小宛。誦薄寒風動淺紅衫句。爲之泫然。同有神風淒然之感。余昔年自京口至武昌。幾度往還。楚尾吳頭。東西瞻望。極江山秀偉之觀。憶昔人渡江詩句。如吳山帶

雨參差出。楚火沿流次第生。風清鐘鼓吳山出。雲黑帆檣楚雨來。楚水亂帆時遠近。吳山殘雪半陰晴。筆勢雄健。皆山川能賦者。

趙秋谷宮贊。早掇巍科。以長生殿曲譜事。康衢誤跌。息影林下者數十年。其飴山詩集。與王阮亭齊名。而未聞其能畫。近有以其所繪柳下讀書圖巨幅乞題。以墨筆寫高柳一株。下有書屋二間。一人把卷其中。旁署趙執信三字。畫與字皆勁挺。如其人之傲兀也。

忍寒漫錄

籀公

北宋人論詞之作。殊不多觀。近讀李之儀姑溪居士文集。有關論詞之作。足爲研討之資。之儀見重於東坡。又與蘇門四學士。及賀方回等。常有往還。而遺集除姑溪詞見於毛刻宋六十家詞外。惟粵雅堂叢書有其詩文全本。以是他家引用宋人詞論者。亦罕及之。茲爲轉錄如次。

之儀跋吳師道小詞云。「長短句於遺詞中最高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闕。至柳耆卿。始鋪敘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爲難能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宋景文、則以其餘力游戲。而風流間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諦味研究。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豈平平可得髣髴哉。思道覃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爲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舍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此一段可見李氏教人學詞之法。

詞律拾遺再補

映庵

黃河清九十九字

丘密

鼓角清雄占雲稜調喜邊塵今度還靜叶一線乍添句長覺皇州日永叶樓外崇牙影轉句擁千騎歡聲萬井叶太平
官府人初見句夢熊三占佳景叶皇恩夜出天闌句雲章粲鳳鸞飛動相映叶寶帶萬釘句與作今朝佳慶叶勳業
如斯得也句况整頓江淮大定叶這回恰好句歸朝去共調金鼎叶

此詞第二句多一字。一線二句上四下六。太平二句上七下六。與拾遺所載晁端禮九十八字體不同。

玉蝴蝶九十九字

張炎

留得一團和氣句此花開後句春已規圓叶虛白窗深句恍訝碧落星懸叶颺芳叢低翻雪羽句疑素豔爭簇冰蟬叶
向西園叶幾回錯認句明月秋千叶欲覓生香何處句盈盈一水句空對嬋娟叶待折歸來句倩誰偷帶玉連環叶
試結取鴛鴦餘帶句好移傍鸚鵡珠簾叶階前叶落梅無數句因甚啼鵲叶

詞律載史達祖詞。拾遺載潘元質詞。皆九十九字。其換頭皆二字句叶。四字句叶。此詞作六字句叶。

萬年歡九十九字

晁補之

心憶春歸句似佳人未來句香徑無迹叶雪裏江梅句因甚早知消息叶百卉芳心正寂叶夜不寐幽姿脈脈叶圖清

曉先作宮妝句似防人見偷得叶 眞香媚情動魄叶 算當時壽陽句無此標格叶 應寄揚州句何郎舊曾相識叶 花似何郎鬢白叶 恐花笑逢花羞摘叶 那堪羌笛驚心句也隨絲杏拋擲叶

拾遺載王安禮九十八字體。賀鑄百二字體。皆平韻。詞律載無名氏一首一百字。那堪句作七字。較此多一字。

前調一百字

史達祖

兩袖梅風句謝橋邊岸痕猶帶陰雪叶 過了匆匆燈市句草根青發叶 燕子春愁未醒句誤幾處芳音遶絕叶 煙溪上采綠人歸句定應愁沁花骨叶 非干厚情易歇叶 奈燕臺句老句難道輕別叶 小徑吹衣句曾記故里風物叶 多少驚心舊事句第一是侵塔羅襪叶 如今但柳髮晞春句夜來和露梳月叶

謝橋邊句。三字豆。其下六字一句。過了二句。上六下四。燕子句及多少句。均不叶。與前詞異。

前調一百字

晁補之

憶昔論心句青雲少年句燕趙豪俊叶 二十南遊句會上會稽千仞叶 振袂江中往歲句有騷人蘭蓀遺韻叶 嗟管鮑當日貧交句半成翻手難信叶 君如未遇元禮句肯抽身盛時句尋我幽隱叶 此事談何容易句驥才方騁叶 綵舫紅妝圍定叶笑西風黃花斑鬢叶 君欲問投老生涯句醉鄉歧路偏近叶

此詞振袂句不叶。綵舫句叶。晁另一首亦然。

夜合花 九十九字

吳文英

柳暝河橋句 鶯晴臺苑句 短策頻惹春香叶 當時夜泊句 溫柔便入深鄉叶 詞韻窄句 酒杯長叶 翦蠟花 壺箭催杜叶
 共追遊處句 凌波翠陌句 連棹橫塘叶 十年一夢淒涼叶 似西湖燕去叶 吳館巢荒叶 重來萬感句 依前喚酒銀罌
 叶 溪雨急句 岸花狂叶 趁殘鴉飛過蒼茫叶 故人樓上句 憑誰指與句 芳草斜陽叶
 換頭第二句五字。與詞律所載周密一百字體異。孫惟信一首。亦與此同。

瑞鶴仙 一百字

洪瑛

聽梅花吹動句 夜何其明星有爛額 相看淚如霰叶 問而今去也句 何時會面叶 匆匆聚散叶 便分作秋鴻社燕叶 最
 傷心夜來枕上句 斷雲零雨無限叶 因念人生萬事句 回首悲涼句 都成夢幻叶 芳心繡繡叶 空惆悵句 巫陽難
 況船頭一轉句 三千餘里句 隱隱高城不見叶 恨無情春水連天句 片帆如箭叶

首句不叶。與周邦彥一百三字體同。與其他諸家異。拾遺載方岳詞一百字。係福唐體。換頭二字叶。
 此詞不叶。空惆悵三字二句。方岳作六字一句。且與方岳詞平仄多異。

前調 一百二字

趙文

綠楊深似雨 西 湖上愁絲恨縷叶 風流似張緒叶 羨春風依舊句 年年眉嫵叶 宮腰楚楚叶 倚畫欄 曾鬥妙舞叶 想
 而今似我句 天涯零露句 却悔相妒叶 痛絕長堤別後句 楊白花飛句 舊腔誰譜叶 年光暗度叶 往事淒涼 孰訴叶

記菩提寺路叶段家橋水句何時重到夢處叶況柔條老去句爭奈繫春不住叶

首句叶。想而今三句。況柔條二句。及各句中平仄。均與周邦彥一百二字體同。惟何時重到夢處。不作三字兩句異。歷代詩餘作一百字。朱彊村據殘元本鳳林書院草堂詩餘。於愁絲上補舊日二字。則爲一百二字體。

前調一百三字

張樞

捲簾人睡起韻放燕子歸來句商量春事叶風光又能幾叶減芳菲都在賣花聲裏叶吟邊眼底叶披嫩綠移紅換紫叶甚等閒半委東風叶半委小橋流水叶還是叶苔痕滿雨句竹影留雲句待晴猶未叶蘭舟靜機叶西湖上多少歌吹叶粉蝶兒守定落花不去句溼重尋香兩翅叶怎知人一點新愁句寸心萬里叶

首句叶。風光句叶。吟邊句叶。甚等閒二句。上七下六。西湖上句七字。粉蝶兒句九字。不叶。與周邦彥一百三字體不同。且平仄多異。此詞又見張炎詞源。又能幾。作又無幾。賣花聲裏。花作物。披嫩綠。披作被。待晴作做晴。蘭舟靜機。作蘇華迤邐。守定落花。作撲定花心。溼重作閒了。怎知人。怎作那。張炎並云。此詞按之歌譜。聲字皆協。惟撲字稍不協。遂改守字。乃協。張詞能入歌譜。周邦彥固知音律者。何以二詞平仄相異如此。蓋周詞係入韻。張詞改用上去韻。此可證入韻與上去韻略有不同之點。未可概以仄聲韻論也。

雪夜漁舟一百字

張繼先

晚風歇韻 謾自棹扁舟句 順流觀雪叶 山聳瑤峯句 林森玉樹句 高下盡無分別叶 性情澄澈叶 更沒箇故人堪說叶
恍然身世句 如居天上水晶宮闕叶 萬塵聲影絕叶 透塵空無外句 水天相接叶 浩氣冲盈句 真宮深厚句 永夜不
愁寒冽叶 愧鄰鄙劣叶 只解口赴炎趨熱叶 停橈失笑句 知心都付野梅江月叶
此調無他詞可證。除換頭句外。前後闕悉同。

石州慢一百字

胡松年

月上疏簾句 風射小窗句 孤館岑寂叶 一杯強洗愁懷句 萬里堪嗟行客叶 亂山無數句 晚秋雲物蒼然叶 何如輕抹
淮山碧叶 喜氣拂征衣句 作眉間黃色叶 役役叶 馬頭塵暗斜陽句 隴首路回飛翼叶 夢裏姑蘇城外句 錢塘江北
叶 故人應念我句 負吹帽佳時同把金英摘叶 歸路且加鞭句 看梅花消息叶

此調共有二闕。句豆相同。見雲麓漫鈔。故人應念我。五字句。負吹帽。三字豆。佳時同把金英摘。七字句。一杯二句。六字句兩句。馬頭二句。六字句兩句。與詞律所載賀鑄詞。拾遺所載張炎詞異。

前調一百二字

蔡松年

雲海蓬萊句 風霧巖巖句 不假梳掠叶 仙衣捲盡雲霓句 方信宮腰纖弱叶 心期得處句 世間言語非真句 海屋一點
通寧麻叶 無物比情纖句 覓無情相博叶 離索叶 曉來一枕餘香句 酒病賴花醫却叶 醞盡金尊句 收拾新愁重酌

叶片帆雲影句載將無際關山句夢魂應被楊花覺叶梅子雨絲絲句滿江干樓閣叶

此詞與賀鑄詞相同。惟仙衣二句。曉來二句。皆作六字句。與胡松雲詞同。賀詞則皆四字三句也。元人多從此體。

芳草一百字

奚 誠

笑湖山紛紛歌舞句花邊如夢如薰叶薌烟驚落日句長橋芳草外句客愁醒叶天風吹送遠句向兩山喚醒癡雲叶猶自有迷林去鳥句不信黃昏叶銷凝叶油車歸後句一眉新月句獨印湖心叶蕊宮相答處句空巖虛谷應句猿語香林叶正酣紅紫夢句便市朝有耳誰聽叶怪玉兔金烏不換句只換愁人叶

詞律載韓縝詞九十九字。附晁補之一百一字鳳簫吟後。謂韓詞暗垂句比晁詞少一字。曾行處上必落一舊字。其餘皆同。又云。宋人奚滅。亦有此調。曾行處。作一眉新月。無誤。暗垂句。亦落一字。總之與鳳簫吟。一調無疑。杜校引樂府紀聞云。韓有愛姬能詞。奉使時。姬作蝶戀花送之。韓作此鳳簫吟詠芳草以留別。與蘭陵王詠柳敘別同意。後人以芳草為調名。則失原唱意矣。據此則芳草即鳳簫之道一首。亦不與晁詞同。可證。

丹鳳吟一百字

張 翥

蓬萊花鳥韻記並宿苔枝句雙雙嬌小叶海上仙姝句喚起綠衣歌笑叶芳叢有時探遺句聽東風數聲啼鳥叶月下
人歸句淒涼夢醒句悵別多歡少叶念故巢猶在瘴雲杪叶甚閉入雕籠句庭院深悄叶信斷羈雌句遠鎮怨情縈
繞叶翠衿近來漸短句看梅花又還開了叶縱解收香寄與句索羅浮春杳叶

按此詞與一百十四字之丹鳳吟。全不相合。然蛻巖詞確題曰丹鳳吟。歷代詩餘亦收。細考他調一百字者。亦無相合之調。姑存之以備一格。

高陽臺一百字

王沂孫

霜楮剝皮句冰花壁繭句滿腔絮溼湘簾韻抱甕工夫句何須待吐吳蠶叶水香玉色難裁翦句更繡鍼絨線休拈叶
伴梅花暗卷春風句斗帳孤眠叶篝熏鵝錦熊氈叶一任粉融脂澆句猶怯癡寒叶我睡方濃句笑他欠此情緣叶
揉來細軟烘烘暖句儘何妨挾纈裝絳叶酒魂醒半楊梨雲句記坐詩禪叶

此詞一任句六字。比詞律所載僧皎如詞九十九字體。多一字。

明月照高樓慢一百一字

万俟詠

平分素商韻四垂翠幕句斜界銀潢叶顛氣通建章叶正烟澄練色句露洗水光叶明映波融太液句影隨簾掛披香
叶樓觀壯麗句附霽雲耀紺碧相望叶宮妝叶三千從赭黃叶萬年世代句一部笙簧叶夜宴花漏長叶乍鶯歌斷
續句燕舞回翔叶玉座頰燃絳蠟句素娥重按霓裳叶還是共唱御製詞送御觴叶

此調無他詞可證。以前後闕比對。四垂至披香。與後綺羅至霓裳同。

木蘭花慢 一百一字

柳 永

拆桐花爛漫叶句 乍疏雨叶句 洗清明叶正豔杏燒林叶句 細桃繡野叶句 芳景如屏叶傾城叶盡尋勝賞叶驟雕鞍紺轡出郊
桐叶風暖繡絃叶脆管叶萬家競奏新聲叶盈盈叶門草踏青叶人豔冶叶遞逢迎叶向路旁往往叶遺簪墜珥叶珠
翠纒橫叶歎情叶對佳麗地叶任金蟬罄竭玉山傾叶拚却明朝永日叶畫堂一枕春醒叶

換頭第二句叶。與拾遺所載柳永古繡華茂苑一首不同。

前調 一百一字

嫩寒催客權叶載酒去叶載書歸叶正紅葉滿山叶清泉漱石叶多少心期叶三生溪橋話別叶悵碧蘿猶惹翠雲衣
叶不似今番醉夢叶帝城幾度斜暉叶鴻飛叶烟水瀰瀰叶回首處叶只君知叶念吳江鷺憶叶孤山鶴怨叶依舊
東西叶高峯夢醒雲起叶是瘦吟窗底憶君時叶何日還尋舊約叶爲余先寄梅枝叶

換頭二字叶。四字叶。如前詞。三生句。高峯句。皆六字句。如詞律所載黃機詞。

宋詞選釋

階青俞陸雲

史達祖梅溪詞

綺羅香春雨

做冷欺花。將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盡日冥濛。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沈沈江上望極。遠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峯。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剪燈深夜語。

此詞體物殊工。與碧山之詠蟬。玉田之詠春水。白石之詠蟋蟀。皆能融情景於一篇者。虞山毛晉。心醉其雙雙燕詞。但柳昏花暝。自是名句。而全篇多詠燕。僅於結處見意。不若此詞之情文並茂也。起三句。吸春雨之神。四五句。關合聽雨之情。雙燕二句。從側面寫題。驚喜二字。爲雙燕設想。殊妙。佳約句。承愁雨之意。寫到懷人。以領起後幅。轉頭處。言臨江望遠。意境開拓。以山喻眉。以雨喻淚。常語也。眉黛與淚痕合寫。便成雋語。上闕言近處庭院之雨。後言遠處江湖之雨。新綠二句。非特江干風景。而送春念遠。皆在其中。落紅句。造語尤工。結句聽雨西窗。雖意所易到。而回首當年。以梨花門掩。點染生姿。覺餘音繞梁也。

萬年歡 春思

兩袖梅風。謝橋邊、岸痕猶帶陰雪。過了匆匆燈市。草根青發。燕子春愁未醒。誤幾處芳音遼絕。烟溪上、采綠人歸。定應愁沁花骨。非干厚情易歇。奈燕臺句老。難道離別。小徑吹衣。曾記故里風物。多少驚心舊事。第一是侵階羅襪。如今但、柳髮睇春。夜來和露梳月。

落梅風裏。殘雪未消。寫初春風景。四五句點明初春。以後歸到春思。而託諸燕子。乃用筆輕倩處。采綠本屬懷人。烟溪二句。從對面着想。頗似清真詞格。下闋燕臺句。用玉溪生與柳枝娘事。言非我忘情。以相別未能相見。重重舊夢。悉付飄風。惟有玉階羅襪。第一難忘。與采綠之人。同是低回春思。贏得露寒月冷。撫蕭疏潘鬢。與柳髮同梳耳。結句鍊字亦工。

杏花天 清明

軟波拖碧蒲芽短。畫橋外、花晴柳煖。今年自是清明晚。便覺芳情較懶。春衫瘦、東風剪剪。過花塢、香吹醉面。歸來立馬斜陽岸。隔岸歌聲一片。

軟波二句。及春衫二句。寫清明景色。以秀麗之筆。句斟字酌出之。餘皆寫情。言春物貽蕩。正尋芳坊曲之時。乃人樂而我歸。夕陽駐馬。聽隔岸笙歌。欣戚之懷迥異。而通首惟一懶字。略露本意。此詞筆之高處。

南浦

玉樹曉飛香。待倩他、和愁點破妝鏡。輕嫩一天春。平白地、都護雨昏烟暝。幽花露濕。定應獨把闌干凭。謝屐未蠟。安排共文鴛。重游芳徑。年來夢裏揚州。怕事趁歌殘。情隨雲冷。嬌盼隔東風。無人會、鶯燕暗中心性。深盟縱約。盡同晴雨全無定。海棠夢在。相思過西園。秋千紅影。

首二句卽藉景以懷人。以下言嫩春時節。將與倚闌人安排佳約。皆在虛處着筆。下闕分爲三折。揚州三句。乃追感往事。東風二句。言倚闌人之臨風凝睇。莫慰幽情。深盟二句。則兩面合寫。言人事難料。縱有盟約。同晴雨之無憑。分三疊寫情。皆一片淒迷之境。迨重至西園。曠有秋千紅影。則嬌盼東風。徒勞望眼耳。

臨江仙

愁與西風應有約。年年同赴清秋。舊游簾幕記揚州。一燈人着夢。雙燕月當樓。羅帶鴛鴦塵暗淡。更須整頓風流。天涯萬一見溫柔。瘦應同此瘦。羞亦爲郎羞。

秋士善懷。首二句聯合寫之。便標新異。唐人詩。如暝色赴春愁。及羣山萬壑赴荆門句。皆善用赴字。此言愁與風同赴。洵君房語妙也。燈月句。以對語結束上闕。舊夢揚州。託辭雙燕。見燕雙而人獨。句法渾成而兼韻致。殊耐微吟。羅帶二句。姑作重逢之想。天涯句。搖曳生姿。結句極寫纏綿。瘦

字承羅帶而言。羞字承見面而言。吳梅村詩。當時對面愛吾瘦。即便多情見卻羞。殆有同感。青衫憔悴。紅粉飄零。果羞屬誰邊耶。此詞集中凡三首。尙有莫教無用月。來照可憐宵。及向來簫鼓地。猶見柳婆娑。四語咸有思致。

雙雙燕 詠燕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芳徑。片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闌獨凭。

歸來社燕。回憶去年。題前着筆。便留旋轉之地。巢痕重拂。猶征人之返故居。詠燕亦隱合人事。歐陽永叔愛誦詠燕詩。曉窗驚夢語匆匆。此詞云。商量不定。爲燕語傳神尤妙。芳徑四句。賦題正面。柳昏花暝。傳爲名句。多少朱門興廢。皆在着足兩字之中。毛晉云。幼誦雙雙燕詞。便爲心醉。於刻梅溪詞後。特標出之。結句。因燕書未達。念及倚闌人。餘韻悠然。

夜行船 開寶杏花

不剪春衫愁意態。過收燈、有些寒在。小雨空簾。無人深巷。已有杏花先賣。白髮潘郎寬沈帶。怕看山、憶他眉黛。草色拖裙。烟光惹鬢。長記故園挑菜。

此詞着意在結句。杏花時節。正故園昔日。挑菜良辰。頓憶鬢影裙腰。當年情侶。乃芳序重臨。而潘郎憔悴。其感想何如耶。上闕詠賣花。款款寫來。風致搖曳。春陰門巷。在幽靜境中。益覺賣花聲動人淒聽也。

過龍門

一帶古苔牆。愁聽寒螿。篋中針線早消香。燕尾寶刀窗下夢。誰剪秋裳。宮漏莫添長。空費思量。鴛鴦難得再成雙。昨夜楚山花簾裏。波影先涼。

秋宵蟲語。最易感人。針線三句。意殊淒異。花簾句。與玉溪生長簾空牀同感。況言鴛鴦不再成雙。此蓋悼亡之作。寶刀窗下句。卽壽樓春詞金刀晴窗之意。誰剪秋裳句。卽壽樓春誰念無裳之意。

前調

斜月小紅樓。錦瑟空篋。夜來風雨曉來收。幾點落花饒柳絮。同爲春愁。寄信問閑鷗。誰在芳洲。綠波甚處有蘭舟。獨對舊時攜手地。情思悠悠。

起筆卽有錦瑟華年之慨。不僅傷春。故接以同爲春愁句。以下芳洲綠波句。憶仙侶之同舟。郭頻伽詞。傷心逝水滔滔。當時同渡。卻雙槳歸來人獨。殆古今傷心人。同此懷抱。前首秋懷。此首春思。舊時攜手句。卽壽樓春詞。晴窗素手之意。蘭舟句。卽壽樓春湘雲人散。蘋藻相思之意。作者觸處生悲。

鷓鴣天

搭柳關干倚竹頭。杏簾胡蝶繡絲春。十年花骨東風淚。幾點螺香素壁塵。簾外月。夢中雲。秦樓楚殿可憐身。新愁換盡風流性。偏恨鴛鴦不念人。

花骨二字頗新。惟梅溪集中兩用之。東風句。轉萬年歡詞愁沁花骨。尤爲淒豔欲絕。吟此兩句。如聞哀蟬落葉之歌。昔人詠鴛鴦者。或羨其雙飛。或願爲同命。此獨言其不復念人。但既言換盡風流。則綺習剷除。願歸枯衲。安用恨爲。恨耶情耶。殆自問亦莫辨也。

燕歸梁

鶻臥秋窗桂未香。怕雨點飄涼。玉人只在楚雲旁。也著淚、過昏黃。西風今夜梧桐冷。斷無夢到鴛鴦。秋鍾二十五聲長。請各自、耐思量。

上闕用一也字。則著淚者不獨玉人。故結句言各自思量。語殊雋妙。與同向春風各自愁。小簾單袂各自寒。皆善用各自二字者。

東風第一枝春雪

巧沁蘭心。偷黏草甲。東風欲障新煖。漫疑碧瓦難留。信知暮寒較淺。行天入鏡。做弄出輕鬆纖軟。料

故園不掩重簾。誤了乍來雙燕。青未了、柳回白眼。紅欲斷、杏開素面。舊游憶着山陰。後盟遂妨上苑。薰爐重熾。便放慢春衫針線。恐風鞋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

起五句詠題面。格局與綺羅香詠春雨相似。輕鬆纖軟四字。寫春雪入細。重簾雙燕二句。因雪而從歸燕着想。雖與春雨上闕鋼車句。人與物不同。而其從本題別開思路則同。轉頭處。筆漸開拓。亦與詠春雨同。後段四句。用灞橋以點綴雪字。而恐歸人怯雪後餘寒。爲重溫爐火。一往情深。忘其爲詠雪餘波矣。

前調

草脚愁蘇。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珠簾。采筆倦題繡戶。黏雞點燕。想占斷東風來處。暗惹起一掬相思。儂若翠盤紅縷。今夜覓夢池秀句。明日動探花芳緒。寄聲沽酒人家。預約俊游伴侶。憐他梅柳。乍忍俊天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日日醉扶歸去。

原題云。壬戌開臘望。雨中立癸亥春。與高賓王同賦。此作視前雨雪二題。思路較窘。其章法先賦本題。後展筆勢。仍與詠雨雪相似。翠盤紅縷句。藉賀春品物。從無情處生情。自是詞手。下闕梅柳句。從題中雨字着想。燈期句。從年前立春。由臘月望日。至元宵着想。既發揮本題。句復妍秀。由其工力之深也。

蛙戀花

二月東風吹客袂。蘇小門前。楊柳如腰細。胡蝶識人游冶地。舊曾來處花開未。幾夜湖山生夢寐。評泊尋芳。只怕春寒裏。今歲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濺裙水。

此詞賦春景。若實賦春游。便少餘味。上闕胡蝶尋芳。而言花開猶未。後言水上濺裙。正有女如雲之際。乃時猶未屆祓禊之辰。而相思先達。前後皆空際盤旋。不沾邊際。姜白石評梅溪詞。謂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此調可當清逸二字。

玉胡蝶

晚雨未摧宮樹。可憐閑葉。猶抱涼蟬。短景歸秋。吟思又接愁邊。漏初長、夢魂難禁。人漸老、風月俱寒。想幽歡。土花庭甃。蟲網闌干。無端。啼蛄攪夜。恨隨團扇。苦近秋蓮。一笛當樓。謝娘懸淚立風前。故園晚、強留詩酒。新雁遠、不致寒暄。隔蒼烟。楚香羅袖。誰伴嬋娟。

以涼蟬而猶抱閑葉。身世之蕭颯可知。風月俱寒句。與賀方回之清風明月休論價。實與愁人值幾錢。皆感歎風月。一傷老。一言愁。各極其深鬱之致。土花二句。瓊樓金谷。轉眼荒殘。不獨往迹幽歡。向空園憑弔也。下闕謝娘之句。哀感頑豔。白石翁稱其奇秀。此七字足當之。吳夢窗四稿。亦載此詞。宋人詞集。每有他人稿誤入者。

喜遷鶯

月波疑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絲織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是隨香趁燭。曾伴狂客。蹤迹。漫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拘未定。猶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簾隙。

前六句詠月色。以下自嘲無賴。亦自歎衰遲。以耽詩病酒消瘦之身。而逐三五少年。東塗西抹。甯不可笑。但杜郎雖老。亦當年臨風聽笛之人。乃重至清幽之地。梅廳柳院。陳迹依依。而酒邊人遠。餘情未了。冀萬一之相逢。作無聊之自慰耳。

壽樓春 尋春服感念

裁春衫尋芳。記金刀素手。同在晴窗。幾度因風殘絮。照花斜陽。誰念我。今無裳。自少年消磨疏狂。但聽雨挑燈。欹牀病酒。多夢睡時妝。飛花去。良宵長。有絲闌舊曲。金譜新腔。最恨湘雲人散。楚蘭魂傷。身是客。愁爲鄉。算玉簫猶逢章郎。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

百餘字之長調。惟壽樓春有一句全用平聲字者。有七字中五平聲者。有四字三平聲者。詞意易爲拘滯。此詞因尋春服悼逝而作。當日剪刀聲裏。迴針密縷。皆密意之迴腸。是何等田居情味。惜年少清狂。疏於領略。迨湘蘭香散。賸有愁邊羈客。誰念無裳。再世玉簫。徒存虛願。贏得澗南蘋藻。長此相

思耳。情與文一氣旋轉。忘其爲聲調所拘。轉覺助其淒韻。自是名手。

探芳信

謝過曉。被酒癡春眼。詩禁芳草。正一堵梅粉。都未有人掃。細禽啼處東風軟。嫩約關心早。未收燈。怕有殘寒。故國稀到。說道。試妝了。也爲我相思。占他懷抱。靜數窗檣。最歡聽鶯聲好。半年白玉臺邊話。屢見銀鈎小。指芳期。夜月花陰夢老。

寫景與言情。分前後段賦之。上闕言春寒懶出。嗟芳約之蹉跎。下闕言鶯信晨占。料伊人之眷念。觀其句法若香篆之縈迴。風度若柔絲之搖曳。乃梅溪擅勝處。花陰夢老四字。尤有新致。

祝英臺近

柳枝愁。桃葉恨。前事怕重記。紅藥開時。新夢又濛濛。此情老去須休。春風多事。便老去越難迴避。阻幽會。應念偷剪餘釵。柔條暗繫。節物移人。春暮更憔悴。可堪竹院題詩。蘇階聽雨。寸心外安愁無地。

人至老去。則綺障消除。乃春不饒人。消曲芳菲。偏向白日鈎惹。誠君房妙語也。唐人詩。此中方寸地。容得幾多愁。言愁多而心窄。此言愁如江水。齊赴心頭。言愁來之專注。平子工愁。無以過之。

西江月

西月淡窺樓角。東風暗落檐牙。一燈初見影窗紗。又是重簾不下。幽思屢隨芳草。悶愁多似楊花。楊花芳草徧天涯。繡被春寒夜夜。

時已月上燈明。而捲上珠簾。所思不至。其惆悵可知。繼言楊花芳草。已儘足撩人。祝天涯遍是。欲排遣而無從。繡被六字。句殊淒豔。詠王麗真牀頭錦衾斑復斑詩。知獨旦之悲矣。集中此調。凡四首。今錄一首。其第三首。有一片秋香庭院。幾重涼雨闌干二句。秀雅而渾成。吳下有宋詩嗣師圖。老桂數株。先祖嘗取此二句。以隸體書作楹聯。懸於亭上。

解佩令

人行花塢。衣沾香霧。有新詞逢春分付。屢欲傳情。奈燕子不曾飛去。倚珠簾、詠郎秀句。相思一度。濃愁一度。最難忘遮燈私語。淡月梨花。借夢來花邊廊廡。指春衫、淚曾幾處。

凡言情之作。每先言我之懷人。而及人之念我。此作乃言重行花塢之人。先念我而吟舊句。其下始言我之相憶難忘。淡月三句。言梨花院落。爲當日別淚同彈處。今蹤迹遙分。只能借一縷夢痕。向舊日迴廊繞遍。重認衫邊淚點。此三語。情辭俱到。張功甫稱其織絹泉底。奪茗豔於春景者也。

點絳脣

六月望。借友泛西湖。過西泠橋。已子夜矣。

幽月隨人。翠蘋分破秋山影。釣船歸盡。橋外詩心迥。多少荷花。不蓋鴛鴦冷。西風定。可憐潘鬢。

偏浸秦臺鏡。

山影分波。寫詩境之幽悄。觀河面皺。感潘鬢之蕭疏。荷花不護鴛鴦。猶廣廈難庇寒士。四十字無字不工。如手折瓊枝。片片皆美玉也。

青玉案

蕙花老盡離騷句。綠染遍。江頭樹。日暝酒消聽驟雨。青榆錢小。碧苔錢古。難買東君住。官河不礙遺鞭路。被芳草。將愁去。多定紅樓簾影暮。蘭燈初上。夜香初炷。猶是聽嬰武。

同在春風駘蕩之中。牢愁者。榆苔錢小。難買春光。歡娛者。香煖燈明。閑調鸚鵡。欣戚之不同如是。猶之冠蓋京華。而斯人憔悴。不知紅樓簾影中人。其念及酒消聽雨者耶。

湘江靜

暮草堆青雲浸浦。記匆匆倦篙曾駐。漁榔四起。沙鷗未落。怕愁沾詩句。碧袖一聲歌。石城怨、西風隨去。滄波蕩晚。菰蒲弄秋。還重到。斷魂處。酒易醒。思正苦。想空山、桂香懸樹。三年夢冷。孤吟意短。屢烟鐘津鼓。展齒厭登臨。移燈後、幾番涼雨。潘郎漸老。風流頓減。閒居未賦。

此詞純寫旅懷。碧袖二句。如寒江聞笛。聲聲哀怨。下闕。以作客之孤身。況歷三年之久。烟鐘津鼓。屢換關河。倦登王粲之樓。未卜潘郎之宅。烟塵長望。衰颯摧顏矣。

玲瓏四犯

雨入愁邊。翠樹晚、無人風葉如剪。竹尾通涼。卻怕小簾低捲。孤坐便怯詩慳。念俊賞舊會題遍。更暗塵偷鎖鸞鏡。心事屢羞團扇。賣花門館生秋草。悵弓彎、幾時重見。前歡盡屬風流夢。天共朱樓遠。聞道秀骨病多。難自任從來恩怨。料也和前度。金籠嬰武。說人情淺。

值涼風如剪之時。孤吟感舊。已覺傷懷。況扇掩鏡昏。愈形依黯。下闕。不言已之負人。乃言對面怨我情淺。且託諸嬰武。而恩怨爾汝。又出於多病之人。屈曲寫來。如帆隨湘轉。可見詞心之細。

八歸

秋江帶雨。寒沙縈水。人看畫樓愁獨。烟蕪散響驚詩思。遠被亂鷗飛去。秀句難續。冷眼盡歸圖畫上。認隔岸微茫雲屋。想半屬。漁市樵村。欲暮競然竹。須信風流未老。憑誰持酒。慰此淒涼心目。一鞭南陌。幾篙官渡。賴有歌眉舒綠。只匆匆遠眺。早覺閑愁挂喬木。應難禁、故人天際。望徹淮山。相思無雁足。

旅泊懷人之際。烟蕪響雨。驚起閑鷗。攪人詩思。寫景幽悄。詩既未成。惟有遠眺江山。天然圖畫。以消遣悶懷。微茫雲屋四字。有東坡屋小如漁舟。濛濛雲水外詩意。下闕。雖換一境。亦即前意。須巖山程水驛。到處遷流。野店聞歌。孤篷聽水。同是解客途之岑寂。但望斷淮山。而故人天際。仍莫

慰其客愁也。

齊天樂 白髮

秋風早入潘郎鬢。斑斑遽驚如許。軟雪侵梳。晴絲拂領。栽滿愁城深處。瑤簪漫妬。便羞插宮花。自憐
衰暮。尙想春情。舊吟淒斷茂陵女。人間公道惟此。歎朱顏也恁。容易墮去。湮了重緇。搔來更短。
方悔風流相誤。郎潛幾縷。漸疏了銅駝。俊游儔侶。縱有豔豔。奈何詩思苦。

上下闋之前五句。皆專詠白髮。其感懷皆在後幅。宮花二句。春夢夢醒。功名同內翰之悲。春情二句。
。卓女爐空。遺迹等黃門之悼。舊愁并赴。宜其滿鬢星星矣。下闋風流四句。老年則朋輩無存。欲如
昔日之銅駝巷陌。載酒尋芳。安得重招俊侶耶。

前調 賦體

犀紋隱隱鶯黃嫩。籬落翠深偷見。細雨重移。新霜試摘。佳處一年秋晚。荆江未遠。想橘友荒涼。木奴
嗟怨。就說風流。草泥來趁蟹蟹薦。并刀寒映素手。醉魂沈夜款。曾倩排遣。沈澹含酸。金罍裏玉。
蕪蕪吳鹽輕點。瑤姬齒軟。待惜取團圓。莫教分散。入手溫存。帕羅香自滿。

詠物詞。宜虛實兼寫。此調上段前五句。下段前六句。皆實賦橙字。橘友蟹蟹四句。借賓陪主。瑤姬
五句。寓人於物。便生情思。兼寫閨情入細。下語殊精。

前調中秋宿廬定驛

西風來勸涼雲去。天東放開金鏡。照野霜凝。入河桂濕。一一冰壺相映。殊方路永。更分破秋光。盡成悲境。有客躊躇。古庭空自弔孤影。江南朋舊在許。也憐天際遠。詩思誰領。夢斷刀頭。書開蠶尾。別有相思隨定。憂心耿耿。對風鵲殘枝。露蛩荒井。斟酌姮娥。九秋宮殿冷。

南宋詞人。在渡江初者。每有汴洛之思。在末造者。每有周原之感。梅溪官轍。未嘗奉使北行。此殆客途經真定而作。既懷江左朋交。更憑弔秋風遺殿。殘枝荒井。一片淒音。爲集中所僅有。

秋霽

江水蒼茫。望倦柳愁荷。共感秋色。廢閣先涼。古簾空暮。雁程最嫌風力。故園信息。愛渠入眼南山碧。念上國。誰是膾鱸江漢未歸客。還又歲晚。瘦骨臨風。夜聞秋聲。吹動岑寂。露蛩鳴、清燈冷屋。翻書愁上鬢毛白。年少俊游渾斷得。但可憐處。無奈冉冉驚魂。采香南浦。剪梅烟驛。

因秋至而動歸思。集中滿江紅。有好領青衫句。齊天樂。有郎潛白髮句。此詞亦在宦游時。思歸而作耶。廢閣古簾。寫景極蒼涼之思。下闕。冷屋攤書。故交零落。雖剪梅采綠。風物依然。而俊遊雲散。惟孤秀自馨耳。梅溪詞一卷。毛氏叢刻外。絕少單行。臨桂王鵬運。取周穉圭戈順卿二家所選。校訂重刻之。卷首有嘉泰時張功甫序。稱其詞有警拔閑婉之長。無醜蕩纖汗之失。可分鍾清真。平脫方

回。其推許甚至。今所選擇外。尙有佳句。如戀繡衾詞云。愁便是秋心也。又隨人來到畫樓。瘦骨怕紅絲冷。記年時斗帳夜分。玲瓏四犯云。輕夢聽徹風蒲。又散入楚空清曉。問世間愁在何處。不離淡烟芳草。賀新郎云。匝岸烟霏吹不斷。望樓陰欲帶朱橋影。和草色。入輕暝。落日年年宮樹綠。墮新聲玉笛西風勁。爲摘錄於後。

忍寒漫錄

籀公

姑溪集又有跋小重山詞云。「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秦觀少游。謂其聲有琴中韻。將爲予寫其欲言者。竟亦不逮。崇甯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遂傳兩闕。宛轉紬繹。能到人所不到處。」下此一段可見北宋人填詞。必依樂譜。以求協律。不似後人之斤斤於四聲清濁。而仍不免盲填也。

又題賀方回詞云。「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將委質焉。其投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注望。雖傳記抑揚一意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每爲吾語。必悵然恨不卽致之。一日暮夜。叩門墜簡。始輒異其來非時。果以是見計。繼出二闕。予嘗報之曰。已儲一升許淚。以俟佳作。於是呻吟不絕韻。幾爲之墮睫。尤物不耐久。不獨今日所艱。予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此一節可爲考方回行實之資料。

彙輯宋人詞話

映庵

邵伯溫聞見錄

文潞公。慶歷中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宴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劄聖從。蜀人。因詣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自迎見於漢州。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與陶穀使江南郵亭詞相類云。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邵博聞見後錄

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岡移汝海。經從見之。申公置酒。終日不交一語。東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覺羅衣薄。東坡驚覺。小語云。夜來走卻羅醫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罷。行後圃中。至便坐。東坡卽几案間筆墨。書歌者團扇云。雨葉風枝曉自勻。綠陰青子靜無塵。閑吟繞屋扶疏句。須信淵明是可人。申公

見之。亦無語。

華州齊雲樓。有唐昭宗詞。安得有英雄。攜歸大內中。按此爲善慶變調詞句蒲中鶴鵲樓。有唐太宗詩。昔乘匹馬至

。今駕六龍來。其英偉悽怨之氣。何祖孫不同也。

東坡爲董毅夫作長短句。文君塔知否笑君卑辱。按此爲滿江紅調詞句猶虞姬塔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

文君細知否。可笑耳。

東坡別李公擇長短句。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按此爲蝶戀花調詞句退之與孟東野書。以余心之思足下

。知足下懸懸於余之意也。

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頭下。議行告廟之禮。未決。子京遽以制上

。妃怒抵於地曰。何學士敢輕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長短句詠燕子。有因爲銜泥汗錦衣。垂下珠簾不敢

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之一歎。詩召還玉堂署。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李太白詞也。予嘗秋日餞客咸陽寶釵樓上。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詞者。一

坐悽然而罷。

夔州營妓。爲喻迪孺扣銅盤歌劉尚書竹枝詞九解。尙有當時含思宛轉之豔。他妓者皆不能也。迪孺云。

歐陽詹爲并州妓賦高城已不見。況乃城中人詩。今其家尙爲妓。詹詩本亦尙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劉尙書者。故獨能傳當時之聲也。

仙女是。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天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輶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珮環。李太尉文饒迎神送神二曲。按此調即搗練子。胡搗練。赤棗子。桂殿秋。解紅。瀟湘神之類。但平仄稍異耳。予遊秦。尙有能宛轉度之者。或并爲一曲。謂李太白作。非也。

程叔微云。伊川聞晏叔原夢魂憤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三家有連云。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甚德也。

予嘗見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予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作小楷書其下云。此拍板以遺朝雲。歌公所作滿庭芳。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予意韓退之張籍翰墨間。亦無此一段風流耳。東坡赤壁詞。灰飛煙滅之句。圓覺經中佛語也。

陳世榮隨隱漫錄

庚申八月。太子請兩殿幸本宮清霽亭。賞芙蓉木犀。韶部頭陳盼兒。捧牙板。歌尋尋覓一句。上曰。愁悶之詞。非所宜聽。顧太子曰。可令陳慶一誤一卽景。撰快活聲聲慢。先臣再拜承命。五進酒而成。二進酒。數十人已羣謳矣。天顏大悅。於本宮官屬支賜外。特賜百疋。兩詞曰。澄空初霽。暑退銀塘。冰壺雁雁寥寥。天闕清芬。何事早飄巖壑。花神更裁麗質。漲紅波一奩梳掠。涼影裏。算素娥仙隊。似曾相約。閒把兩花商略。開時候。羞趁觀桃塔藥。綠幙黃籬。好頓膽瓶兒著。年年粟金萬斛。拒嚴霜綿絲團圓。秋富貴。又何妨與民同樂。明年四月九日。儲皇生辰。令述寶鼎現。俾本宮內人羣唱爲壽。上稱得體。詞曰。虞絃清暑。佳氣葱鬱。非煙非霧。人正在東閣堂上。分瑞祥輝騰翠渚。奉玉罍總歡呼稱頌。爭羨神光葆聚。慶誕節彌生二佛。接踵瑤池仙母。最好英慧由天賦。有仁慈寬厚襟宇。每留念修身忱意。博問謙勤親保傅。染寶翰鎮規隨宸畫。心授家傳有素。更吟詠形容雅頌。隱隱賡歌風度。恩重漢殿傳觴。宜付祝恭承天語。對南薰初試。宮院笙簫競舉。但長願際昇平世。萬載皇基因親。問寢日候雞鳴舞。拜龍樓深處。按此與庚與之詞句調相合。但三殿首句多二字。問寢日候二句。應在但長願二句前。又明年賜永嘉郡夫人全氏爲太子妃。錫宴畢。太子妃回宮。令旨俾立成絳都春。家宴進酒。詞曰。晴春媚曉。正禁苑乍暖。鶯聲嬌小。柳拂玉闌。花映朱簾韶光早。熙朝多暇舒長晝。慶聖主新頒飛詔。貽謀恩重。齊家有訓。萬邦儀表。偏稱宮闈歡笑。釀和氣

共結天香繚繞。侍宴駟車。韶部將迎金蓮照。雞鳴驚戒了。但管取咸常同道。東皇先報宜男。已生瑞草。若此者餘百篇。史臣章采。稱陳藏一長短句。以清真之不可。學老坡之可。東宮應令。含情託諷。所謂曲終奏雅者耶。沉香亭清平之調。尙托汗青以傳。藏一此詞。合太史氏書法。宜牽聯得書。案寶鼎現

詞。與康與之詞句調相合。惟第三段首句多二字。問接日二句十二字。應在但長願二句之前。龍樓疑當作龍樓。

先君號藏一。蓋取坡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夢臆吳先生文英爲度夷則商犯無射宮。製玉京謠云。蝶夢迷清曉。萬里無家。歲晚貂裘敝。載取琴書。長安閒看桃李。爛繡錦人海花場。任客燕飄零誰計。春風裏。香泥九陌。文梁孤壘。微吟怕有詩聲。翳鏡慵看。但小樓獨倚。金屏千嬌。從他鷓鴣秋被。蕙帳移煙雨孤山。待對影落梅清泚。終不似江上翠微流水。

先君會天下詩盟於通都。隨隱纔十二三。諸先生以孺子學詩可教。而教以詩。吳一齋石翁云。大隱君家小隱君。得名太半忘人聞。秋窗吟共巖山月。曉榻眠分華嶽雲。爲欲引雛先出谷。馬羸生驥便離羣。新詩却要多拈出。突過郎罷張我軍。杜北山汝能云。父子名相繼。如君又出奇。乾坤鍾秀氣。湖海誦新詩。放鶴春風遠。橫琴夜月遲。未應隨大隱。開過聖明時。劉雷崖彥朝云。坎止流行只任天。行唐新榜紫薇邊。夜窗低過宮花月。曉巷深橫御柳烟。五字肯同餘子說。一燈親自乃翁傳。雖然不作功名念。却恐功名逼少年。景定癸亥。特旨以布衣除東宮掌書。吟社賀詩數十。僅記五首。錢春塘舜選云。吟筆何須管

用銀。日供譟述聖恩新。只今已脫凡塵去。便作金丹換骨人。夜泛孤舟載月船。靜搜吟料六橋邊。詩成上達宸聰了。流落人間到處傳。呂雲屋三餘云。青宮樓觀近堯階。班列屏風閒坐開。人羨杜閑生杜甫。天教蘇頌繼蘇瓌。馬歸禁苑行邊柳。鶴伴平山隱處梅。我恨長鑣劇黃獨。九年無計策衰頹。柳月欄桂孫云。鏤玉裁冰字字奇。少年親結九重知。君臣際遇榮千載。父子推敲冠一時。曩進楚蘭春奏雅。餅分陶菊夜聯詩。五雲樓近開黃道。金紫連班進赤墀。菊牕俞氏云。萬人海裏闢幽扉。欲學深居只布衣。不道門前車馬鬧。又催父子入宮闈。丙寅來歸。江西名勝又贈詩詞。黃梅塘力叙云。詩在天地間。風清月明處。若爲深閉門。而可覓佳句。夫君小元龍。豪氣隘區宇。青春發詩材。秀茁長膏雨。流水與行雲。吾不見滯住。乘月灑吟毫。玉梳三危露。超詣自透脫。悟在觀劍舞。入宮畫蛾眉。胡爲衆女妬。君詩亦何憾。千載一時遇。向也詩道昌。吟聲喧禁籟。應制沉香亭。龍巾曾拭吐。今焉詩道厄。短筇策江路。悲嘯梁甫吟。侘僚離騷賦。浮雲時卷舒。睨此知出處。此其隨之義。大隱會境趣。天地梅又春。風緊雪飛絮。一笠灞橋驢。吟鞭且臨汝。得句從人傳。衣鉢傳宗武。張溪居彝云。醞藉中涵廊廟姿。詩文都好見宸批。只蒙四字君王寵。蠶虱微臣不用題。周楚舟濟川八聲甘州云。有乾坤清氣入詩脾。隨龍散神仙。蘸西湖和墨。長空爲紙。幾度詩圓。消得宮妃捧硯。夜燭照金蓮。試問隔屏坐。誰後誰先。長是花香柳色。更風清月白入吟牋。天日霞觴誤覆。謫下玉皇邊。笑隨歸山中隨隱。且醉拚斗酒寫新篇。天應笑。呼

來時後。記上樓船。案此詞依柳永體。入吟箋上少一字。天自句多一字。壬申秋。留西湖半載。吳松壑大有饒行云。我昔見君方成童。長吉才華驚鉅公。人間科第不屑就。直使身名聞九重。乃翁引上凝華殿。子虛不待他人荐。入直以來凡幾年。天上奇書盡曾見。翩然歸去大江西。二疏父子還相隨。故鄉分得雲水地。却喜不爽漁樵期。春雨騎牛對煙草。何如振衣隨龍五雲表。秋霜黃獨煨地爐。何如馳峯犀筋食天廚。林間食葉抄詩句。何如宮妃捧硯揮毫處。溪邊照影著荷衣。何如龍門應制奪錦時。鈞天夢斷難回顧。浩然合在山中住。金石臺前伴白雲。六年不踏西湖路。今日重來發長吁。忍看清平破草廬。盡拈書籍向人賣。歸買田園供荷鋤。乃翁八十齒髮落。倚門待兒斜日薄。孤山梅花帶不歸。却喚扁舟載童鶴。俛仰之間。倏三十稔。吾翁諸老。皆賦玉樓。西湖吟社。各天一涯。窮達一場春夢。故記之。

四明倪君詭。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向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裏押到。

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却老尙書。蕭宰易恨爲幸。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爲風。日斜奏罷長楊賦。半山易爲奏賦長楊罷。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韓子蒼易爲堂深宮冷。晁無咎試交趾進象表云。備法駕之前陳。周益公易陳爲驅。古詞云。春歸也。只消戴一朵茶。宇文元質易戴爲更。皆一字師也。

藤王晉卿云。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劉招山云。一般時節兩銷魂。樓上黃昏。馬上黃昏。趙德麟云。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

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案此乃生查子調。隨隱誤記爲卜算子也。

雲間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送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嗚呼。豈知太羹玄酒之味哉。

有賦長相思詞云。晴也行。雨也行。雨也行時不似晴。天晴終快人。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時不似名。名成天下驚。有心爲名。名亦利也。可警矣。

襄樊之圍。食子囊骸。權奸方怙權妒賢。沈溺酒色。論功周召。粉飾太平。楊奐判有一剪梅詞云。襄樊四載弄干戈。不見漁歌。不見樵歌。試問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穀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娑。醜也能多。惡也能多。朱門白日買朱娥。軍事如何。民事如何。

葉夢得巖下放言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玄真子張志和漁父辭也。顏魯公爲湖州刺史時。志和客於魯公。多在平望震澤間。今震澤東有泊宅村。野人猶指爲志和嘗所居。後人因取其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語以爲名。此兩間湖水平闊。望之渺然。澄澈空曠。四旁無甚山。遇景物明霽。見風帆往來如飛鳥。天水上下一色。余每過之。輒爲徘徊不忍去。常意西塞在其近處。求之久不可得。後觀張芸叟南行錄。始知在池州磁湖縣界。孫策破黃巾處也。蘇子瞻極愛此詞。患聲不可歌。乃稍損益。寄浣谿沙。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黃魯直聞而繼作。江湖間謂山連互入水爲磯。太平洲有磯曰新婦。池州有浦曰女兒。魯直好奇。每以名對而未有所付。適作此詞。乃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鱖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子瞻聞而戲曰。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志和得無一浪子漁父耶。人皆以爲笑。前輩風流略盡。念之慨然。山隱谷棲。要不可無方外之士。時相周旋。余非魯公。固不能致志和。然安得一似之者而與游也。

葉夢得石林燕語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

。號戴花劉使。凡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平時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日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廛間。或倡優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葉夢得石林詩話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玉汝自樞密院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卽作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是亦遂盛傳於天下。

按韓續詞。今所傳者。祇芳草一闕。見全芳備祖後集卷十草門。其詞曰。鎖離愁。連綿無際。來時陌上初薰。塘別後。曾行處。綠妒輕裙。恁時攜素手。亂花飛絮裏。緩步香輿。朱顏空自改。向年年。芳意長新。遍綠野。嬉遊。醉眠莫負青春。所謂樂府詞。當卽此詞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尙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鯉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爲恨云。

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

前輩嘗記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爲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濟。終不肯彈。二樂後竟以廢不行。崇寧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燕樂同爲之。大使丁仙現言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爲。不可以意妄增。徒爲後人笑。蔡魯公亦不喜。蹇授之嘗語予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遂使以次樂工爲之。踰旬獻數曲。卽今黃河清之類。而聲終不諧。未嘗寄殺他調。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于必爲。大喜。亟召衆工按試尙書省庭。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闕。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徐前。環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于許昌者。景仁絕不置疑。卽舉杖大勸。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翼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擊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狎邪。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于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官。舊初任荐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荐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荐舉。自永始。永初爲上元詞。有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管絃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詞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爲己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于淮楚。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法。亦能爲一兩弄。怠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遇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玻璃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淙。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卽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

曲。曰。公能爲我爲詞。使吾它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足爲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略用平側四聲。分均爲句。以授予。琴有指法而無其譜。閑蓋強爲之。吾時了了略解。既嬾不復作。今蓋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王珣舊詞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有意時。當稍依此自爲一篇。以終閑志也。按此記琴調。似與詞無涉。惟與灑水燕談所記蘇軾爲崔閑補醉翁吟詞相類。因亦錄之。

姚寬西溪叢語

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

望江南者。朱崖李太尉鎮關西日。爲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

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爲長短句。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程大昌演繁露

乾道丙戌內燕。既酌百官酒已。樂師自殿上折檻問。抗聲索樂。不言何曲。其聲但云雁酒。雁音作素。素同反。朝士多莫能解。中燕。更相質問。亦無知者。予後閱李涪刊誤。則知唐世已有此語。暨淳熙乙未再來預燕。則樂師但索曲子。不復抗言雁酒。當是教坊亦聞士大夫疑語。而刊去不用也。予按李涪刊誤之言。雁酒

三十拍促曲。名三臺。隴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啐。今訛以平聲。李文正資暇錄所言。亦與浩同。子又以字書驗之。隴。屈破也。啐。音蒼憤反。啐。吮聲也。今既呼樂侑飲。則於啐噏有理。於屈破無理。則自唐至今。皆訛啐爲隴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予案啐酒字見於儀禮士冠禮昏禮等篇俱有之義甚古況又有可驗者。丙戌所見燕樂。上自至尊。下至宰執。凡酌曲皆異奏。而惟侑飲百官者。不問初終。純奏三臺一曲。其所謂三臺者。乘樂未作。樂部首一人。舉板連拍三聲。然後管色以次振作。卽三臺曲度也。夫其隴酒之語。三臺之奏。與李涪所傳皆合。知啐訛爲隴素同翻審也。後暨乙未。再與內燕。則樂皆異名。雖三臺亦不復奏矣。

段安節琵琶錄云。貞元中。康嶠善琵琶。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腰。注云。綠腰卽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爲名。誤言綠腰也。據此。卽錄要已訛爲綠腰。而白樂天集有聽綠腰詩。注云。卽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然其曲已自有高平仙呂兩調。又不與羽調相協。抑不知是唐世遺聲否耶。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素足女。會稽素面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此東坡長短句所取。以爲平白地爲伊腸斷者也。

柳子厚詩。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江空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奧。乃音靄。世固共傳欸乃爲歌。不知何謂何詞也。元次山集有欸乃歌五章。章四句。正絕句詩耳。其序曰。大歷丁

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款乃五曲。舟子唱之。蓋取適於道路耳。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悛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如竹枝柳枝之類。其謂款乃者。殆舟人於歌聲之外。則出一聲以互相和其所歌也耶。今徽嚴間舟行猶聞其如此。顯其詩非昔詩耳。而款乃之聲可想也。柳枝竹枝。尙有存者。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於句末隨加竹枝或柳枝等語。遂卽其語以名其歌。款乃殆其例耶。

今人呼乘輿所用扇爲掌扇。殊無義。蓋障之訛也。江夏王義恭。爲宋孝武所忌。奏革諸侯制度。障扇不得用雉尾是也。凡扇言障。取遮蔽爲義。以扇自障。通上下無害。但用雉尾飾之。卽乘輿制度耳。蔡襄小詞。有曰扇開仙掌。誤也。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爲弔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并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本朝鼓吹。只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爲曲。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爲警場。眞宗至自幸亳。親享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七年。詔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中大祀大卹。皆有此詞。

尊前集校記續

如皋冒廣生亥齋

長控摧 全唐詩控摧作請按下注集作倩猜毛本亦

作請按

巫峽 巫山 竹枝歌 全唐詩竹下注一作柳

白居易

楊柳枝 全唐詞不載此十首皆入詩

依依 願願 春風 全唐詞春下注一作清

綠絲 花間作絲絲

紅板 江橋 江橋青酒旗 花間江作紅青作買

人言 柳葉 續得時 全唐詩時作期

一樹 春風 全唐詩此首題作楊柳枝詞

萬萬 全唐詩作千萬

南角 粹編南作西全唐詩同唐詩紀事作東

一樹 衰殘 全唐詩此首題作詔取永豐柳植禁苑感賦

雙林榮曜植 全唐詩林作株唐詩紀事作兩株移植
在

此後天文裏 全唐詩作玄象今春後

竹枝 全唐詞不載此四首皆入詩竹枝下有詞字樂府
同

水煙低 花間水作冷樂府同下注集作水全唐詩水

下注一作冷

唱得 全唐詩得作到樂府同

閒鳥 花間閒作晴樂府同下注集作闌全唐詩作闌

毛本同

竹枝 苦澁 齊聲唱 毛本作聲聲唱

江南 全唐詩南作樓下注一作南樂府亦作樓

巴東船舫 蕪蕪 全唐詩作簇簇樂府同毛本同

淒淒 全唐詩作萋萋下注集作淒淒

江畔誰家 誰家 全唐詩家作人樂府同毛本同

浪淘沙 全唐詞不載此六首皆入詩

借問江湖 江湖 全唐詩潮作湖

憶江南 粹編作夢江南草堂別集題作江南全唐詩憶

江南下有詞字毛本注一名謝秋娘

其次道吳宮 復相逢 全唐詞復作得

宴桃源 全唐詞作如夢令

類曰雅歌 越殺 全唐詞殺作噉毛本同

盧貞

楊柳枝 全唐詞不載入詩題作和白尚書賦永豐柳

張志和

漁父 全唐詩漁父下有歌字

山邊 花間邊作前花庵粹編樂府紀聞並同全唐詩

邊下注集作前

鱖魚 粹編鱖誤鱣

斜風 全唐詩作春江下注一作斜風

釣臺漁父 不曾覺 花間曾作須花庵同

雲溪 雲溪 花間雲作雲花庵粹編全唐詩並同

松江蟹舍 楓葉落 全唐詩楓下注一作梧

青草湖中 不用仙 毛本作不覺寒

司空圖

酒泉子

人便惜 全唐詩便作更唐詩紀事同

韓偓

浣溪沙

衾冷 粹編冷作暖

下關 花庵下作不粹編全唐詞毛本並同

宿醉 離愁 草堂別集題作離情

薛能

楊柳枝 全唐詞不載此十八首皆入詩

深宮 全唐詩深作離

晚風 全唐詩晚作暖毛本同

聲伴 全唐詩伴作畔

洛橋 晴景 全唐詩景作影

暖風 晴日 輕陰 全唐詩陰下注集作輕毛本作輕輕

汴水 高懸 風情 古今詞話作清風

和花 煙樹 和花煙樹 花間花作風樹作雨全唐詩樹下注一

作雨

十萬營 花間萬作里

一株 全唐詩株下注一作林

苗下 齊垂 曉日 全唐詩曉作旭

輕好暖風徐 全唐詩作暖好下注一作好暖

衆本 猶寒 綠透廳 全唐詩透作遠

帳儂 纓垂 人心想在 全唐詩作令人心想毛本注亦作令人

心想

數首 新詞 以下三首全唐詩題作柳枝

新詞 全唐詩詞下注集作詩

高出 軍營 火曾燒 全唐詩下注曾逢兵火一時

終難改 全唐詩改下注一作盡一作死一作種

依舊春來 全唐詩來下注一作風一作暖日還生

縣依 陶令 卻太粗 全唐詩卻作郎

朝陽 晴照 以下五首全唐詩題作柳枝詞

無覓處 毛本作無處覓

萬條 全唐詩條作株

晴垂芳艷 吐芽新 全唐詩芽作牙下注一作芽毛本作牙

暖梳簪朵 暖梳 全唐詩暖下注一作曉

攀不及 全唐詩及作得

西園高樹 有斷痕 全唐詩斷作折毛本同

劉白蘇臺 一首詩 全唐詩下有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為蘇

州刺史皆賦得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似文字

太僻宮商不高如可者豈斯人徒歟洋洋乎唐風豈令

虛愛

成文幹 全唐詞不載第二首至第九首皆入詩無第

一首文幹名彥端此集均署人名應改

楊柳枝 全唐詩作楊枝辭

東君愛惜 苦風塵 全唐詩苦作惹

遠接山河 半天春 全唐詩春作津

掩映鶯花 龍池上 全唐詩龍作臨

玉絲宴罷 折得 全唐詩得作取

伴醉歸 毛本醉作酒

馮延巳

擣練子 全唐詞此首作李後主詞

早是 全唐詞作無奈

謁金門 茗溪漁隱叢話此首作成幼文詞

風又起 花間又作乍花庵草堂粹編南唐書茗溪漁

隱叢話全唐詞毛本並同

花徑裏 花間花作香花庵草堂作芳粹編全唐詞並

同

獨倚 花間獨作徧花庵同

瓊瑰 花間作搔頭花庵草堂粹編全唐詞並同

玉樓春 全唐詞不收此首歷代詩餘作馮延巳詞

温飛卿

菩薩蠻 全唐詞僅載此首

朝華 毛本華作花

羅衣無此痕 毛本注一作袁國傳鮑鈔一本作袁國

博

南園 滿地 草堂此首作何籀詞題作春閨

彈睡臉 花間彈作勻花庵草堂粹編並同

夜來 皓月 重門 粹編門作簾毛本同

雨晴 夜合 玲瓏月 花間月作日鮑改日

皇甫松

怨回紇 全唐詩怨回紇下有歌字

雕窠 全唐詩作雕巢

祖席註 征棹 全唐詩題作江上送別

塵上橋 全唐詩塵下注一作鹿

竹枝

芙蓉 並蒂 隔子 全唐詞隔作榻毛本同

拋球樂

墜越綃 全唐詩三字不疊毛本同

金盞花 球小 繡帶垂 全唐詩三字不疊毛本同

鳳蠟 全唐詩作蠟燭毛本同

香懷 全唐詩香作春

觥孟 全唐詩孟作杯

韋莊

定西蕃 毛本蕃作番

芳草 叢生 結縷 全唐詞作縷結毛本同

猶生 全唐詞生作至

張泌

江城子 毛本卷上至此首止

更被伊 全唐詞伊作你

毛文錫

巫山一段雲 毛本卷下自此首起

歐陽炯

南歌子

風活 寒溪 幾箇鶯 全唐詩箇作處注一作箇

巫山一段雲

春去秋來也 花光斲 全唐詞斲誤點

春光好

芳叢 肅 芳叢肅 全唐詞肅作穠毛本同

蘋葉 嫩 花間此首作和疑詞

蘋葉嫩 花間嫩作軟

春來 花間作春天

莫辭行 花間作幾含情

韋前集校記

西江月

寒潭裏 全唐詞無裏字毛本同

水上 鶯卷 鈿雀 毛本鈿誤細

雲髻綠 全唐詞無綠字毛本同

玉樓春 全唐詞此二首並作木蘭花草堂題作春睡

青蛾 毛本蛾作娥

春早 玉樓 無計捨 全唐詞捨作舍

不能描 全唐詞能作成

更漏子

怎生 全唐詞怎作爭

三十 六宮 鸞影孤 全唐詞影作彩毛本同

菩薩蠻 草堂續集題作冬宴

紅爐 暖閣 添寒氣 草堂續集寒下注一作香誤

蘭燭 草堂續集蘭下注一作銀誤

八七

和 疑

江城子

竹裏風生 今夜月 全唐詞月作約毛本同

喜遷鶯

宿煙披 花庵煙作雲草堂草堂附全唐詞並同

錦屏欵 花庵欵作帷草堂草堂附全唐詞並同

欲曉 花庵作鐘動草堂草堂附全唐詞並同

麥秀兩歧 此首疑明人依託之詞

臉蓮紅 毛本蓮作邊

教回燭 毛本教作交

不奈 全唐詞奈作爭毛本同

孫光憲二十三首 應改三十三首

浣溪沙

月淡風和 入愁心 毛本愁作離

十五年來 何處 全唐詞何作行毛本同

定風波

落花時 全唐詞花作紅毛本同

向花 全唐詞花下衍枝字毛本同

南歌子

字楚真 全唐詞字作似毛本同

映月論心 假花 毛本假誤隈

應天長

綺筵 全唐詞筵作弦毛本同

共宴 全唐詞宴作燕毛本同

生查子

密雨阻佳期 顯然坐 全唐詞顯作疑

遐方怨

此時更役心腸 此句疑奪一字

情妒 全唐詞情作猜毛本同

更漏子

掌中 暖似春 全唐詞作似暖春毛本同

魏承班

謁金門

鸚語切 全唐詞鸚作鶯

長相 佳人 全唐詞人作辰

尹 鵲

河滿子 此首當分三編

公子伴 伴字疑衍

撥棹子 毛本第一首作第二首

羞覩見 毛本覩作覩

金浮圖 此及秋夜月詞皆明人依託之詞

拆盡 毛本拆作折

秋夜月

深夜 全唐詞作夜深毛本同

清平樂

低紅 毛本低作假

芳年 爭那 那疑奈

贈得 全唐詞贈作賺毛本同

李 珣

中興樂 此亦明人依託之詞

漁父

避世 待月還 粹編待作帶

掉簪 影隨 全唐詩隨作侵

柳垂緜 全唐詩緜作緜毛本同

南鄉子

紅豔 家傍 全唐詞傍作接毛本同

蝶杯 全唐詞蝶作羸

定風波

又見新巢 全唐詞新作辭毛本同

千萬里 全唐詞里下有頰跂二字毛本同

兩心違 全唐詞心作相

西溪子

金樓翠鏡 倚窗 全唐詞倚作小

人未到 粹編未作來全唐詞作來時

離思正難緘燕喃喃 花間作無語倚屏風泣殘紅粹

編全唐詞並同

李 王

望江南 全唐詞望作憶

還似 花間似作是

多少 斷臉 全唐詞作霑袖

和淚說 粹編說作滴全唐詞同

淚時吹 粹編淚作目全唐詞淚時作月明

更漏子 花間全唐詞並作溫飛卿毛本注金荃集作

溫飛卿

起寒烏 花間寒作城花庵全唐詞同毛本誤作寒雁

透重幕 花間重作簾花庵全唐詞同

繡帷垂 全唐詞帷作簾

夢長 花間長作殘

蝶戀花 舊刻六一詞有此首毛刪全唐詞亦作李後主

乍過 全唐詞乍作纔

早覺 全唐詞早作漸

桃杏 全唐詞杏作李

風暗度 全唐詞風作香

笑裏低低語 毛本笑作影全唐詞低低作輕輕

人間沒箇安排處 粹編注云見尊前集本事曲以爲

李冠作案花庵詞選後山詩話並以爲李冠作

清平樂 草堂續集題作憶別

砌下 毛本下誤半

恰如 草堂續集恰作却全唐詞同毛本作怯

採桑子 草堂續集題作春思

霏霏 粹編作霏微草堂續集全唐詞並同

可奈 粹編奈誤賴

喜遷鶯

枕頰欹 粹編頰作雲全唐詞同

思依依 毛本奪思字粹編誤作憑

浣溪沙 著舊續聞作元宗詞全唐詞作嗣王憬花間著

舊續聞調並作山花子毛本同注一作浣溪沙全唐詞

作攤破浣溪沙

馮延巳

羅敷豔歌 粹編作采桑子全唐詩同毛本注一名採桑

子

不語 粹編不作無全唐詞同

香暖 毛本香作春

歸來 粹編作來歸全唐詞毛本並同

舊約難期 粹編舊作君難作佳全唐詞並同

更漏子 花間作溫飛卿詞花庵同

^{玉爐} 玉爐煙 花間煙作香花庵同

紅燭淚 花間燭作蠟花庵同

偏對 花間對作照花庵同

正苦 全唐詞正作最毛本同

虞美人 此二首全唐詞不載

畫簾 陽春集簾作堂

上珠軒 陽春集珠作朱

聲幽怨 陽春集聲作吹

碧波朱戶垂簾暮 陽春集作簾幕垂朱戶

衣舊 陽春集衣作依

亭亭 陽春集作須臾

李 王

子夜啼 毛本此首列馮延巳前李王浣溪沙詞後草堂

續集調作菩薩蠻題作閨思粹編全唐詞並作菩薩蠻

毛本注一本別見或作菩薩蠻

籠輕霧 草堂續集籠作飛粹編古今詞話並同

今宵 草堂續集宵作朝

剗襪 粹編剗下注南唐書作袂

步香苔 古今詞話作下香階全唐詞苔作階

假人顛 毛本假誤隈

好爲 草堂續集好作奴粹編古今詞話並同

庾傳素

木蘭花

黃鸝 全唐詞鸝作鶯毛本同

許 岷

木蘭花

贏得 毛本贏誤羸

林楚翹

菩薩蠻中呂宮 毛本宮作調

春晝 毛本晝誤書

薛昭蘊

謁金門

簾前 花間簾作簷花庵同

斜捲 花間捲作掩花庵全唐詞並同

千片 花間千誤十

忍教 花間教作交

徐昌圖

木蘭花 花間木蘭花下有令字花庵草堂並同

一箭 花間箭作翦花庵草堂並同

夾幕 花間夾作天花庵草堂粹編並同

紅窗 草堂紅作紗

嚼寒冰 花間嚼作對花庵草堂粹編並同

冰損 花間作永覺花庵粹編並同草堂作冷覺

河傳

鷺起 鷺疑鷺

古今詞話、稱趙崇祚花間集、載溫飛卿菩薩蠻詞甚多。合之呂鵬尊前集、不下二十闕。知尊前集撰人、爲呂鵬。樂府指迷、稱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

。至唐人則有尊前夜間。疑花間之誤。碧雞漫志亦稱唐尊前集。知呂鵬爲唐人。花庵云。唐呂鵬遏雲集。載應制詞四首。以後二首、無清逸氣。疑非太白所作。知尊前集又名遏雲。朱竹垞得吳匏庵手鈔本。定爲宋初人編輯。四庫提要已辨之。云彞尊定爲宋本。未可盡憑。其實尊前撰自唐人。謂爲北宋人編輯。已落第二乘。竹垞爲吾生平所服膺者。其作此語。則亦未敢袒護也。此書久亡。陳振孫書錄解題。即不見著錄。汲古閣本、前有明人顧梧芳自序。稱素愛花間集、勝草堂詩餘。曩歲客於吳興茅氏。兼有附補。而余斯編第有類焉。今茅氏所附補花間草堂。未見傳本。顧氏此輯、則賴毛子晉刻入詞苑英華以傳。考之歐陽公近體樂府、羅泌校長相思深畫眉一首云。尊前集作唐無名氏詞。今本無此首。花

應所見李白應制詞爲四首。今本乃添出一首。歷代詩餘詞話、引尊前集云。唐昭宗宮人作巫山一段雲二首。或以爲昭宗作。今本徑作昭宗。而於題下注上幸蜀宮人留題寶雞驛壁十一字。非復詞話之舊。此皆顧輯、而非唐人原本之確證。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有梅禹金鈔本。謂禹金去萬歷時不遠。如果爲顧輯。必不鄭重如此。此收藏家自增聲價之言。吾近校管子、從涵芬樓借豐順丁氏舊藏元刊本閱之。實劉績補注本。績、明宏治庚戌進士。知鎮江府。乃竟目爲元刊。入之持靜齋書目。他類此者。不能徧舉也。其書編輯亦殊草草。卷中李白連理枝詞

、杜牧八六子詞、和凝麥秀兩歧詞、尹鶉金浮圖、秋夜月、二詞。李珣中興樂詞。考之花間草堂。均不見載。不知顧氏從何處得來。以時代論。唐五代詞、尙無如此長調。稍明學術源流者。皆能辨之。已詳校語。此外以溫飛卿更漏子詞爲李王。以韋莊菩薩蠻詞爲李白。以溫飛卿更漏子、李後主搗練子詞爲馮延巳。甚至以宋人陳以莊菩薩蠻詞、亦爲李白。而李王一人。前後三見。第以詞家選本無多。雖有疵謬。流傳已多歷年所。好學深思之士。取之以資吟諷可也。疚齋記。

樂府補題校記

冒氏叢書

如皋 冒廣生 疚齋

天香

王沂孫

迅逝 花外集逝作遠原注一作遠

海山 花外集山作天

周密

天香

和寶缺 蘋洲漁笛譜集外詞缺作劍

王易簡

天香

恨素被 詞綜恨誤限

李彭老

天香

雲形 龜溪二隱詞形作頭原注一作頭

芬馥 龜溪二隱詞馥作辭原注一作辭

周密

水龍吟

清夜 蘋洲漁笛譜清作涼

樂府補題校記

門目 蘋洲漁笛譜目作白原注一作白

王易簡

水龍吟

西風誤 詞綜西作薰歷代詩餘同原注一作薰

抱淒涼 歷代詩餘抱誤拘

姊妹 詞綜姊作娣

一行 歷代詩餘行作雙

洗人間暑 歷代詩餘暑誤著

唐珣

水龍吟 花草粹編采此首字句同

王沂孫

水龍吟

誰認 花外集誰作難原注一作難

羽衣 花外集作舞裳

張炎

水龍吟

娟娟 山中白雲詞作涓涓

淡妝 山中白雲詞淡作輕

立玉 山中白雲詞作玉立

無言 山中白雲詞作飄飄原注一作飄飄

清夜 山中白雲詞作夜悄原注一作夜悄

王沂孫

水龍吟

嬌無那 花外集那作奈

甚淒涼 花外集甚作舊

王易簡

摸魚兒

澄波 詞綜澄作柔歷代詩餘同

人初到 詞綜初作難歷代詩餘同

王沂孫

摸魚兒

絲微斷 花外集絲作痕

李彭老

摸魚兒

香裊 龜溪二隱詞裊作嫋

王易簡

齊天樂

翠雲 詞綜翠作碧原注一作碧

王沂孫

齊天樂

綠陰 花外集陰作槐

西窗曉 花外集曉作悄

嫩翼風微流聲露悄 花外集作飲露身輕吟風翅薄

宮深 花外集作深宮

猶與 花外集與作白

山明 花外集山作窗

尚餘 花外集餘作遺原注一作遺

周 密

摸魚兒

槐陰 蕪洲漁笛譜陰作薰

清冷 蕪洲漁笛譜冷作商原注一作商

乍聞 蕪洲漁笛譜乍作正

愁長 蕪洲漁笛譜長作深原注一作深

危枝 蕪洲漁笛譜枝作絃原注一作絃

翠匿應怪我 蕪洲漁笛譜匿作蛾怪作妬

空負 蕪洲漁笛譜空作辜

暮寒 蕪洲漁笛譜寒作煙

唐 珣

摸魚兒

蠟痕 花草粹編蠟作蛻原注一作蛻

仇 遠

摸魚兒 此首無絃詞不載載山村集

古樹 山村集樹作柳

冰絃 山村集絃作箋

紅霜 山村集作霜紅原注一作霜紅

王沂孫

摸魚兒

庭宇 花外集字作樹原注一作樹

低訴 花外集低作深

西園 花外集園作窗

漸金錯鳴刀 花外集作怪瑤佩流空

鏡掩殘妝 花外集作鏡暗妝殘

歎攜盤 花外集攜作移

此卷王仁山同年跋。考訂甚精細。苦無佳本可校。

姑付寫官。殊媿草草。疚齋記。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中秋前三夕作

精衛

明月有大度。於物無不容。妍醜雖萬殊。納之清光中。江山既輝媚。塵土亦清空。花木既明瑟。灌莽亦
 蔥曠。城郭千萬家。關山千萬重。縞潔揚其輝。緇磷汨其蹤。化瑕以爲瑜。無異亦無同。玉宇在人間。
 悠哉此一逢。孰云秋已半。春氣何冲融。願言生六翮。浩蕩揚仁風。

灌園一首

衆異

翳然林木與吾親。未用逃虛已避人。兵半九圍狂所召。弈先一着老難神。情知小劫風兼雨。乍可安禪夜
 待晨。詞卒不須勸捍衛。頭銜新署灌園民。

秋夜讀聆風簾詩感賦二絕

老去霜顛任客潮。故人白骨酒難澆。余兩詣君叢葬處。了無碑識。惟一片黃壤而已。鍾山閱世無言說。短策當年意自驕。平生相知人。四海嘲霜

顛。及袖中短策無人贈。又看鍾山一日晴。皆君詩句。

兵動心知萬事非。作詩寄汝有千悲。和成聲共嵇琴絕。缺月孤懸似舊時。

蕪溝戰起。余寄君對月詩。有萬事忍言兵動後。一生愁見月斜時。君答

二絕。其首句云。月影真如此注孤。未幾蕪。唱和遂絕。今已五年。而兵事未戢也。

和林洞省丈枉顧之作

墨巢

世俗困長者。使人心不安。海風生夏寒。衣裳得毋單。既已肯過我。胡爲慵一餐。試問來者意。反稽似無端。我病日以放。君勞彌達觀。盟漱誦君詩。短歌繞餘歡。

哭表弟王司笛

歸骨已無路。胡爲思首邱。伏枕來遺書。讀之空淚流。傷足昨蹙跛。爲君強登樓。糟粕乾死螿。尙能炯雙眸。相看作何語。百端諱窮愁。外家傳療根。少孤實命猶。吾母死於是。諸姨一無瘳。酷似果有種。分當隔明幽。六十亦過二。取歡可償憂。誰知逆旅間。乏錢助饋餽。展轉類溝瘠。一棺遂長休。安得妾與妃。有姪猶海陬。朋友於我殯。况子兄弟侔。薄葬今不譏。貧非士禮羞。風雨一坏土。榮枯同所投。終勝委道塗。棄汝無人收。

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張次溪屬題。

釋戡

淵源母教始秋晨。易水歌聲動鬼神。攬轡早懷天下志。舉旛誰念獄中人。久看成壞經千劫。益信安危繫一身。惇史巾箱傳筆在。張郎才調故超倫。

壬午七夕集橋西草堂。鶴亭詩先成。伯治卽席和三章。繼聲博笑。

老去江潭寄一窩。承平勝事已無多。偶逢佳節思微醉。失喜名流肯共過。叢篠晚風涼鵲夢。疎桐初露寫

蛛窠。孰吟得似陳驚坐。脫手新篇欲挽河。

小築流傳媿竹窩。龍吟萬玉得秋多。向來此地唯詩好。豈有嘉辰不我過。終歲門眉張雀網。今朝屐齒印蜂窠。人間離合尋常事。靈匹何因怨九河。

鑿沼差同煮石窩。通泉竹筧夜聲多。雁行高共涼颼度。蟬響疏隨暑氣過。客御銀州車繡幃。圖成巴蜀錦圍窠。靈光一老掀髯笑。長記慶詩到曙河。

四疊均簡鶴亭

一夕西風到嬾窩。起看秋色北山多。穿林紫燕將雛返。涉瀨烏犍護犢過。南部歌殘桃葉渡。東華夢斷海棠窠。人間何世君休問。且可論詩落曉河。

題黃賓虹先生畫山水爲吳清午

杜尊

拂天亂葉秋逾綠。飛雪危灘晚更寒。千仞岡頭聊獨往。勸君莫作隱淪看。

北極閣雅集

中秋已過重陽近。暑氣新除秋色深。六代衣冠同濟濟。九霄星象自森森。山上有天文臺難將尊酒論心事。連日同某君與

席頭論文章豈有文章照古今。惆悵百年能幾度。相逢忍淚強登臨。

秋懷七首

仲聯

秋氣猛如潮。驟入秋士腸。秋腸熱置炭。煮之成沸湯。須臾不可貯。迸作蟲股牀。蟲魂定卽我。我蟲旋相忘。巧代孤月口。說盡否卦章。一聲鐵一箭。觸體皆金創。方寸築戰壘。願成爲國殤。鬼雄殊不惡。行矣無旁皇。

秋槩無悅姿。秋帳無酣寢。秋聲無平理。秋味無甘飲。秋氣束瘦魂。秋吟退逸品。鈴蟬復鈴蟬。同讎到素枕。心滿耐孤抽。物刃恣外銜。夢我地下親。欲語口先噤。推枕訝淚溼。我哀知己甚。

我願淚如海。勻土築親墳。我願淚如冰。在處長無春。乃今淚如藥。愈苦味愈真。旣難傾之出。使作黃河奔。復難縮使入。還向愁腸溫。儲爾兩睚間。終古成酸辛。

嚴霜乾野草。猶有回榮時。驚飈撼寒松。終無靜止期。人生所最苦。頭銜署孤兒。童時一答撻。回味皆涕洟。微命託草木。虛荷皇天慈。桃李逮成實。春風不及知。人言生男好。生男真何爲。安得化黃土。抵死長相隨。

人生遘大劫。有如箕箒糠。其間生死別。不自能主張。我身隨箕箒。遠落天南鄉。千窮委之命。苦境翻甘嘗。小立待其定。所以處非常。得生豈不幸。死亦庸何傷。倘以天眼觀。蟲沙焉足量。

枕席解聽詩。不辭夜無眠。拔我虛千尺。纒成詩數篇。其間貧與病。與詩常忘年。心絃鏘玉琴。真韻悅

孤宜。方鐵一愁鑄。臂藥百淚煎。蠖身人海外。蝨性媧皇前。不持媚於世。乃能通之天。異代貞曜翁。精靈來周旋。

入門有天地。出門皆刀鋒。鋒端甜置蜜。焉往不裂胸。世態媚結成。所向柔顏容。三尺撐鐵幹。何地植汝躬。峭性無坦道。酸境無樂蹤。餘生如破帆。前途使橫風。差幸定力勝。不隨風西東。

爲張次溪題銀錠橋話往圖二首

夢斷紅桑劫外身。彌襟太息到椎秦。斜陽如血天如醉。照取頭顱未負人。
歷歷西山紫翠橫。過橋當日馬蹄驚。地安門外秋風緊。猶向殘荷作徵聲。

偕孝魯過榆生新居

牆外鍾山一邏青。方塘浴夢勝鷗汀。當窗合擲簫洲笛。插架疑開鐵塔經。架上有大藏經何敢到門題鳥字。相投
同味在茶馨。結鄰况接青楊巷。從此鶴吟隔院聽。

秋夕寓樓看月作

孝魯

溥溥白露望秋零。涼入人間洗鬱蒸。表裏自澄毫髮鑿。煙雲何礙太空升。指呈頃刻華嚴相。光滿諸天無
盡燈。一世持心齊向月。瓊樓須躡最高層。

偕仲聯過榆生新居

朝看鍾山青。暮挹鍾山紫。山容雖自殊。寸心持靜理。門前過牛羊。牆外臥畦水。繞堤樹扶疎。一碧搖十里。市隱等田居。碓聲舂菜兀。主人日讎書。丹黃爛盈紙。閉門謝世爭。那復問成毀。二客闐然來。清談極娓娓。兒女了不喧。肅客頗知禮。壁間何所有。狼籍陳編耳。案上何所有。筆墨硯盪洗。昔聞曠士廬。無乃類乎此。安得千萬間。盡與寒峻庇。

湖濱消暑

慕

冰枝寫就蔽驕陽。更摘甘瓜自在嘗。胸次詎無齊物想。庭除差有曝書香。但能養字心彌樂。不共趨炎夏亦涼。一事天倫堪自足。綠陰絮絮話家常。

誰遣終朝土欲焦。晚涼今始透叢蕉。待延風角鳴天籟。彌覺雲容近鵲橋。永夜心澄滄海月。高樓人定碧梧簫。可能明日錢塘岸。澤沛甘霖遍一澆。

秋日詣秋心樓呈白袈居士

榆生

事去徵先覺。往歲偶得居士四十年前所著遊記。論東省事甚悉。不料一一皆驗矣。愁來付短吟。常懸憂國淚。未老濟時心。一脈看消長。孤懷契淺深。樓前秋色好。肯放夕陽沈。

寓樓晨眺

曉烟籠樹遠黏天。收拾閒愁結淨緣。莫笑先生無寸土。蔣山秋爽一窗專。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婆羅門引 太疎約過橋西草堂賞桂。酒後折贈一枝。歸供案頭。感香成韻。

儼齋

奧剛秋處。著花依舊綠婆娑。詩人笑覆杯螺。休憶木樨香裏。會惹秀師訶。問西風吹過。醒未顏酡。

蟾宮綺羅。怎贈比握蘭多。前日侵籬莠種。一一都鋤。憑持斧柯。共雲氣當空類邊摩。重潤色咫尺山河。

高陽臺 天上人間卷。爲誦芬主人作。

翳厂

脂盡成塵。鏡黛剝未。匆匆小劫華鬢。若玉消沈。愁聽錦瑟哀絃。前身可是靈芸侶。邈塵宵黍夢飄烟。數華年。一度沈吟。一度淒然。畫圖省識春風面。奈名花傾國。無語憑欄。儘盡情根。帶圍瘦到東山。畫禪室裏鴛鴦侶。寄僧寮欲叩金仙。淚痕蕪。莫恨真真。恨渺人天。

瑞鶴仙 雨中抵春申江上

翠厂

海風中夜起。送狂潮南去。忽連江水。依稀見城市。棹變疎影。高低如翥。頽垣眼底。念瘡痍幾曾雨洗。曠林梢三兩人家。博得楚囚危涕。舟艤。融泥妨轍。詰曲迷陽。行行還止。流民似蟻。誰寫入畫圖裏。望樓臺天畔。興亡不管。破夢笙歌滿耳。莫留連。料理行滕。白門遙指。

念奴嬌 移居南京三條巷寓唐感賦

打頭破岸。祗三椽、舉目蕭然環堵。揀得蝸居還近市。日與屠沽爲伍。壁挂蛛絲。窗糊故紙。卻待牽蘿補。孤燈搖影。嚙牀時聽飢鼠。凝佇。回首前游。珠簾畫閣。到處連歌舞。過眼繁華驚燕夢。飛入故家誰主。兵燹餘生。何妨小住。臥看山當戶。枇杷陰密。夜來還弄風雨。

三姝媚 暮過薩家灣舊寓

黃昏成獨往。算重來依稀夕陽無恙。突兀孤樓。歎蘚侵鴛鴦。窗凝蛛網。弱柳迎人。渾不是當年眉樣。墜夢淒迷。深鎖銅鋪。一庭煙瘴。愁聽枝頭鶯吭。似入破家山。曼歌低唱。餅肆重尋。賸酒痕成淚。暗留襟上。畫角流哀。旛影蠹龍蛇飄蕩。付入傷春情緒。頻添悵惘。

花犯 金陵旅舍牆陰。植白梅一株。花時淒然感賦。

粉嬌嬌。冰肌玉頰。孤芳獨顛悴。暗依苔砌。伴夜靜無眠。羈館情味。捲簾情影銀缸背。幽單憐綺袂。正向我含顰微笑。殷勤如有意。天寒凍鶴話堯年。紅塵自不到。鷺東堪避。冰雪裏。寒香自遠人間世。明蟾冷婆娑弄影。千萬點冰心清似水。舊夢渺孤山。芳訊春來花著未。

鷓鴣天

茄庵

歷歲年年佇苦辛。小樓誰念捲簾人。可憐鶯燕紛無定。浪逐烟花負卻春。消薄醉。易傷神。斜陽一鷺

解溫存。低頭顧影羞慚甚。未信蛾眉誤此身。

又

屏上煙雲隔九疑。重簾消息渺難期。卻憐宛轉通辭候。未是分明着眼時。春易老。燕來遲。三更吹徹玉參差。無端惱恨天邊月。又照流蘇八寶垂。

鷓鴣天

有限年光逐逝波。秋心人意兩蹉跎。梧桐策策傳霜信。絡緯幽幽吐怨歌。啼宛轉。影婆娑。平生只覺負恩多。誰能得似南朝柳。一任驚風撼弱柯。

榆生

齊天樂 夏日避兵小邨中。臥大樹下。聽蟬聲聒耳。用碧山韻賦之。

伯亞

一聲驚破人間夢。殘蟬亂吟高樹。弱柳嘶風。枯桐噤月。離恨重重誰訴。零雲斷雨。乍搖曳繁音。繞梁縈柱。慘劫餘生。漫天烽火向何許。荒邨長夏漸晚。茂林秋意早。時下霜露。塞北殘魂。江東倦旅。過卻陰晴幾度。涼宵最苦。傍老幹孤根。倍憐酸楚。調謔山亭。野烟欺鬢縷。

香宋詩鈔

榮縣趙熙堯生

鄉宅

花色新紅水綠漪。貧家元與北山宜。竹邊田作玻璃片。畫本輕將比郭熙。

簕林

別業無多只簕林。數株紅豆俯秧鍼。意尋打虎阿回處。知有人間孝女心。

東川溝道中

半日溝行厭路長。渺無相識似它鄉。望中傳是胡公里。便覺山花拂水香。

山市

花滿農家市滿烟。胡公有墓在邨前。春風不枉東川宿。初次青山聽杜鵑。

龍洞水

石穴山根水漫流。溉田還藉此龍湫。稍憐得味含硝質。輸卻蝦蟆一碣秋。

城居

小屋藏書遠市閭。白頭魏野不開關。蕭疎城外無多樹。八大山人一寸山。

睡貓

新到官人話每遲。黃娃貓名睡穩不曾知。牡丹花下華胥境。一線金睛晒午曦。

出城

野人生計了鄉中。亦有鶯啼綠映紅。同是水邨山郭影。年年孤負酒旗風。

橫溪閣花園

趁集人歸鬧日斜。道旁茅店滿貧家。風流賸愛王庠里。三汶溪頭百種花。

溪閣

山州下士偶成名。小閣于今盡駐兵。却羨蘇娘妝鏡裏。一門山色照承平。

旅次

行盡青山日未斜。晚投茅店當歸家。小眠瓦上瀟瀟鬧。便憶杭州看藕花。

野泊

鄧關百里此通途。遙火邨莊酒易沽。夜雨舟人聞鬼嘯。情知不聽自然無。

女官

勸進齊心捧玉鸞。啾啾燕雀滿長安。君才已入推袁集。苦拌春人作女官。

紀夢

災祥卽事不堪憑。短簟涼風臥辟蠅。夢結晚霞成大字。山前大氏似西興。

東山寺

故鄉雖好奈兵何。春水彝夷皺綠波。消受寺樓今日福。山如好友不嫌多。

晚步

隣翁同路趁虛歸。小坐橋邊伺落暉。一霎老雲濃接日。明朝看雨借蓑衣。

憶疆邨

小泊楓橋不見楓。關紅人坐藕花風。只應山色通橋句。團扇家家畫此翁。

戰地

每尋山路畏初經。樹底時傳小廟靈。飲馬不知何處窟。河邊一色草青青。

鐵橋

隔年重試鐵橋寬。夜雨青山澗色寒。從此便思兜峽水。石遺相對倚闌干。

懷石遺

烏尤今已隔天涯。遙憶吳航正到家。惘惘一編成獨坐。綠陰庭院紫薇花。

右絕句二十首。爲香宋翁丙子初秋。自蜀寫寄之作。沐勛附記。

郭樂山學使詩

王 拯定甫

周星譽酌叔合評

孫衣言琴西

合肥郭懷仁樂山遺著

初擬多錄數首求教。爲人事所擾。此抄本亦多訛誤。面承老前輩盛意。垂詢再四。不敢自匿。伏乞斧削爲感。下有郭懷仁及樂山二印

此卷佳處。天姿居七。人力居三。究不及中年之氣骨遒上也。而沈摯精警處。自不可沒。至一種清真之致。又非中年所有。蓋年齒境遇。各因其時。不必強同。僕勘讀大稿。如酷吏斷獄。意在羅織。一字一句。不肖容易放過。然自謂取去之處。實有非尋常耳目所及者。於語言文字外。別有會心。先生閱之。

當有手拈一花。相眎微笑之樂。必不斥僕爲呵佛罵祖也。下有譽及鳴堂二印

樂山先生經亂諸詩。未嘗輕示人者。是廿年前所作。其至者乃與杜公滴乳。非唯所遇。卽其精神意象。無不逼真。彼倖揣爲工者。固無由夢見也。然則前見近作。所妄評隲。爲淺之乎測樂山詩矣。前輩言文章少壯至者。有老成不能過。此事殆天授者居泰半乎。老疾絕少爲詩。讀此卷。亟欲勉題數韻而別。又

匆匆弗克成篇。僅錄諸篇。藏之篋衍。時癸酉歲除前十日也。拯拜讀。並志。

徐岡贈王硯香庭

駭獸竄深岩。驚禽盼叢木。人生際顛沛。望拯情彌盛。我從阮穿來。荒郊昧投宿。急難忘分疏。遂造夫子屨。高情重推愛。溫語慰窮獨。飽我炊香秬。濯我具湯沐。臥我精室中。斯文均骨肉。憶出閭道時。遷者競追逐。倉皇荆棘間。欲行懼仍伏。白日傾危崖。悲風嘯層麓。前望畏虎狼。側顧王改愁虺蝮。今夕微夫子。保無葬窮谷。交淺誼倍敦。時危感尤篤。慨念彭衙行。爲君致三復。

王云。起二義兼比興。而未深美。請再鍛冶出之。

周云。此篇氣體庸陋。與他作如出兩手。倘中年握管。便迴不相侔矣。又云。起筆便庸。又云。味字

下得笨。荒郊句又云。中多常語。由於氣不凝鍊。又云。凡加點之句。皆俗而弱。高情以下六句白日又云。

連用三我字尤可厭。飽我以又云。更劣。斯文又云。此等句俱按之無物。以其俗也。白日

檜山述憤

灑淚荒山顛。直下漲溟渤。積憤堆華嵩。氣塞焉能說。流寇昨披猖。南都危引髮。當途二三公。王改保障心力竭。顧維率土義。慨慕請纓節。故里多豪俊。效忠志所切。欲往賦同袍。招之助剪滅。時議黜迂疏。我才洵薄劣。侵尋遭大變。舉室陷縲絏。痛心甘就亡。茹恨誓一雪。艱難走間道。萬死出虎穴。

浩浩長江波。欲渡無舟筏。痛哭訴蛟龍。我懷鬱紆結。改步北門山。魑魅蹲嵒嶮。行乎勢旣阻。歸與途復絕。竄身岩谷中。迢迢望城闕。閭井在瞻視。王改作指顧骨肉成秦越。離別更須臾。無從問存歿。生慙義士顏。死愧國殤烈。仰首呼蒼天。肝腸今寸裂。

王云。歎薄。四句又云。痛心二語。未甚明白。杜公集中。往往以不明白見妙。而又不同。又云。魑

魅句微率。又云。妄意中段省數句。墨點記出。何如。招之二句舉室四句又云。末句微率。

周云。沈鬱有氣力。四句又云。國朝無南都。不宜襲前明之稱。又云。此篇發端自佳。惜以下平直不稱。第較之前篇。則已有雅鄭之別。此當於氣體中辨之。難爲俗人言也。

牛首山下見舍弟

意態遙看似。驚疑未敢呼。痛深予季在。泣視片言無。烽火憐新貌。豺狼脫畏途。宵燈話酸楚。廿口尙萑苻。

周云。近體氣體極高。尙欠細密。

感事贈黃捷菴

俊鷗入深籠。坐看凡鳥擊。蓄意風雲端。勁翮自疏剔。捷菴豪傑徒。眉宇精悍色。把臂狗屠中。白眼腐儒側。粵西始煽亂。秉鉞多肉食。連烽達荆楚。白下飛羽檄。憂國方伯賢。時危重引汲。鄙夫陳兵機。

轅門許長揖。以君灑落具。指揮所練習。議入畫軍儲。公私力未給。蒼黃潯陽師。戰艦走昏黑。風帆下天塹。千里長驅入。淒涼鳳皇臺。黃巾笑吹笛。濤濺廣陵腥。火飛京口絕。嗚呼文物邦。踰爲瓜牙域。出匣猛虎橫。跋浪長鯨立。淮肥古巖疆。鎖鑰控南北。孰使王土禾。僥倖屢飽賊。飄飄壯士冠。怒髮森上直。作書獻當事。爲君灑忠墨。哀痛闕庭詔。慘怛閭閻泣。清賦戟同仇。持此身許國。掃境疾驅除。入穴誓蕩滌。偉君萬夫雄。氣壓羣凶壁。平生一寸心。丹陛目未識。抑塞竟何成。家復陷荆棘。痛念骨肉親。恐懼事難測。誰能當此時。儉生覲食息。填海精衛誠。搏風大鷗翼。拔劍從君行。決背赴鋒鏑。

王云。義兼比興。而有奇氣。俊鶴四句又云。事與所聞允合。文字敘次。能使人不疑其誣。固由筆妙。然亦關事實。非可罔也。蒼黃以下八句又云。清賦句恐有訛。

周云。起筆突兀。有駿邁之氣。又云。十字堅。把臂三句又云。中間拓筆激宕。氣局自振。蒼黃以下六句又云。句未穩。踰爲句又云。句弱。慘怛句又云。此句亦弱。持此句又云。二句亦似俗。掃境二句又云。筆秃而健。偉君四句又云。托得住。結二句

山行

萬壑蒼山合。雲中細路紆。風崖歇瘦馬。雨樹噤饑鳥。多難仍爲客。憑高愈覺孤。傷心兩行淚。不爲哭

窮途。

萑苻嘆

東萑苻。西萑苻。白日躍馬相追呼。入市眈眈多猛虎。磨刀霍霍駝肥猪。彼語健者爲老虎。捉富人勒贖爲肥猪。青旗皂蓋山下過。幾處死人道旁臥。

王云。製題未古。

周云。小樂府高致可喜。

後萑苻嘆

大盜來。小盜喜。酌酒相賀萑苻裏。西邨連屋燒成灰。東舍孤兒斫新死。青青子衿我心憂。昨夜亦出橫塘遊。

醉歌

男兒縛賊獻九重。赫然圖像凌烟中。不爾鹿門挈妻子。雲表六翮追冥鴻。胡爲出處兩不決。骨肉散作辭根蓬。包胥自咽千斛淚。豪氣誰識陳元龍。憶昨飛檄招義旅。手磨盾鼻聲隆隆。上陳功德紹堯舜。下激壯士爲熊羆。握拳嚼齒積悲憤。淋漓一瀉江湖東。是時日落四山赤。風雲慘淡天改容。圍城立掃賊壘盡。破竹便擬殲元凶。嗟哉機會一再失。坐使百戰摧孤忠。飄零殘墨久塵土。客來偶誦顏先紅。卽今

豺豕逞奔突。肥水兵氣連八公。肥水兵氣連八公。荒山袖手看傳烽。大觀亭畔一抔土。埋骨他年依鬼雄。

王云。絕似裕之。而光明磊落之氣。有過之矣。

是時以下至篇末

周云。此篇病在太熟。其音調格局。似古人集中所常見者。在他手則可。先生則下乘矣。又云。亦自雄駿可喜。而按之骨力未遒。所謂門面語也。首又云。對接亦好。而覺其平弱。何也。上陳又云。疊句最難。須令讀者覺其萬不可省方佳。否則如口吃人期期艾艾耳。肥水

招鄉兵

倉皇避寇招鄉兵。惡如虓虎聯隊行。縣令虛心下豪傑。汝曹唾手成功名。街前橫刀索酒肆。居人掩戶行人避。寄聲長吏稍踟躇。反復廬州前日事。

周云。短章頗遒緊。

舍弟南歸

避亂故鄉來。復避故鄉去。道欲辭阿兄。情事苦急遽。弟留非所宜。弟行亦吾慮。山川三百里。雨雪方載路。伶仃新病身。無乃怯徒步。旌旆蔽長江。此去正南渡。秣陵兵未休。彫殘鮮親故。客子持空囊。寄食知何處。所愧爲人兄。急難不能顧。行矣強加餐。臨風望尺素。

骨肉遭亂離。北來吾與女。淒涼對泣中。強作寬心語。謂當永相依。生死同出處。豈意迫時艱。分手各異土。阿舅行亦歸。吾留獨誰侶。此後胡可思。此別良獨苦。哀我方寸心。驅之入網罟。悠悠宇宙間。無生不猶愈。

周云。此篇率易。第一又云。此篇便沈痛刻至。僕自謂所見頗能入細。先生以爲如何。第二

窮鳥

北風蕩雨雪。寒林無定枝。有鳥來簷間。哀鳴啄茅茨。故巢爾何處。無乃兵火墜。鳥自失其所。胡來傷人爲。持竿欲驅逐。念彼亦流離。掬我瓶中粟。下食依藩籬。嗟爾鳥何愚。世方多殺機。女爲饑渴害。顯味刀俎危。山梁有本性。患難中喪之。太息復還坐。安能爲女悲。

王云。入杜之奧。理致乃欲過之。全首密
圖到底

周云。起得好。北風又云。十字百鍊。我卽有此見解。亦不能說得如此諦當。山梁
二句

元日

草堂一尊酒。骨肉觴令辰。客來亦匪他。同姓爲主賓。嗟此合族飲。中有孤獨人。非惟孤獨人。復是多難身。託體均一本。我獨遠所親。託以王改作
今我醉欲眠。背人涕沾巾。

孤懷百無賴。散步周四籬。時聞爆竹聲。願見羣兒嬉。勿憶所嬌子。昔頗爲我慈。自從喪亂後。生死不

女知。或尙活人間。未知父阿誰。童穉不解事。女豈喻此悲。

王云。題下應注年月在某處作。又云。擬易二字。託以又云。沈痛之至。尤難如此簡淨。純是古人。

第二首

周云。先生自言當流離寇難時。七情惟餘一哀字。觀此等詩。信筆述事。悲惻動人。蓋哀之醞釀於中。有不自知其然者。彼無病之呻。能道其一字否。又云。二詩以質語寫真情。夫人而知其佳。至其音節之哀。悽神寒骨。我不能知其故。又云。接得好。非惟又云。病懷多感。燈下讀此。益覺不歡。

第二首

月夜

居人各閉門。月明屋上瓦。獨樹清若繪。哀湍靜逾瀉。悄然無家客。俯仰痛天下。

周云。先生自言此篇學東野。其神似處在質。又云。胸中無限事。眼中無限淚。只以十字咽住。令我讀之心骨悲。其所以妙。我不能言。作者亦不能言也。又云。讀此二語。雖極歡愉人。無不悲從中來。

。掩袂嗚咽。若漠然無動者。其人必無性情。悄然二句

方春苦飢。率家人挑野菜飯之。

檀榆無完皮。饑人日苦飢。閉門臥霖雨。度日淵明詩。晴朝望四野。百卉青萋萋。顧之喜動色。免死吾

庶幾。呼婦集筠籃。衆雛駢以隨。大地爲我圃。恣意任取攜。未午實衆器。各各背負歸。西隣乞鹽汁。東舍借豆箕。于焉淘其泥。雜選烹芼之。登盤翠悅目。忻然衆吾頤。果腹有餘糧。足供明日炊。緬維遂古初。草食木王改作可衣。自從烹飪興。口腹窮精麁。美惡相炫嫉。攘奪生禍機。干戈致旱潦。召咎實在茲。口風不可還。嗟我生何遲。

王云。百卉字未愜。又云。此題此詩。此等懷抱。子美復出。無以過之。

緬維以下至篇末密圈

周云。小家氣。度日句又云。癸丑甲寅之際。僕避寇鄉居。三句九食之阨。亦數觀之。顧之喜動色。免死吾庶幾。爾時胸中。實有此情景。何其言之親切沈痛也。又云。此意演之。是一首名論。十字包括何等力量。此之謂厚。美盛二句

近數不舉火

曰余昔童昏。溫飽味奇福。弱冠走四方。漸苦役口腹。頻年遭兵戈。生計益窮蹙。歸田冀微收。巧遭旱魃逐。方秋屑白榆。春至掘野蕮。二物近俱絕。我麥何由熟。裹糧事已古。乞米書空復。飢來繞室走。無物堪持鬻。殷雷初鳴腸。飛花時眩目。竈冷家人閒。蕭然環我讀。兒女不解事。索食遞噴哭。雖復強禁之。內亂我心曲。嗟哉天殃流。斯人非予獨。農夫餓欲死。矧乃不耕粟。懶惰得飢寒。相報理亦足。顧瞻林間鳥。俯仰遂飲啄。

王云。曲韻一聯可省否。

周云。實實有此想。僕所親歷。

汎來二句

又云。質句寫得出。

龍冷以下六句

又云。恆語有精義。有至理。

韻意二句又

云。二語置在收處。妙有不盡之神。

頤瞻二句

病起獨行田野間

首夏氣始暄。新霽放初旭。病夫朝臥起。盥櫛出茅屋。當門榆柳陰。環舍陂塘足。天光豁平野。衆綠明人目。飛蟲交午徑。時鳥囀叢木。感彼化機遷。驚此王改流光速。良時不我戀。矧爲憂患促。百年付一閱。默默傷幽獨。

王云。明字未愜。

衆綠二句

囀字亦稍近也。

時鳥二句

周云。奇痛語不能卒讀。

良時二句

氣剛體正。筆力精悍。是其資力獨絕處。至以近作與此相較。覺此卷雄矣而未沈。樸矣而未實。蓋造詣所底。庭階堂奧。固自歷歷有等差也。僕於先生詩。傾倒甚至。責備亦甚苛。高處不逮杜韓。卑處不逮蘇黃。皆僕所不取。儘有他人所驚爲奇句高格。而僕則糟粕視之。亦有他人見爲率易生硬。而僕特特拈出者。僕蓋專就先生與古人精神消息融會微妙之際。覘其得失。若沾沾焉求之於字句篇幅。陋矣。

下有星登
長方小印

邵亭日記續

獨山莫友芝子愷

廿七日乙酉。陰。食後雨。雷。

祁門朱鎮軍（品隆）信。初九十一。會老營攻克上溪口石田等處。大捷。收復休甯。襄陽鎮顏相廷（朝斌）十七信。捻匪竄鄧州之腰店一帶。焚掠。距襄陽之黑龍集不遠。賊數萬餘。勢將西竄河口。其地繁盛。最爲賊所垂涎。沅觀察廿四夜與其兄書。略云。此次抄函中。有不遣鮑軍往章門。留援北岸。以左軍指發江西之論。又有調信防三千人援建昌之文。此二著似不甚相宜。樂平有賊屯集。左軍適拊其背。賊卽欲深入。亦尙畏憚景鎮之有人。若左公行。則浮梁一帶之門戶開矣。信州駐防。乃所以禦浙西之寇者。且其軍非勁旅。能自固守。已屬勉強。何能責以野戰解人之危困乎。調來三千人。恐未必能果援建昌之危。而信州之門戶又開矣。自來官軍。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力盡筋疲。往往或誤於不得力之軍。開一隅之藩籬。而壞數州之村落。卒至城隍被殃。曠日持久。而莫能掃蕩以復其舊者屢矣。雖曰天意。豈盡無人事之咎哉。介在邊圉。而倚重者非其人。或發輓檄調。而遲速偶失其常。或未量其力之所能勝。而聊輕試以相嘗。迨至破綻已見。賊已從而乘之。我乃變計以乘賊。句當不易。已悔莫能及矣。故爲大帥者。所貴乎精心獨運。令不妄發。出而必行。庶使閫外將領。止如山

岳。動若河決。而後無驚滯。無失機宜之弊耳。行軍以愛民爲大。然不在乎愛民之一廬一室一器一物之爲得。而在乎能愛乎一郡數州一方面之爲難能而可貴也。神速制勝之軍。雖偶或騷擾。而全乎民間者究多且大。拙劣不能禦寇之軍。縱就規矩繩墨。而地方百姓。有時實隱受其害。此中之理。微乎忽乎。任調度者可不辨之早乎。江西三月當有警。早謀之則可夷大患爲小眚矣。官相(文)秀峯廿二夜來信。言布置省城。井井有條理。論文武員弁。才器大小。皆極分明。而皆容而用之。休休之度可愛。其言閩丹初初十糧臺人散。卽尋短見。心太實太窄。非大器。不過取其誠實可靠。無經濟之才。又謂漢陽府縣二公。毫無打算。連漢口都怕過一巡。徒有其表。又言縣丞吳廷華。帶希奪前隊至。令其渡江。以話支吾。知其無用。又言顏相廷軍在襄。頗有聲望。人甚體面。到楚做官賠錢。前請留川勇。我已駁之。棧台又加申飭。措詞失當。相廷自此灰心喪氣。不似從前之高興辦事。士可殺。不可辱。非僅相廷一人也。慎之。凡此數言皆切當。

廿八日丙戌。雨竟日。

章志俊稟。探有僞璋王林紹。僞玠王洪仁玠。於本年二月十四日。由南京動身。各帶數百人。同到和州。江南提軍李世忠。隨帶兵勇。離和州數里。札營兩座。該逆首洪仁玠到和州時。李世忠卽退札淞。洪仁玠由和州齊集廬州府一帶上游。僞璋王於十九日由和州抵運漕。有佑天義黃逆帶賊一萬餘衆。

會同僞璋王於二十一日抵無爲州。二十二由無爲到廬江。意欲合攻桐城。

廿九日丁亥。陰。午晴。

舒輔廷信至。言二十三日。濡口擊賊大勝。殲六七百人。宮保屬往鄂城。爲校新募兵略。并檢點箴言書院藏書。擬以來月初二行。取華陽鎮水道沂流上。先致書周煥階。託其買舟。

卅日戊子。晴。

支應局致二月半月。及三四五三個月薪水。并舟資廿金。領舟資。其三月薪水。此間無用。暫繳還。俟至省向糧臺閩丹初處支取。其半月者璧還。以留此先言不受也。廿八日鮑鎮十六信至。言其仍暫駐湘口。以待應援左軍。以賊大股蔓延樂平饒州等處。左軍卽日由景鎮進剿故縣及饒州一帶。恐小有疎失。或無失而不能擊退饒州大股。仍須鮑軍赴饒擊之。暫且不能救援北岸。左高叟廿一信。婺源清華之賊。先後俱竄樂平。延至饒郡隔河十五里磨刀石。數十里間。沿途皆賊館也。賊竄饒。必由故縣偷渡。由水師不得力。若偷渡過河。則鄱陽又成賊窟。待鮑軍截剿。隨關船唐鏡荊頭。運小麥數十石入安慶城。言狗賊在黃州不動。如安慶解圍。卽上攻武漢。如安慶圍不解。卽由廣濟黃梅而下攻安慶圍師之背。

三月初一日巳丑。晴。

揆帥及唐方伯（訓方）廿六夜來信。已派蕭爲則六營。吳幹臣七營。合舒都統馬隊。由孝感以至德安。分道相機進剿。李中丞駐軍澠口。爲老營。以金逸亭一軍爲兩路策應。已拔營前進。李中丞亦午後行。又調成鎮軍梁守七營。以二營駐魯家巷。以防東路。以五營駐澠口。以備調遣。現在賊在黃者無多。盡竄往黃陂四鄉。四眼狗大股全在羊店。其孝感雲夢應城德安皆有賊踪。宜速圖之。襄陽告警。北面均須嚴防。只得調鄭鎮兵千名迅至河口。尙有聲威可掖。閻丹初信。言揆帥又咨留駱中丞軍。初二日庚寅。晴。風。食後出大湖城。行八十里。至長嶺鋪。陳筱雲（寶善）朱覲侯留宿轉運局。

初三日辛卯。晴。風。行四十里。至望江縣。訪周娛階。聞劉石于蔡念篁猶寓西門李氏。遂同寓。石于言遵義令鄧爾口在南鄉被殺。以此捐輸太急之故。遵義凡秋入一石穀之家。勒捐三斗。不分貧富。富者勒捐銀不在此數。不應卽予笞杖。民視之如寇讎矣。娛階言。署安慶知府葉口口派捐甚急。每田一畝。派錢二百。限十日繳齊。以供潛山團練。且將一歲數舉。又一苛政也。其駐潛山。壯者盡爲勇丁。不得耕。且口派丁錢四百。民至有生子不敢舉者。以有生卽科丁錢也。作字寄善徵。夜訪馮蓮溪談。

初四日壬辰。半陰晴。中夜大雨徹曉。

娛階招晚飯。識汪梅岑學博。（旌德人）。作書寄翁祖庚（同書）中丞。（附詩一首）。娛階以壽

州孫氏磚拓相贈。以其弟貽芳死定遠二狀。屬爲傳誌文字。

初五日癸巳。大風雨。午後小止。下載傳晚登舟。行五里許。至吉水溝。泊。作書寄曾滌帥。夜訪

李少山劉韻如于舟中。

初六日甲午。晴。行十五里。華陽鎮。出大江。順風上泝。六十里小孤山。十五里彭澤縣。泊。

初七日丁未。晴。行十五里涇江料。(北岸)四十里橫填頭。(北)三十里柘磯。五里湖口縣。作書以

唐石經致高伯足。三十里張家洲。(北岸)二十五里白水鋪。泊。

初八日丙申。晴。曠。行五里。過九江府德化縣。有英夷小船一泊江中。前月夷至此。欲盡據城外市地

。市民奮擊走之。藩伯爲之調停。夷乃奪我稅務廳爲夷館。三十里羅家背。(北岸)三十里橫河。

(北岸)三十里龍平。(北岸)三十里鄔穴。(北岸)泊。

澤陽江行書事

斬春笳鼓競宮亭。又見烽煙兩道腥。五老瘡痍猶未復。雙姑眉黛竟能青。(眉批云。爲誰青何如。乞

酌之)當關虎旅遲揚盾。狎浪犀師疾建瓴。快蟹長龍定神物。慎教傳我考工經。

古來世變真難料。百怪千奇幻未休。盡遣人寰開鬼道。懸知東海不西流。閩胥乃有攘夷憤。疆吏曾無

辱國憂。請括市徒歸卒伍。何難一箭墮旄頭。

初九日丁酉。陰。行三十里田家鎮。三十里蘄州。三十里章陽口。（南岸）泊。蔡朗軒（鐔）自石阡來。與娛階二子同舟東下。因過訪之。朗軒言。田軍門在貴州。好諛貪賂。于地方守令。多所舉勸。遭白簡者皆良吏。不腴無賂者也。思州守高振洛。玉屏令□□□。遭其擯擊。上書抵巡撫。請其奏聞。乞欽差根究其枉。撫軍方引病去。護撫以開復原官爲之調停。二子不肯應。其屈抑可知。他皆稱是。去臘興恕以兵至定番。毛賊空城避之。尋爲所敗。死者數百人。遂還省城不出。省城米極貴。以定廣未復之故。正月初。定番毛賊退竄歸化、安順、安平、大定、畢節。今不知云何。同舟言。去春正月廿三。卽克小池驛。若乘勝而進。桐城安慶。皆旦夕可復。乃遂止不前。三月。多隆阿都統乃進駐青草壩。四五月間。曾國荃觀察乃移營逼安慶。賊得爲自固計。誰之咎也。

泊章陽口。遇蔡朗軒縣尹自故鄉來。贈之。兼寄周娛階馮蓮溪。

一身信虛舟。沿河無所制。搖搖辭雪冬。藹藹轉華歲。鞍馬匪夙嫻。箋奏且辛睨。（原作文書徒學製）。

漫然從虎帳。率爾笑癩祭。煦日對湖山。行雲莽迢遼。金臺憶連轡。黃里阻執袂。安知上下船。兩歌吳楚楫。鄉音驚素心。老態訝隔世。鬢須亦何常。艱難幾時濟。回首壯年思。（一作心）局促如

蟻。蟻。

皖北昔初收。選吏半吾黨。軍儲足供頓。民氣亦舒養。新法劇弛張。古道費俛仰。進趣轉迷津。罷斥

甘脫鞅。羣策豫安危。決勝頗昔曩。誰言破竹勢。乃有刻舟爽。桑梓積榛蕪。蒼理復狙狙。驍兵已不堪。挫衄那可想。憑（一作屬）君語鄉僚。（蓮娛）毋事徒悒快。請聽客所爲。滔滔欲安往。

初十日戊戌。晴。行三十里道士洲。三十里黃石港。（南）三十里蘭溪。（北岸）十五里觀音港。港中先泊巴河人避兵船數十。天尙早。長年恐犯軍禁。遂泊。

泊觀音港

維舟何太早。前路偏烽燧。黠虜何曾動。孤帆不敢懸。江光上弦月。花事（一作山色）晚春天。舉目愁哀雁。清游忽去年。

十一日己亥。晴。行十五里燕磯。（南）十五里武昌港。（南）大風雨。暫泊避之。午後雨止風息。行十五里。過武昌縣。五里至樊口。泊。

舟經武昌望黃州

江南無數青山賤。欲割三分與北頭。洗眼一岡如碧玉。遠隨孤塔認（一作是）黃州。愁雲黯黯悲新亂。春水盈盈隔舊遊。美酒名魚空自好。不堪持向庾公樓。

弱絮（此初二日作補鈔）

弱絮偏爭桃李姝。小池掀浪學江湖。何妨成事因人得。肯信知名絕世無。薄霧漸開新雨過。峭寒猶在

晚風盛。不應去病還多病。間卷春旗伴藥盞。

十二日庚子。晴。熱。行三十里雙江口。(北)三十里鵝公頸。(北。南爲七磯洪)。三十里葉家洲。
。(北。其南郭店)。三十里陽邏。(北)十里巴洲府。(南岸)泊。夜大風。

十三日辛丑。晴。行十里沙口。十里青山。三十里武昌府。五里鮎魚套。泊。入城。晤柏容純齋兄弟。
仍還舟。訪廖一堂(文善)同守于糧臺舟中。始知有傳言其城警時上走者妄也。夜大風。

十四日壬寅。晨小雨。食後止。起載入城。居撫署之多桂園。與但幼湖李梅生同一室。暢談竟夜。識丁
果臣(取忠)。時清甫(日淳)。

鬼船巴下里索衙門。許以通判署及漢口同知署與之。

聞孝感我師大捷。復其城。劉霞仙(蓉)從駱中丞之兵。分援德安。又聞賊回竄。蘄水蘄州皆陷。
十五日癸卯。晴。

食後與幼湖同訪閻丹初(敬銘)郎中于糧臺。遂至柏容照署。梅生亦來。同飲于慶春園。登黃鶴樓址
縱眺。踏月而還。聞武昌縣縱監犯。糾道士洪梁子湖土匪二千陷大冶。大冶令倪口口自殺。僞忠
王李秀成陷江西袁州府。長沙兵勇互斲。尋調解定之。

十六日。晴。廖一堂來訪。鍾雲卿(謙鈞)太守誦黃檗大師熊開元漢中語錄。頗與時事有印證者。

祥蔭梧來訪。過西院。訪周宅山（鍾俊）。

十七日乙巳。晴。熱甚。薄晚驟風雨即止。熱不退。

食後與果臣訪劉庸齋（熙載）于武昌府署。又同過柏容寓茶話。還訪包興言祥蔭梧。

聞麻城已無賊。黃梅廣濟皆陷。又聞宮保病漸差。調巴河成鎮兵下援。

十八日丙午。雨。

太湖十四信至。言賊十一陷黃梅。十三陷宿松。遂至懷甯之石牌鎮。另股賊及太湖境。距城三十里。

聞江西乃吉安陷。非袁州。作書寄胡宮保。

十九日丁未。雨。午後止。

果臣有人自長沙來。言長沙澧陵皆無事。然則前日傳言謬也。食後柏容過談。薄晚乃歸。

二十日戊申。晴。

太湖十五日遣人至。言其日午。賊馬已底城東門。眉生幼湖同訪丹初。見左高叟與滌帥書。言僞侍王李世賢。以二月三十陷景鎮。陳餘菴總兵（大富）與全軍俱沒。此君自去歲賊陷徽甯。守南甯半載。楊厚帥始援出之。又奔命于皖南北之間。師疲餉絕。一戰而覆。亦可惜也。又言僞忠王李秀成至樟樹鎮。左軍不支。乃退札樂平。飭調鮑軍上援。並請滌帥移駐潯陽。（李少泉又請滌帥移駐省城。）

滌帥答書。以皖南不可輕移。當親攻徽州。以通浙道。而令鮑軍助左軍攻景鎮。譚衛靜瀾侍講。廿一日巳酉。晴。

與幼湖眉生同過柏容。先憩于聶口口口口寓館。同登黃鶴磯。還就半山樓晚飯。于丹初處。見太湖十七札。言十五賊探馬二百騎已及太湖。知有備引去。分竄桃花埠荆橋一帶。狗逆已至石牌。催調希雪分兵下援。巴河成鎮七營。已于今日由水路下。十八霆新營三營攻黃州。遇雨。山後賊出。小挫。卽收隊。滌帥初三與沅圃信。言皖南賊勢蔓延。餉饋將竭。惟急攻徽州。以通浙江一道。且有戒諭諸弟語。若遺訓者然。

廿二日庚戌。晴。

蔡念篁十五日自望江來言。望江城。皆移一空。石于輕裝走大通。念篁卽西還矣。以善徵二箱一篋來。夜檢點書箱。一井前寄存柏容四箱。託其便致遵義。作家書。以四十八金寄家中。

廿三日辛亥。晴。

食後往柏容寓看念篁。遣人運書箱五于其舟中。聞宜昌有齋匪蠢動。遇楊培軒（茂春）于柏容所。憩聶陶齋縣令（光鑾）寓。聞鮑軍攻克景鎮。殺賊數千人。廿四日壬子。晴。熱。

廿一太湖信至。言賊仍據石牌。四招援賊。待解安慶之圍。皖北待希帥還援甚急。而希帥以爲不要緊也。復與眉生幼湖半山樓晚飯。登黃鶴磯望晴江。

廿五日癸丑。晴。熱甚。

繩兒十三日自祁門來。午間至。遣人渡江視念篋。不得其舟。蓋已解纜西上矣。繩言。初二日滌帥發祁門。往攻徽州。以親兵一營。霆字一營。朱鎮湘前營。易口前新營。餘亭唐鎮疆中營。張道（凱章）老湘營諸軍七成出隊。連破賊卡數重。抵徽西十里而營。令初六凌晨。分兩道進攻。時大雨。攻北門諸軍未出。攻南門諸軍。聞賊號令。以爲北門諸軍出隊。倉卒進攻。賊繞出截其後。遂大敗。損二營官。

祁休之間。皆羣山攢疊。無平原廣野。宜選隘而營。以防要路。非可以尋常營法營制拘也。聞諸軍必以五百人爲營。但就寬平。不求阻隘。殆非法之善。善徵在彼。殊無事事。須待李次青（元度）至。乃一并料理。善徵寄三蘇文粹七十卷。乃嘉靖辛卯陸給事（榮）謫都鎮驛丞時。寓平越。以此教從游者文法。而土官楊山金鰲重刻于家塾之本。蓋卽以宋刻翻雕。每半頁十四行。鄉里中未見此本。而祁門獲之。亦里典足徵者。

廿六日甲寅。晴。熱甚。

黃印山（鳴珂）與幼湖信。言建昌自正月十九日登陴。至二月二十乃解嚴。僞忠王李秀成自黔縣潰敗。聞有必至建昌之語。印山即布置守禦具。捐千金爲倡募。建人經黃口移福建湖南。移省城者大半。存者以官貧而能勤于扞城。頗響應。是時建城營兵不滿三百。專攻城。不打仗。昇字營勇六百。非精銳。惟印山所募之黔勇二百。潮勇六十。稍爲可恃。賊至。四面攻圍。水泄不通者二十二日。賊開地道者五。轟倒城垣十四丈。皆力禦却賊。城得無事。又六戰皆勝。民心益固。十三日。印山自率全軍以出。拚一死戰。而廣豐南豐二屬之援兵適至。內外交擊。賊大敗。遂竄撫州宜黃崇仁以去。而撫軍所派和字營兵勇八千人。猶數日不能進也。又云。此次賊于初九日轟城後。獲賊供稱。於高山上見城上紅光籠罩。守護者百餘人。皆著紅絲袍。其時城上只潮勇十餘人而已。是日天明早。二刻三分發白後。即出紅日一輪。高三丈許。而所轟之磚石。無一片入城內。皆飛向城外。擊死賊頭不少。十三日追賊時。賊皆驚有紅袍二人。尾追甚勇。由此卜天心之呵護此城也。又錢馨北（桂森）二月十九京中信。六乘回馭。忽又改緩。未知能否成行。摺差言。以鬼子有迎駕之說故也。

廿七日乙卯。午後大風雨。旋止。

聞黃州賊造船。成百餘隻。將以渡江。作書寄向湘汀。

廿八日丙辰。雨。

聞石牌賊已至集賢關。沉觀察以八百里告急。成大吉升六尙未至太湖。李希帥老駐澠口。既不急攻德安。又不分兵下援。皆可怪。作書寄王壬秋。附以魏孝文比干廟碑拓本。

井九日丁巳。雨。

果臣言。益陽有慰人子弟陣亡書云。居今之日。除卻殺賊。別無生路。除卻陣亡。別無死法。語甚伉壯。

三十日戊午。雨。入夜大雨徹曉。

廿六太湖來信。言狗逆窺探太湖後。直趨安慶。入城一宿而出。現在賊壘扎集賢關內外。廿三日。僞璋王偽玕王兩賊。自桐城糾大股趨練潭。以會狗逆。多都統率馬步三千餘人迎擊。殺斃溺死之賊。約一萬有餘。馬隊追至桐城而返。多公現加派挂車河守營。分兵同進。以成鎮兵合之。(成大吉軍。廿六日已刻。已到太湖。) 黎柏容來訪。約明日同眉生幼湖早飯。二君將之湖南。餞之也。于周宅山許。識李香雪(映葵)都轉。香雪敘州宜賓人。

劉庸齋過談。

四月初一巳未。雨。夜尤甚。

幼湖將往益陽。眉生將往長沙。期明日登舟。柏容招同飲于半山樓。

初二日庚申。雨。

送眉生幼湖行。探報言。黃州賊造成船四百隻。且有炮船十餘。又言。蘄州賊有船百餘隻。將渡江。大冶稟亦言。賊擬冒官兵奪船上下。

初三日辛酉。大雨不止。

聞會滌帥已于前月廿四。移營東流張家灘。又聞江西瑞州府失守。逼近湖北之興國大冶。甚可憂。初四日壬戌。霽。

太湖大營三十日來信。鮑鎮七千人。已過北岸。大約初二可到。加以成多各軍。合一萬餘人。宮保自將進勦安慶。屠狗必矣。聞田興恕已陣亡。

初五日癸亥。黃霧竟日。卓午日暫見。乃甚寒。

與果臣同過丹初談。

初六日甲子。寒雨。

果臣言。申包胥乞師秦庭。秦人爲之賦無衣。以左氏載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高克不召師潰。鄭人爲之賦清人例之。則無衣之詩。卽爲包胥作也。詩中詞旨。亦合事實。舊說以與七子賦詩爲例。殊未安也。漢石例六卷。寶應劉寶楠（字楚楨）所述。靈石楊墨林刻之連筠簪叢書中者。較梁

隴北誌銘廣例。郭頰伽金石例補。馮登府金石綜例。尤精善。陶文毅（澍）靖節先生集校本十卷。略附攷注。附序錄一卷。年譜攷異二卷。評陶一卷。爲見行陶集善本。

初七日乙卯。陰。午後見日猶寒。

劉庸齋來訪。與果臣論割圓密率。果臣謂古率徑一圍三者。乃六角之圓。依六角規之。分爲六弧。得圍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六角周得三萬萬。半徑五千萬。六方每邊與半徑同數）。六分之。每弧得五千二百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七有奇。果臣又言八線三角。

劉蘭汀大令（壽椿）在京師時。與易笏山孝廉（佩紳）同晤于書肆。今來湖北候補。

初八日丙寅。晴陰半。

聞以瑞州之敗。通山一帶頗驚擾。朱覲侯相訪。

初九日丁卯。晴。

食後與果臣訪庸齋。果臣先歸。遂過柏容談。晚飯乃還。道經藩庫廳署。聞輿言移寓。看之。聞德安賊欲投誠。

初十日戊辰。晴。

有親兵初六自太湖來。言初七當開仗。

十一日己巳。晴。熱。黃霧。

柏容見過。言其所遣還家之人。三月口口行至思南府之口口。道阻而返。又言。有自遵取西陽龍潭道下酉水來者。言二月中。田軍門之部將毛口口攻髮賊于口口。陣沒。賊遂由口口趨大定。陷之。（前聞軍門亡或以此。）二月尾。桐梓知縣陳口口誘致其團總王正儒。殺之。團民遂殺縣官。並其所募練勇皆盡。其民仍耕作如常。特恐以兵臨之。則皆畔耳。作書寄胡宮保。爲果臣篆書調息箴。

十二日庚午。雨。

遍檢理篋中碑帖。擬以兩石鼓嵩山三闕。各黏爲大冊。以便臨仿。

十三日辛未。晴。

聞洋鬼買江中釣鉤等船。可百餘隻。陸續開以下行。

十四日壬申。晴。

聞狗賊已挾其家室去。不在集賢關矣。又聞江西腹裏之賊。皆趨徽州。胡湘林（萬本）自寫鄉至寓園之東頭。（善刻石。年七十餘矣。）

十五日癸酉。晴。熱。薄晚雷雨。日入後大雨。

聞劉君救隨州者。必待餉乃開仗。又聞黃賊所繕所奪舟益多。將乘霧渡江。聞昨夜四更許。有星

隕于北方。

十六日甲戌。晴。

聞賊在瑞州者。又以十一日陷義甯。又聞江西帶兵者剽口口以五千人降于賊。

十七日乙亥。晴。

聞崇陽告警。以其與義甯接壤也。

十八日丙子。晴。午後陰。有數點雨。

閱開元二年周公祠碑云。公字朝明。公字古籍無可見。獨載此碑。殆附會也。果臣又持示敬善寺石像

銘。文甚藻麗。字是初唐法。乃紀國太妃韋氏造像所立。今在洛陽。唐書太宗諸子列傳。韋妃生慎。

慎始王申。後徙紀。碑無年月。紀王妃陸氏碑。載陸妃薨於麟德口年。太妃時在洛下。則此像銘當在

麟德時也。

聞義甯賊聲言。當往蜀。救其翼王石達開。又言口破平口。

十九日丁丑。雨。

果臣言。前歲有叩品者。書云。不平人殺不平人。殺盡不平方太平。語殊有理。

二十日戊寅。晴。

出飲祥蔭梧寓。

二十一日己卯。曉見日。尋陰雨。夜兼大風。雨亦竟夜。

聞十五日多都統在桐懷間獲勝。

二十二日庚辰。風雨竟日。寒如晚秋。

得益陽十九太湖信。言校書行款。一切歸整齊畫一。應如所擬。其血症仍作則可憂。

二十三日辛巳。雨。晚霽仍寒。

聞義甯賊已退。乃犯奉新。聞三月中。曲阜失守。捻賊屠其城。

二十四日壬午。晴。

聞貴州以何杰夫護中丞。承子久護藩司。其闕員可想也。融齋相過。晚訪丹初。並答看羅冀階（

登汝）謝守之（昺）邢子英（世銘）三君。守之示其所藏碑帖。中有魏崔頴墓誌最佳。（武定六年十

月卒。齊天保四年二月葬。）是昔人未著錄者。又贈江都新出田旣誌。及旣妻冀氏合葬誌。

廿五日癸未。寒雨。夜尤甚。

果臣將行。商以兵略板子。搆就長沙梓人補誤。連兩日夜。檢已校出者核定得十二卷付之。

廿六日甲申。大雨。仍寒。徹夜雨。

果臣冒雨登舟。不能開也。

升七日乙酉。大雨。午後止。晚霽。

宮保升日來信。言書板應在鄂更正。乃爲合法。果臣以板運長沙。無主人。一切不便。又言致語丹公。我不索餉。卽飢潰身殉。決不尤人。又言林冠山以汪梅生薦。可令入署抄書。付書局管理。

升八日丙戌。霽。芒種。

柏容相過。融齋亦來。同登蛇山觀漲。漢陽漢鎮。皆水所包。晚攜繩行。及小東門。登城樓看山。所經小溝清澈。蓋雨後城中泉脈所成。

升九日丁亥。晴。

羅太令仙舸（登瀛）自沔陽至。爲乃弟奠階料理檢書。謝守之致來鏡銘六紙。

五月初一日戊子。晴。

四月一月中。寒雨逾十分之二。至今日夏令乃正。作書復景劍泉提學。及其幕客汪芸石。

初二日己丑。晴。

出過柏容寓。留食鱒魚。聞黃州可收復。其城壞十餘丈。其賊已自潰。然乎。又聞自孝感來者言。孝感失守時。乃自光州敗回之賊經其地。其自黃州上竄長毛才七人耳。城遂陷。先賊未至時。令募

三千人待之。聞震雷以爲賊破也。先潰矣。故致然。聞宮保與諸帥信。言其將還省城。繩買冰紋
瓷盃。售者以爲骰子盆也。吾謂作筆洗最善。豈取樗枘之飴。抑封地之不龜手藥乎。

初三日庚寅。晴。

晚訪丹初。并看吳小山（兆熙）。小山將以明日往太湖。丹初談書甚愜。見有饋其豸服藍玻璃帽頂者
。始知其升臬司候補。以謝文節卜硯拓本報守之。

初四日辛卯。曉晴。尋大風黃霧。午後開朗。晚有虹見于東。疾風甚雨。中雜細雹。尋止。

晚食後訪融齋。談及之。同登府署西小邱。見江有浪花。虹脚在墨氣中。而風雨至矣。還俟其過。乃
乘轎還。聞通山失守。其令逃往咸甯。咸甯令所報也。通山實無城。

初五日。晴。午陰。悶熱。晚復霽。

晨過柏容早飯。丹初邀午飯。辭之。與柏容訪王敦亭（口口）。敦亭新選通山令。方自京至。言此時
月選州縣正班。引見須到避暑山莊。他班知府亦不往。先奉旨二月還蹕。直隸一省。派辦紛然。已而
中止。諸守令皆費不貲。（如趙州亦幫六千兩。他可知。）陳杰夫大令（毓坤）來候補。持其尊公
息凡信。并新刻依隱齋詩文詞。及岷江紀程十冊至。言去冬風疾衍作。今春乃愈。平棘賠累。倍于尋
常。去秋勸王兵差。今春回鑾支應。其最著者也。昨今二日。以積雨初晴。二月避出移歸者約千家

。又以通城之故。紛紛移入舟者又復不少。甚矣鄂人之無固志也。聞胡宮保將還。又人人額手相慶。冀其速至。豈城中更無一人可恃耶。二更聞通山有報至。言賊已退二十里。

初六日癸巳。忽晴忽陰。大風。若大雨將至。尋吹散。

聞有報至。言賊之去通城通山者。又陷咸甯。城中居民移出者紛紛。官不之禁。人心甚搖。晚過柏容。言欲與敦亭同買一舟寄子弟。因過看陳杰夫子口口口寓。城人急于逃城者。以諸大吏眷屬貴重。三日內皆移入舟。以爲民望。非盡民之咎也。

初七日甲午。陰。食後雨。時作時止。

晨起即聞市人移而出城者。較昨日尤甚。初二日營中寄抄周壽山稟。言前月廿九。成軍急攻集賢關賊壘。降其首李蘊蓮會慶忠二壘。又有第四壘俱欲降。惟第一壘賊首劉滄林未降。鮑軍會同合圍。想早晚可下。此四壘皆賊之勁旅也。周宅山言。城人之搖動狂走。其一由賊自武甯分股竄興國之辛潭鋪。經我軍擊退。竄至環山。我軍札三溪口以堵之。(口當興冶山通武五交界。)環山可通江夏之三坡一帶。稟報者歷言三溪環山去各州縣道里。而聽者遂謂賊已並及其地。其一由何紹彩以五百人札崇陽。聞通山通城賊竄咸甯境。移營咸甯截剿。遂傳咸甯亦陷耳。今日李希帥已帶六營兵由陽邏渡江。出青山。札魯家巷。又聞新製礮船數十已下水。由金口往咸甯。會舊札水師會剿。聞成大吉以初六

帶五千人渡江而上。中丞以初八渡江而上。過糧臺。借支三個月薪水。過融齋。言其居停未爲之謀。居此危城。頗有傷勇之憂。唐義渠方伯。昔歲在魯家巷要處築小城。今頗得其用。現在夏水方盛。此路止一線。極易守。

初八日乙未。晴。

武昌縣知縣稟言前札三溪之知府唐協西。副將余際昌。都司江得勝三營。以初五日失信潰散。大冶失守。代辦大冶知縣王塘退至武昌縣界之保安局。大冶幫辦團練之府經林瑞枝亦失利而潰。溺水復生。先是江得勝出隊攻賊方得手。而興國州村民惡其所部兵姦掠太甚。遂焚其營。其紀律可知也。端節之潰。得毋蒲酒縱酣。遂忘設備與。李希莽入城。飲于糧臺。聞報卽還魯家巷。謂當別派勁隊往武冶。換三潰營還守。調度甚是。融齋午相過。晚復相過。謂果有急警。相聞各行。不必牽待。聞金口嘉魚。皆以潰兵大警動。而牌洲界其中。乃了無所知。蓋洲在水中。潰者所不經也。

初九日丙申。晴。

外間傳武昌縣以昨日申刻失守。然昨日酉刻。卽聞此言。殆余際昌等在武昌收潰卒而譌傳也。食後羅仙舫行還新堤。

初十日丁酉。晴。熱。

傳言陷武昌賊已退。以蔣道（擬口）兵由水路下。將于武昌登岸也。訪融齋。昨日已行。陳杰夫雇四百石船。謂可寄行笥。聞有報至。言蒲圻崇陽並有賊。去城才數里。十一日。晴。熱。風。

宮保初五日與李香雪信。言集賢關賊三營降者皆詐。已設法屠之。其未降之一營散走。皆爲我兵所截殺。此皆老賊之勁旅。入夏來唯此事差快意。成鎮十營已于初二發。當由武穴渡江。又言其血病又增。日略至二百許口。朱覲侯來訪。言其眷屬在金口。亦一日數驚。與城中謠言相似。陳杰夫言。天津守石襄臣（贊清。案原稿以下似未完。殆由當時心亂耳。）有謂蒲圻失守。又有謂不然者。午出望山門。訪廖一堂于糧艘。

十二日巳亥。晴。酷熱。晡後大風。中夜大雨。

晚過鍾雲卿牙厘局。言有報至。謂蒲圻賊五百許人。城中空無人。無積貯。又處處阻水。僅其來處一線隄路。若有兵往。不走卽成禽耳。又同過口口觀口葉雲峯。談久之。十三日。大雨。申後乃止。

晚飯後過柏容敦亭。柏容議當卽遣菴齋北上。應順天鄉試。鍾雲卿來。言宮保以初九發太湖。十四日辛丑。晴。夏至。

外間傳言。通藩聞賊。以水盛不能至鄂城。當趨湖南。岳州城中皆移徙一空。食後攜繩往斗記營。送黎蕤齋行。贖之三十兩。晚還桂苑。二日摺差始還。以益陽所買通志堂經解及殿本史記兩漢至。言車道時不靖。貴州差官猶被劫一空。過陳杰夫少談。有妄傳賊至三坡者。不可信。十五日壬寅。晴。

晨遣繩送蕤齋渡江至漢口登舟。還言明日有遵義王姓者將行。可作家書托之。閩丹初廉訪過談。莫階亦相過。柏容亦過談久之。太湖十一信至。言中丞十二乃發。夜作書寄森兒。十六日癸卯。晴。

王孝鳳（家璧）部郎來訪。言此番賊之至武昌。以唐時雍先遁。而江得勝繼之。余際昌方與賊力戰。見兩軍潰。遂不支而敗也。初十間蔣口口登西山相營。賊以爲唐時雍也。攻之。蔣兵俯而接戰。水師先泊岸以俟者。相與夾擊。殺賊可三百人。柏容言。咸甯令與首領信。言大冶興國通山之賊。盡數二千餘人。竄咸甯。縣城已于十三失守。其稟報則云。賊在城外二里。時令已挈家棹小舟避湖蕩中。人亦移空。柏容家四月十八遣人至。言遵義尙安靖。子尹今年主湘川講。守仍口千山。令仍鄧爾亨。鄂中論史二首

豪衝大纒掃沙羨。霸業居然見此時。魚水君臣愁响沫。烏飛星月念依枝。遂令赤壁英名起。終是丹徒

世業資。不道綠林狐鼠輩。十年飄忽至今疑。

陶桓未許戍邾城。獵騎悠悠引旆旌。倚水能提南國紀。安夷不召朔方兵。重屯本自雄吳國。急援偏難
枝庾生。望古岐疑無定算。西陽豺虎遂縱橫。

十七日甲辰。晴。夜大風。

作字寄善徵弟。又作書復趙州刺史陳息凡。廖一堂相過。晚過閣丹初。遂同步至武勝門。(卽草
埠門。)登鳳凰山頂。納涼。看江色。揆帥遣以中丞十三日來信示丹初。是在舟中作者。城中已先遍
傳。移而入者漸多。唐義渠(訓方)方伯登城尋丹初。遂脫身先歸。

十八日乙巳。晴。午小雨卽止。

柏容敦亭莫階小山次第相過。爲莫階作書四紙。莫階言。賊竄蒲咸。有浪傳岳州有賊至者。方遇湖
南摺弁。言南省已遣總兵周寬世將五千人防岳州。已于初十日至。寬世李迪菴舊部也。探報言。十
七已復武昌縣。

十九日丙午。曉陰。午雨。晚晴。

開蒲圻咸甯驛路皆通。賊以中丞將至。復南竄也。城鎮兵昨日已至。

二十日丁未。曉卽蘊熱。乍晴乍陰。午西風。晚雨。

柏容招晚飯于敦亭所。

二十一日戊申。晴。

午夢在遵城遇少年負販者。作都勻鄉音。見余。前趨起居。自云鄉里李氏子也。且言陶方伯致聲。早晚當由勻走省。卽渡烏江候公。有要件相商酌。李氏子請余出城。以雨滯倦行。彊負以走。又言其所買準稱。當爲一視。霍然遂醒。方伯諱廷杰。字子俊。咸豐六年秋。都勻城陷。已殉難。諡文節。夢中乃忘其已死。何也。晚訪丹初。談謝守之言。有揚州王益三（甲曾元名文甲。）大令。罷官。館于厲伯符觀察許。因同往訪之。益三辛卯同年。道光癸巳正月。自揚州同赴春官。同舟聯鑣而行者二十餘日。爾時皆少壯。各以意氣相矜尚。今皆頽然老矣。益三長十一歲。先選恩施知縣。有七子。其長者爲直隸縣丞。

贈王益三同年（甲曾）

春明三十年分手。南北東西斷雁絨。君始一官驚短夢。我猶無地著長鐘。江湖惡浪兼天迴。鼓角悲風落日銜。（一作兼天惡浪江湖迴。落日悲風鼓角嚴。）忽漫相逢青眼在。悠悠且莫計歸颿。

二十二日巳酉。半晴陰。

過劉蘭汀早飯。坐中吳桐雲（大廷）舍人。方自京師來李希公營。談甚快。桐雲用力歸方文法。極有

得。聞中丞十六信。自東流來。其經滌老營必小留。又經蘄水蔣令境。更小泊。或當逾天貺乃至也。吳丹書自長沙來言。聞都鎮境中苗已降。願修還都勻諸城郭。

二十三日庚戌。半陰晴。午後再雨。

吳桐雲劉蘭汀見訪。談良久。

二十四日辛亥。乍晴乍雨。

王逸珊朱觀侯周本皆羅莫階先後見訪。作書寄果臣。並兵略已定者十八冊。(始十三卷。至三十卷止。)李眉生五日長沙寄書至。言其四月廿一抵長沙。湘水盛漲。多壞民田。聞湖南人言。湖南之官。賄賂通行。湖南之民。日怨東征。湖南之省城。無官無將無兵。日以爲憂而已。王壬秋已移居省城。

二十五日。陰。午雨。

作字寄郭笙陔(敬鏞)太令。並篆聯橫幅。去冬笙陔在長沙。寄字懷甯見索也。作答李眉生書。

夏古彝自太湖至。住李希帥營中。午與莫階同見訪。中丞與古彝信至。言成鎮已抵省。即盼希帥節度進兵。

二十六日癸丑。陰。晚霽。

晚過柏容。言張濱之祖紳士。江西餘干人。年四十餘。病吐血。逾年不止。百方不效。遇饒州名醫吳某。視之曰。此不必服藥。藥能暫止。久則吐尤甚。君但服回元湯。兼以藕片泡當茶飲。每食忌雞魚葱蒜。病自能痊。痊後更服回元湯三年。乃可終身不發。張如法行之。果不復發。年八十餘。濱時二十餘歲。亦患吐血。其祖教服回元湯。濱嫌不潔。師其意。取七八歲小兒童便服。日數服之。兼以藕湯。不半月而止。惟體弱神昏。張翁教之服黃牛乳。辰午酉三服。服之三月。身健如常。又教之服童便。至三年方已。濱今年五十二歲。現分湖北候補藩經。其血症愈後即不發。日入後。有星見于乾方。在北斗之西。大如月四之一。其光東南指。漸成白氣。似彗非彗。其長可六七十度許。不知何名。繩謂見已自昨夕矣。（亦有謂前四五夕見者。未審。）

二十七日甲寅。乍陰乍晴。晚有數點雨。夜不見星。

晚食後訪丹初談。

二十八日乙卯。晨黑雲欲雨。旋開霽。

右部亭日記手稿一卷。分訂二冊。自咸豐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起。至是年五月廿八日止。皮紙朱絲欄。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字數不等。卷首有「獨山莫氏圖書」（朱文）及「部亭」（白文）二印。卷尾有「部亭寓公」（白文）及「其名曰友」（朱文）二印。自四月初一以後。恆多空白。亦有忘書干支者。

。殆由事冗。欲補記未暇也。考是歲胡文忠公（林翼）方駐太湖督師。病勢日劇。以六月庚申。始還武昌。八月壬午。薨于武昌節署。邵亭自望江至太湖。旋赴武昌。所記多足與甯鄉梅英杰所編胡公年譜相印證。文忠公是時以疾痛垂死之身。值戎馬倉皇之際。猶復孜孜治學。汲汲求才。而邵亭亦得以周旋其間。不以世亂而廢其業。大賢之風度。誠足令人仰慕無窮哉。讀文忠與李次青書。謂有一二幾希之望。仍不如盡力幹去。譬之大海遭風。已知萬無可救。然苦無島嶼可望。行固不得活。不行亦必不得活也。因遂抄日記。遂及文忠全集。感而附記於此。壬午浴佛節。龍沐勛記。

詞林近訊

彊邨叢書版片。歷年度藏吳下。亂後幸無損失。近由汪先生收存南京。將謀重印以廣其傳云。
文道希先生（廷式）遺著純常子枝語四十卷。頃由汪先生出賃雕版。交姜文卿刻書處承辦。聞可於明春刻成。并附錢萼孫君所撰文先生年譜。藉資參證云。
泗縣楊杏城先生（士琦）詩宗李義山。爲時所重。身後遺稿。曾分載上海出版之青鶴雜誌。頃由其女毓瑄。託陳甘穆君重加校理。別印爲泗州楊尙書遺詩云。

序跋

楊椒山先生手書獄中詩跋

汪兆銘

兆銘七八歲時。先君子即令手抄楊椒山先生獄中家書誦之。弱冠處北京刑部獄中。日夕與椒山先生手植樹相對。相傳先生在獄中。每春輒植一樹。言曰。我生則樹不活。我死則樹活。歷歲樹皆不活。嘉靖三十四年春。植樹活。先生果以是年十月朔棄市。蓋偶然歟。獄卒傳先生神話。多至不可勝紀。數百年如一日。非其精誠感人之深。不能若是也。刑部獄舍。於民國元年以後。議拆去更造。兆銘告王總長亮疇。必毋伐此樹。以存甘棠之愛。兆銘於先生嚮慕已深。每欲得一二行手澤。以遂瞻仰。十年冬。在廣州市書肆。得先生手書鸚鵡詞。狂喜。其後仔細推究。決爲贗鼎。爲之廢然。今見此卷。真氣淋漓。於安閒中得貞固。且經晦聞先生鑒賞。誠屬人間至寶。展覽再三。追憶前事。爲之慨然。

二十三年八月。汪兆銘記。

又

三十一年六月。重見此卷於廣州。並得而寶藏之。欣幸何極。然撫時感舊。又爲之惘惘不置。汪兆銘。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晦聞考證椒山先生此三首作于將死之前。今錄絕命一首于後。

纏綿忠愛何時畢。萬劫難灰一寸心。化作松筠庵畔月。孤光長照後來人。

既敬錄先生絕命詩。復步先生獄中詩原韻。成此一絕。兆銘。

株昭集自序

張爾田

余年二十餘。應京兆試。居舊都。與一友同寓。長夏無事。則相約爲斂體詩自遣。友善唐人說部。而不
多爲詩。余爲詩往往能道其意中事。彼則大喜。既罷試。得詩數十首。後又廣之。因名之曰株昭集。株
昭者。取神章靈篇赴曲相和之意。二十四歲以後。折節讀書。遂棄去不復省錄。本亦旋失。今四十餘年
。苒苒老矣。神州陸沈。生人道盡。春心誰託。勞者自歌。輒以南冠之暇。追憶斷句。更益以後來所作
悼時感事之篇。寫成一卷。嗟乎。摯仲治之生平。流離鄴杜。劉光伯之身世。餓死青齊。知我者其以韓
冬郎哀我。而勿以繁主簿誚我乎。孱守生題。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一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各方投稿。
 二 來稿須直寄本館，不須加封，不須聲明。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經預先聲明者外，無須揭載與否，概不退還。
 五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
 六 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當酌贈本刊，不另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至十元。
 七 來稿請寄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 每月十五日出版（零售每册一元五角）

預定辦法	國內及日	香港澳門	南洋歐美
半年六册	九元	十二元	十八元
全年十二册	十八元	二十四元	三十六元

同聲月刊 第二卷 第九號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售者 上海南京路二六二號 怡書局

代售處 蘇州觀前街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廣告刊例

等次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封面裏及底封面	二百元	一百元	六十元
優等	正文前	一百元	八十元	五十元
頭等	正文後	六十元	卅二元	

中央儲備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壹萬萬圓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南京 總行

行址 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 CENTRE BANK (各地一律)

電話 二二二一〇
二二五四一
二二三五八

上海分行 行址 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電話 七四六三
七四六四
七四六五
七四六六 (各部)

△本行特權

- 一、發行本位幣及輔幣兌換券
- 二、經理國庫
- 三、承募內外債並經理其還本付息事宜

△本行業務

- 一、經理國營事業金錢之收付
- 二、管理全國銀行準備金
- 三、代理地方公庫
- 四、代理政府存款及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五、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六、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七、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八、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九、買賣國庫券及外國貨
- 十、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
- 十一、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行本票
- 十二、以生金銀為抵押之放款
- 十三、以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為抵押之放款
- 十四、代理政府辦理之信託業務
- 十五、代理收付各種款項

蘇州支行 行址：觀前街
杭州支行 行址：太平坊
蚌埠支行 行址：二馬路
寧波支行 行址：江廈路
廣州支行 行址：長堤大馬路

蕪湖辦事處 行址：中二街
常熟辦事處 行址：老縣場
無錫辦事處 行址：北門大街
南通辦事處 行址：西大街
揚州辦事處 行址：左衛街

太倉辦事處 城內稅務橋
鎮江辦事處 寶塔街
嘉興辦事處 望吳橋
常州辦事處 西瀛里
泰縣辦事處 彩衣街